

第十三卷　第二十三期

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十五日出版
（本報業於民國二十一年十月三日呈請登記）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為總包立券之新聞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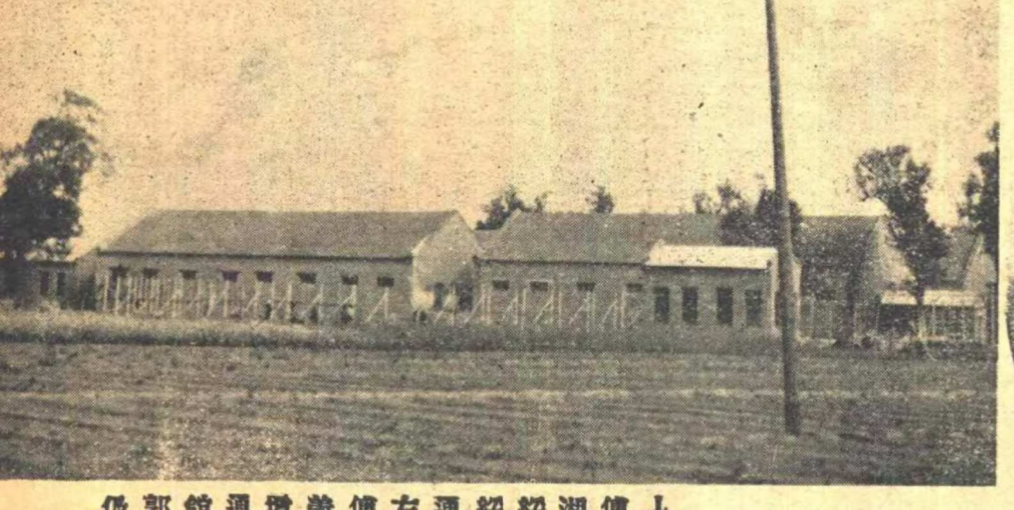


警戒備中之天南開中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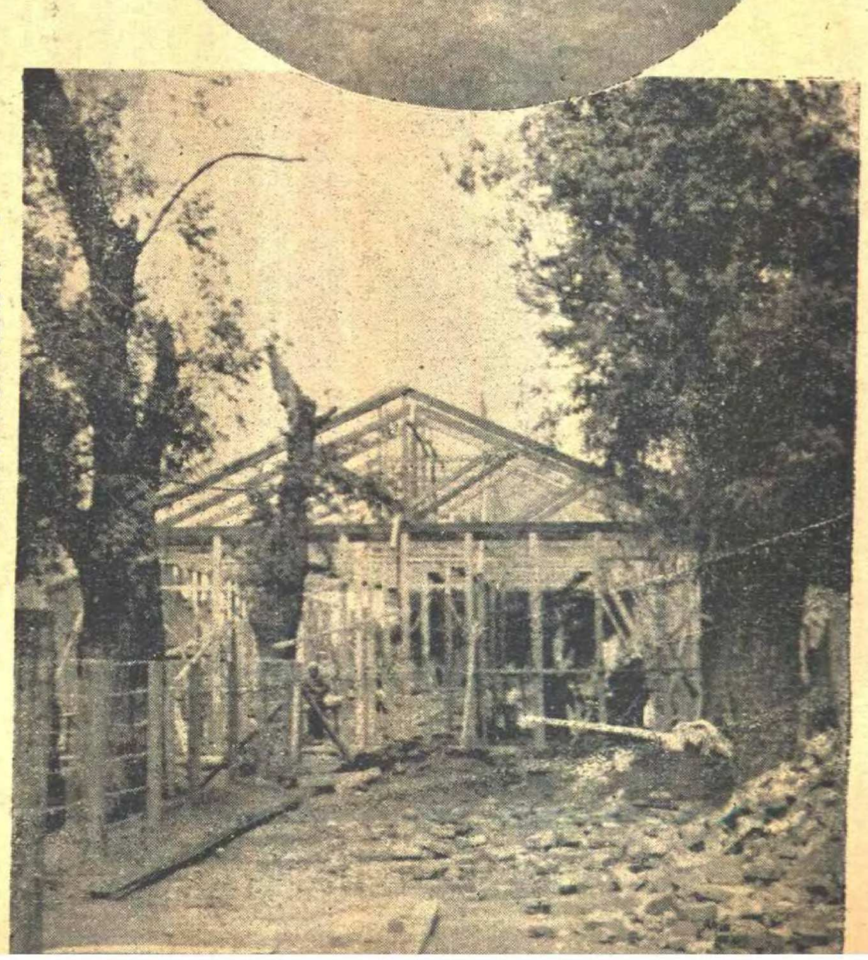
↓薛岳（×）在四川雅安檢閱部隊。



日軍在豐台新築之營房。↓



→豐台車站日本憲兵隊部。



↓傅增湘赴綏編通省志左起傅作義傅增湘通志館長郭象伋。



→日軍在豐台建築之飛機廠。

國外時事

↑法國機械化軍隊近在凡納舉行授旗禮之情形。



→法國新總理里昂伯倫上月十日發表關於法郎問題演辭，以期安定人心。

↑亞皇夫婦行抵巴勒士丁寓所。前行者爲亞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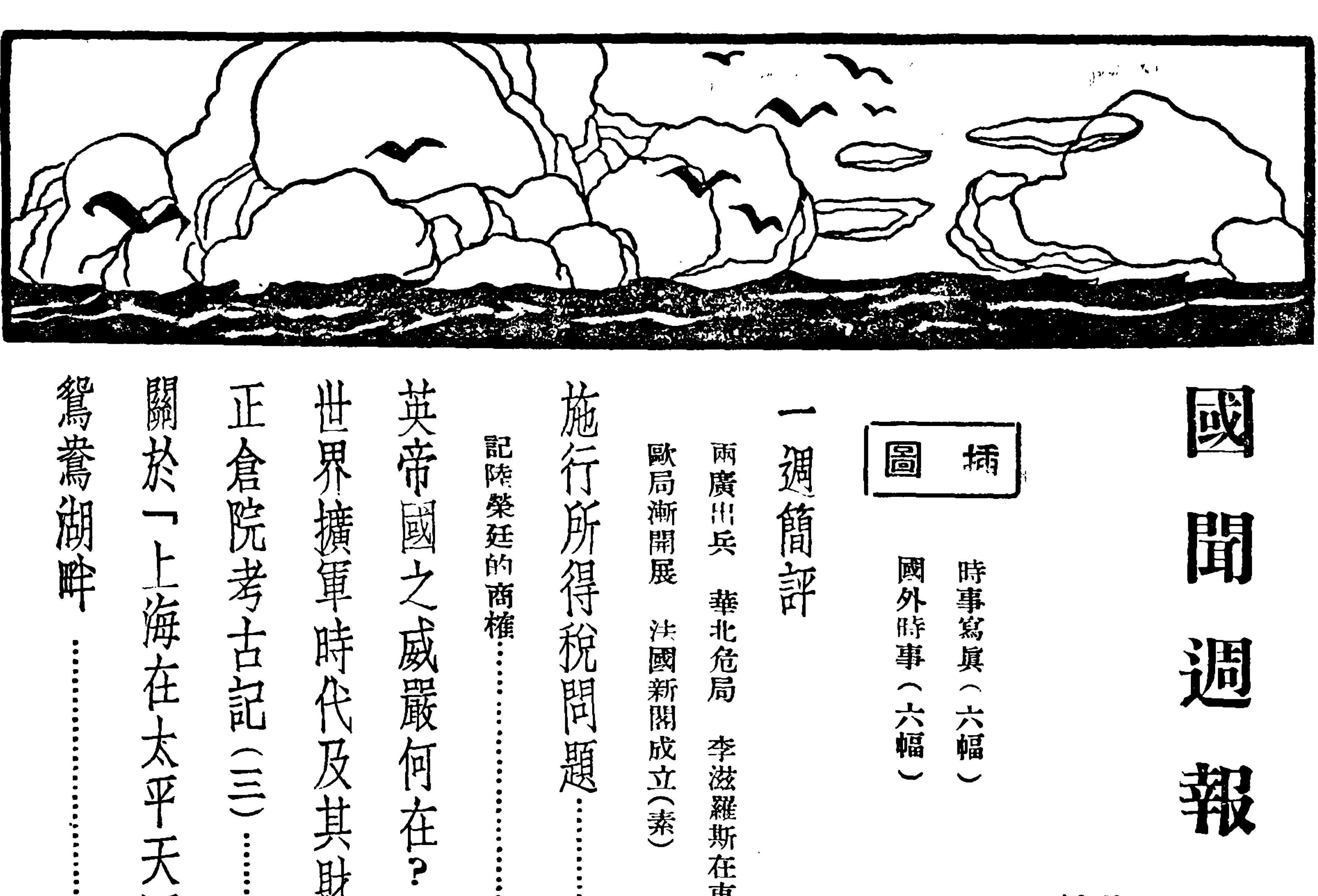
←義王與墨索里尼。



法西斯大會開會，議決吞併亞比西尼亞之一瞥。↓



↑埃及新王抵閣義羅後，首向國旗致敬禮。



國聞週報

第十三卷第二十三期目錄
民國廿五年六月十五日出版

插圖

一週簡評





兩廣出兵

本週時局有重大變動，就是兩廣的抗日出師。現在所知道的事實，西南兩機關本月二日通電請中央抗日，接着五日發表兩廣組織一四兩集團抗日救國軍，軍隊即日動員，一部分已到湘南。

此訊震動全國者，因爲其有複雜的內容，恐怕有演成內戰的危險，兩廣所說的，只是抗日，不涉內政，但消息靈通者，都知道問題不是這樣簡單，從日本方面的消息，也可以看出來。因爲自問題起後日本電訊，一口咬定是對中央的鬥爭，不管其抗日的一套。上海日文報，稱讚兩廣是順從民意。九日日本駐粵總領事，警告陳濟棠，說：日本不干涉中國內政兩廣對中央作戰，日本也守中立，不過這抗日宣傳，若過於刺激民衆以致對日本發生不祥事件，那却不好，請務必充分注意。這一段話，也是日本電訊自己宣布的。

中央方面，八號蔣先生在紀念週，有很長的報告，全文另見，不久就要召集二中全會，決定大計，在中央只有如此辦法。但兩粵委員，屆時來不來，以及這緊迫的時機，能否於全會之前平安無事，現在却不敢斷言。

全國各界，都畏懼內戰之發生，盼望消弭。據事實推測，廣西出兵，不必能在湖南深入，廣東好像還沒有出兵，日內如果粵桂兵不大前進，還不至於衝突起來。國民都盼望消滅這政治的裂痕，以達到軍事的一致，這幾天來人們都爲此感覺重大煩悶。

國家和戰大計，是要在全國精誠團結之前提之下，才能決定的。局部自由行動，絕不是辦法，假如夾雜政治的陰謀，那更不成話了。兩廣宜更加考慮中央要善爲疎解！這定然是一般國民盼望的。

華北危局

華北危局，日來情形更緊了。

日本一貫的政策，是誘脅宋哲元，脫離政府，那麽冀察整個的冀東化，就是日本所謂明朗化了。二十九軍大家，不肯這樣做，日本不滿，說他們不澈底。最近排斥蕭振瀛最甚，蕭不能回天津了，松室等等，現正在北平辦交涉。

廣東的問題，與華北有影響，兩廣對中央萬一成對抗的形勢，華北現狀，更難支持，其理由也大概不言而喻了。

日本新大使，再十日後才能到中國，我外部當局，原期待新使到後，設法談判華北問題，不過在兩廣風潮之下，恐怕外交更不易生效，中央對維持華北，本也有些計劃，但盼內憂能消弭，不至發生障礙才好，

李滋羅斯在東京

李滋羅斯在東京是一件可注目的事。

走私問題，本週天津更加厲害，緝私方法，一時也不易生效。日本方面稱之爲「特殊貿易」絕不肯幫忙緝私，羅斯的東渡第一恐怕是爲談這個問題。

英國在政策上本來想同日本妥協，羅斯東來，始終想和日，想合作，日本不接受。此番前去却是同日本約好的。日本國策近來也想和英不過羅斯此行，恐怕依然不得結果。

兩廣之事，影響甚寬，國際上要因此一切觀望。日本在看準趨勢與大用手腕以前，對於英人一些具體提議，一定不肯談，不過交換些原則的意見而止。羅斯再一星期回中國來，那時大概可以知道一些情形了。（一記者）

歐局漸開展

自國聯行政院會上月中旬閉幕後，歐局迄在停頓中。現在法國新閣已經成立，英政府亦經過局部的改組，所以在國聯月底開會前的一兩週內，歐局又有開展之勢。

現前英義關係，頗有接近的趨向，尤以義大利妥協的姿態，值得注意。英政府希望義大利在國聯開會前，作一明瞭的表示，而墨索里尼則揭出避免同盟和一致團結的兩大端。詞意之間，似暗示對德對法，均不作左右袒。他的表示，據一方面的法看，固可解作無意與德成立密約，藉使英法安心；另一方面，也未嘗不可解作無意參加對德包圍的運動，以結好於德。義國現在所處的地位，無論對英法或對德國，均有左宜右有之感，使英法對義，有不得不謀妥協之勢。義國的外交的所以能如此活用，大部亦是時勢所造成。

萊茵問題現無新發展。德國對英的答覆至今亦未提出。希忒拉代表里賓特羅甫此次私人赴英，使命雖難詳悉，但觀其廢然返國，未與英外長晤面，可知這個問題，目前仍無轉機。德當局最近發表的關於萊茵的宣言，亦不能視作樂觀的根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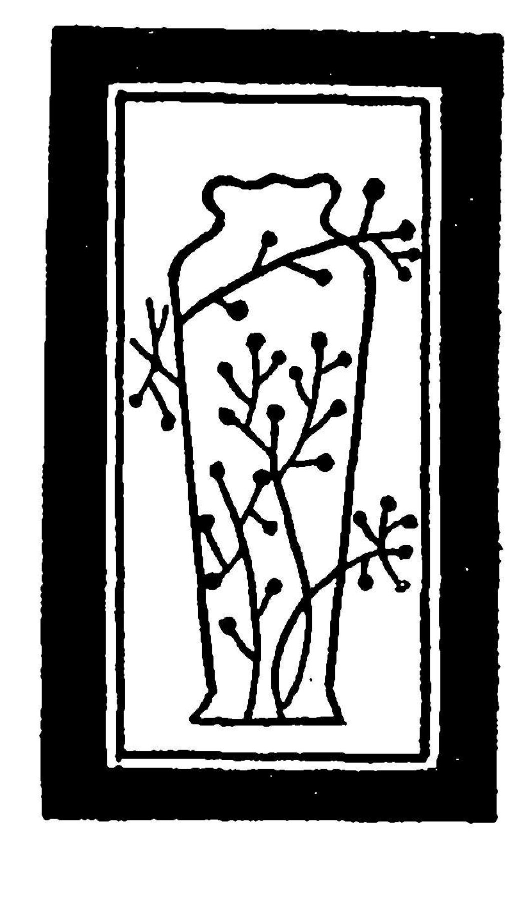
除上述兩問題之外，小協約國元首的會議以及義奧兩揆的晤面，全是本週可注意的發展。小協約國的態度，現仍擁護國聯和反對奧國復辟，他們的外交立場，經此次會議之後，愈益明瞭。至於義奧兩揆的晤面，一說與奧國復辟事有關，一說則爲會商義奧對德妥協的問題，內容不全明瞭，但義大利將擁護奧國獨立到底，却是根本不移的鐵則。

總之，現階段的歐局，外交談判方在開始推動，尚無進步可言。

法國新閣成立

法國左翼的新內閣已於四日組成，信任案亦於六日通過了衆院。新閣在組織方面，力謀合理化，頗有面目一新之感。工潮的解決，尤足令人氣一振。不過金融問題，現在依然十分嚴重，此問題一日不解決，法國的內政是不易樂觀的。

在國際方面，英義兩國對法國新閣的印象還好，德國雖有反對的言論，但不激烈。大體上說，法國傳統的外交政策，是不會有重大變更的，即使稍有與前閣不同的行動，然而於國聯是不會不利的。法國今後與英蘇合作的展望，亦將較前爲佳。（素）



施行所得稅問題

崔敬伯

一 引言

所得稅和中國的關係，頗與憲法和中國的關係相同，老想把它們連起來結果老是連不上。從清季以至現在，差不多三十來年的光景，在政治方面，無論是積極地打算與民更始，或是消極的打算排難解紛，我們便能聽到『實施憲法』的喧呼，朝野上下忙一陣，結果也公布出很齊整的條文來，只是與實際政治連不上！同樣地，在財政方面，無論是積極地打算整頓稅制，或是消極地打算填補赤字，我們便能聽到『實施所得稅』的喧呼，朝野上下忙一陣，結果也能公布出很齊整的條文來，只是與實際財政連不上！身為中國國民，聯想到這兩種經驗，始而覺着滑稽，稍一回味，則又湧起無限的悲哀；西方也是國家，東方也是國家，為什麼人家就行得通，我們便行不動！現在我們活到民國二十五年，又看見我們政府舊案重提，一方起草憲法，同時起草所得稅，大家討論的很起勁。現在我們要問：這次討論的結果，是能夠像布魯司眼中的蜘蛛完成其最後一次的結網呢？還是和從前一樣，再來一次幻想消失呢？諒在國人，當無不注意及之。茲就管見所及，試作所得稅問題的檢討。

二 實行所得稅的幾個條件

關於賦稅的性質，蒲徠恩老教授解釋的很簡單，只是『一種強制分擔，取自私有財產或所得，以為公共之目的。』大部分的賦稅，儘管在名稱上千差萬殊，歸根結柢還不是取自個人的所得——這便是所謂『稅源』。有了源源不絕的所得，纔有用之不竭的購買力，以供日常消費之需，於是在稅制上，便形成所謂消費稅。如此說來，鹽稅統稅一類的消費稅未嘗不可以稱為所得稅，所以必須區分者，便因課稅方法的不同。其用直接方式，課自個人所得者，為所得稅；其用間接方式由支出以測定所得者，為消費稅；因此有直接稅與間接稅之分。大抵在課稅方法幼稚時代，其課稅標準，多採很顯露很簡單的外形，如人頭稅則靠人之數，窗稅則靠窗之數，竈稅則靠竈之數。以後社會發展，技術進步，始由人之數而財產，

而支出，而生產額，最後乃以所得為課稅的標準。如果課稅技術，不能發達到以所得為標準，所得稅是不會順利進行的。

所得稅是近代的產物，不僅以課稅的技術，更在所得的本身。在社會經濟尚未發展時代，個人所得不僅種類有限而且數額甚微，僅憑消費稅，大致已盡納稅之能事；必欲詳查所得，每人而課，必不免收穫有限，而所費甚多，殊非政府所願為，及至社會經濟發達，國民所得增加，個人收入，除生活消費外，尚有許多剩餘。此種『經濟的剩餘』既非消費稅所能觸及，而且蘊蓄着累進的納稅力。不用說在正義上不能輕輕放過，便是在技術上也不感覺若何之困難，英國徵收所得稅所用之『溯源法』便是『為長者折枝』之類。但是大量所得的存在，決不能期諸單純再生產，而要有賴於擴大再生產！質言之，便是要在資本主義發達，生產機械化之後。當歐戰之際，英國所得稅收入的指數，在一九一三——一四年度為一百，至一九一九——二零年度，則增為七百六十，六載之間，幾增八倍！再看美國的例子，更叫我們吃驚。在歐戰以前（一九一三年）聯邦所得稅的收數，僅占該國稅收總額的百分之五，及至一九二七年，突增至百分之六十四。查該年度，美國所得稅收數為二十二億二千五百餘萬金元，比較一九一三年度美國聯邦政府的稅收總額，多出三倍還要多！英美都是世界上資本主義最發達的國家，所以也是所得稅最發達的國家；其他國家，如果未曾發達到英美那樣現代化的工業生產，而徒震眩於英美所得稅的成功，思藉此以救非常時財政之窮，可以說是等於作夢。

而且還有一層。個人所得中，用不了的經濟剩餘，固然蘊蓄着累進的納稅力，但是在私有制度之下，誰也不願白白地將自己的所得拿出來。勃克（Edmund Burke）說得好：『課稅而能取悅，好像講愛而能憑智理，這是未曾賦予人類的』(To tax and to please, no more than to love and to be wise, is not given to men.) 在社會經濟未曾發達的時代，個人收入中，也頗有巨額所得的存在。位尊與多金相連，不事家人生產，一樣可以得收入。但是有錢者常有權，『課稅權』（Taxing power）如果握於有錢者之手，必不免為勃克的巧喻所支配，決不會以自己不喜歡的所得稅，課諸自己之身。不僅此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那是孔夫子有感而發，事實常是對比。自己所不喜歡的稅負，不僅勿施於己，迫於『聚斂』的必要，還要以己所不欲的施之於人！於是這稅負的重擔，滾來滾去，還是落到政治上弱者的肩上。但是在資本主義發達以後，情勢便有些改變。工廠促成工人的集結，工團促成工黨的發生，國會有工人的代表，議案容工人的主張，到此時節，有錢的有權者，感於政治上制裁力量的高漲，再不能以己所不欲的稅負，盡課之於人，多少總要課之於己，於是國家課稅，纔有觸及巨額所得的可能。

『所得』是早已存在的，但是近代所得稅的發展，要具備三

個條件：第一，要有巨額所得的存在，這是經濟的條件；第二，要有方法，很清楚很確定地，知到所得的存在，這是行政技術的條件；第三，要有制裁的力量，足以捕捉課取巨額所得的存在，這是社會的條件。這三個條件，都要等着資本主義，而後得到充分的發展，所以說近代的所得稅，是資本主義的產物。

由此我們可以知道，中國所以不能實行所得稅，如同中國不能實行憲法一般，主要是因爲中國沒有資本主義的生產。沒有相當的經濟基礎，勉強施行所得稅，縱令見諸實行，誠恐利未見而害已多，仿彿東施效顰一般，沒有美，只有顰，豈不更顯得難看。

三　過去吾國試行所得稅失敗的原因

據民國十八年甘末爾設計委員會所提出的稅收政策，意見書，也說『中國現在不可採行一般的所得稅。其後就特殊部分所得稅爲進一步之研究，亦不能證明此種有限制之所得稅，適於採用。本委員會之見解，一部分基於所得之性質，一部分基於中國私人賬目之現狀，而主要部分則以行政性質爲根據。一俟他國視爲適於所得稅之條件，亦已見於中國，則中國當然可以採行所得稅。不過初時仍須爲局部的及試驗的而已。』分析該委員會的意見，不外三點，第一爲經濟上的原因，第二爲技術上的原因，第三爲行政上的原因，均屬甚難解決的問題。美國學者康斯脫克（Alzada Comstock）根據一九二七年調查之結果，曾經指出在聯邦所得稅總額的百分數中，僅紐約一州即占百分之二十七，賓雪尼亞占百分之九，意利諾占百分之八，北迦羅林納占百分之七，米齊干占百分之七，僅五州所納之所得稅即占總額百分之五十八，於是康氏稱所得稅爲『工業稅』（Industrialvtax）又稱之爲『都市稅』（Urban tax）。吾國之新式工業既未發達，少數都市且日趨於蕭條，缺少所得的豐富稅源，何能期望所得稅的豐富收入，此其一。吾國既少新式大規模的工商業，新式簿記自不能普遍使用。國民所得的記載，全恃健全的記賬制度及查賬制度，以保其正確，而後徵收所得稅之際，方能有所憑借。吾國在官廳方面，既無精詳之人口調查職業調查及收入調查，而私人的賬簿，又復零星破碎，欺僞隱謾，則所得稅的徵收，在技術上必遭遇極大的困難，此其二。更自行政方面言之，所得稅既爲內容複雜的稅制，則在政府方面，即須具有技能豐富忠實可靠強而有力的管理機關，方能勝任愉快。且所得稅的徵收，尤貴行政權的統一；倘使對內而尾大不掉，對外而主權不完，則所得稅制，縱令實行，亦必發生不公平而有害的影響。吾國過去徵收營業稅，即因租界的存在，成爲避稅者的逋逃藪，一旦避入租界，即可免除巨額的稅負；而持重不遷者，却要增加營業的成本，減少競賣的能力，爲淵驅魚，爲害已著。倘再施行所得

稅，而不於此等問題，未雨綢繆，則其流弊，必致促成資本的飛走，加重工商的蕭條。稅收有限，稅源已飛，既不得魚，且失其網，反不如不行之爲愈，此其三。有此三因，已足障礙中國所得稅的實行，而況此外猶有一最有力的社會原因在。

消費稅爲間接稅，多歸貧苦階級負擔，所得稅爲直接稅，多歸富有階級負擔。富有階級常屬特權階級，使其負擔租稅，非有下層社會力量推動政治不爲功。英國稅制史上最有名的改革，一爲一九〇七年愛斯葵斯當政時代確立勤勞所得與財產所得的區分。一爲一九一〇，路得喬治當政時代，確立超過所得稅之賦課。兩氏均爲自由黨人，均欲得工黨的助力以對抗保守黨，因而容納工黨所提出的財政改革的要求。即在歐戰期間，英美之所得稅率所以得到空前的進展，直到戰事既平而猶不能回復戰前的稅率者，何莫非民主政治日見發達消費課稅不易實行因而不得不從直接稅想辦法的原故？吾國一般民衆，在政治上毫無發言的餘地，而富有階級又憑恃其位尊多金，凡對於彼等之課稅計劃，總是運用種種方法必使流產而後已；既往之新鹽法與交易稅所以曇花一現隨即銷聲匿迹者，莫非此種勢力支配其間！於以知社會上的民衆意志，倘不能蔚爲力量以制裁政治，則對於富有階級所課的直接稅，必難推行盡利，中國過去所以不能樹立所得稅，此亦原因之一。

自然，以上各種原因，畢竟以經濟的原因爲最重要。一個社會，如果工業的生產力，能作到現代化，必能普及新式簿記制度，造成工人團結，使政府的機構亦隨之而大有進步。反之，產業不但不能發達，且日趨於崩潰，則新式技術，立憲政治，社會運動，均無從說起，勉強施行所得稅，亦難望有若何之成功。

四　兩個很嚴重的顧慮

在現社會制度之上，所得稅的施行，本具有兩大目的：第一是根據『應能負擔』的原則，使全國民的賦稅負擔，得到進一步的公平；第二是根據累進課稅的原則，使不平等的財富分配，得到再分配的矯正。國家課稅，豈有不爲收入之理？尤以在吾國今日庫藏空虛需款浩繁之際，一般人輒將非常時期財政與開徵所得稅聯在一起，亦無足怪。但有一點，盼望國人注意，不要叫所得稅實行的結果，其影響比消費稅還要壞！中國本來還沒有形成健實的中間階層，以爲社會之中堅，一般所謂中產階級，已經是苦的可憐。倘於施行所得稅之際，不能排除以前所述的困難，其結果，必致貧苦階層的所得，因在免稅點以下，爲課稅所不及；富有階層的所得，既有租界可資逃避，復有公費等名目以資補充，縱令課及若干，曾不足損九牛之一毛；其間無所逃避俯首待割十足盡到所得稅納稅人的義務者，當屬此中間階層的羣衆！國步艱危至此，隕身毀家，亦何所惜？但在國家行法，如果不能預防，不幸產生此種結果，必致中間

階層，立增重擔，生計已艱，必有不克負荷之勢。影響所及，其桀敖不守本分者，必思取靑紫躋高位以儕於上層；而大多數之守己奉公者，必且日墜於下層；兩邊一拉，則中國社會之中間階層，更難有健全樹立之一日，豈不產生更嚴重的社會影響？所得稅之實施，本所以消弭社會之不平；旣不能平，又助長之，當非國家制法之原意。

時人之論中國財政者，常將非常時期政財政策與所得稅並舉，以爲迫於非常時財政的要求，才舉辦所得稅；同時，施行了所得稅，便有救濟財政困難的功效。這種觀點，若出諸中古時代的『聚斂之臣』，尙無足責；若夫生於現代而猶具此思想，乃是不可饒恕的重大錯誤！自德儒瓦格涅（Adolf Wagner）主張：於『純財政的租稅』而外，應有『社會政策的租稅』以來，已不僅成爲學說，而早成爲事實。我們舉辦所得稅應從社會的觀點出發，不憚詳密規定，期得稅負的公平，而不應從救窮的觀點出發，運用降低免稅點等規定，以期便利於收入！吾人作此主張，決非故爲迂闊。誠以所得稅的機構中，如從『社會目的』出發，決不致妨礙稅收；免稅點縱稍提高而能從大所得適用累進，未嘗不可實現上述之兩重目的。反之，於出發之頃，卽汲汲於救濟財難，誠恐社會目的不免爲收入目的所犧牲，只求收入可增，而負擔之公平與否，反非所計。再從實際着想，無論那一個國家，初辦一種新稅，機構的運用未熟，納稅的習慣未深，決不會立竿見影的，卽有大宗的收入。況以吾國國民所得的貧乏，倘不能逐步期成，而只望殺雞求卵，必不免戕賊稅源，可一不再。所以吾國欲辦所得稅，亟應寬其稅限，詳其減免，輕其稅率，嚴其逋脫，使人民心目中，樹立一課稅公平的新指標，逐漸養成其忠實納稅的良習慣，爲國家財政制度建立一現代化的健全機構，方是開徵所得稅的本旨。否則動機不正確，求效太急切，必使西洋所行之良稅制，『逾淮爲枳』，增加中國財政制度的新糾紛！

五　此次試行的可能性如何？

根據以上的分析，過去吾國屢次試辦所得稅結果都歸於流產；而且行之不善，還要惹出許多的毛病，索興就不辦好了，何必又舊事重提？從前所認爲實行時的障礙，並未曾得到解決，有的地方還要變本加厲，不知此次提出，能有什麼把握！治學之士，鑒於過去之失敗，猶自嘵嘵主張，豈不枉費精神？是不然！我們分析實行所得稅的障礙與流弊，乃是謀定後動思患預防之意，決不應因此而遽採消極的態度，認爲萬事俱無可爲。而況此次重提，在客觀環境上，亦有其促成之條件，倘能善爲因應，不失良機，所得稅在中國，亦有實現的可能。所謂促成的條件有三：

第一，一國之財政政策，完成於理性指示者甚少；不是向着抵抗力最小的方面去走，便是有種不可抗的力量，在後邊督促着，使它不得不前進。康斯脫克所稱『一九一四年以後，各國被迫着變

更了它們預算的性質與範圍，許多是出於一時的權宜，不見得就出於計算好了的方策」(More from expedience than from calculated policy, the nations were compelled to alter their budgets in nature as well as in scope after 1914.—— A Comstock)便是說明這宗道理。大抵在徵稅方法上，間接稅總比直接稅來得容易，而且菽粟水火，柴米油鹽，人人都不可少，並不因所得微細，而禁絕衣食。近年中央收入，靠關鹽統為大宗，而三種間接稅，在特殊事變以前，皆有突飛孟晉之勢。先看關稅，元年收入僅有六千六百萬，至十二年已突破一萬萬，十八年更突破兩萬萬，二十年竟達三萬八千六百萬，尤以裁厘加稅關稅自主後增加的程度為最顯。次看鹽稅及統稅，其增收之程度亦頗可觀。三稅合計，平均總要占中央歲入總額百分之八十以上。國家歲出膨脹，這些間接稅也隨着膨脹；豫算不足，更可拿這些間接稅作抵押，向銀行借款。既有間接稅的路子可走，而且走着很容易，何必一定要找實施困難不可必得的直接稅？過去所得稅所以不能遂行，這也不失為很重要的原因。但是現在的情形可不同了，占收入主位的關稅，不僅因為國際貿易衰落，國民購買力缺乏，收入日見減少；更因東北海關的被攫和最近走私的盛行，感受極大的危脅。而且世界大戰，一旦暴發，國際貿易重遭阻隔，則關稅收入，必更一落千丈。同時以關稅為擔保的公債，亦將無法募集，此時已見其端。間接稅的命運，既不似前幾年之繼長增高，頭頭是道，而且有『行不得也』的恐慌，迫於客觀的情勢，吾國政府乃不得不實心誠意，乞靈於直接稅。所以這次所得稅新草案的提出，其意義確與從前不同，此其一。

第二，西方各國開徵所得稅的起原，大抵為應付戰時財政。英國於一七九八年開徵『三部合成捐』(Triple Assessment)是因為有拿破崙之戰。美國於一八六二年採用聯邦所得稅，是因為有南北之戰。法國所得稅法案，提出次數，不下二百，竟難施行。最後至一九一四年，世界大戰爆發，所得稅始實施於法國。所得稅固然是資本主義的產物，但是有了資本主義，不必即能成立所得稅。如果政治的和社會的要件，不能齊備，仍不能成立所得稅。美國憲法的規定，妨礙所得稅的發達。德國財源分配的政治原則，延滯所得稅在國稅系統中的採用。法蘭西大革命所建樹的自由精神，使法國所得稅法的制定，直延至歐戰勃發以後。就是說，一遇戰爭的逼迫，從前所認為困難的障礙，皆不得不設法排除，硬着頭皮去幹！不僅所得稅的樹立如是，所得稅的發展，也莫不如是。試以美國為例。在一九一四年世人對於累進課稅，尚抱疑問。當時美國，根據一九一三年制定的新所得稅法，其最高稅率為百分之七。德國於一九一三年新制定的所得稅率，為百分之八。英國所得稅的最高稅率，亦為百分之八。倘在彼時而超過此數，必為一般觀念所不許。當時誰也料不到，不到幾年的工夫，美國所得稅的最高率，可以增到百

分之七十七！誰也料不到：那樣高的稅率，竟能不發生什麼逃稅與糾紛，得到巨額的財政收穫，美國所以得到這種結果，自然有她的條件，不能說人家能夠那樣，我們也能那樣。但是美國所得稅率的發展，實以戰時財政的要求，爲最主要的原因，已經是無可否認。以彼例此，在我們中國，不用說將來要有戰爭的威脅，即在現在，早已在戰時財政之下討生活，日子是越過越緊，緊到不可開交。在當局的財政政策的現階段，再也不能不找到所得稅了。此其二。

第三，實行所得稅之際，『強有力的集中管理，乃成爲根本的必要。』這種條件，在我們中國，固然還不怎樣具備。但是近年以來的政治也有一個新動向，便是朝着『統制』的路子走，而且還走了幾程，近一二年政治的統制力，確乎比從前進步的多。但是我們要知道：政治的統制，僅是手段，不應以此自足，而應運用此種力量，實現更高尚更切要的目的。現在所得稅草案，既經重新提起，很可以把政治的統制力，在所得稅的推行上，表現一下。這不僅是應該，而且可能，惟有在當前要政的實踐，才能樹立行政統制的權威。詩有之，『不侮鰥寡，不畏強禦。』又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我們要看，政府要能運用初發於硎的統制力，使社會上負稅力很強的人，按照能力原則與累進制度，多給國家負擔些；不使戰時財政的要求，儘落到一般窮苦的階層上，豈不更增加政府的威信？這是很好的試金石，我們很盼望在試驗之後，得以昭示有衆，這是金！必如此，統制才算有意義，此其三。

以上三個條件，都有促成中國實行所得稅的可能，這是和從前不甚一樣的地方。以前行不動，不能就說這次還是行不動。不過客觀上雖然有這些促成的情勢，還要政府在主觀上有堅決的意志，更要社會各方，鍥而不捨，將民衆的意志，影響到國家的財政上，方能促成稅制的革新。

六　實施以前要注意的幾件事

此次所得稅的實施，關於技術方面的條文內容，不在此處討論，我們先要注意幾個大前提。第一，要注意所得稅的社會性，而不可沒頭於收入性。國家規定政策，總不能像『窮斯濫』的無賴漢，見錢就抓；先要把出發點，放在一個正確的基礎之上。英學者兼政治家達爾頓曾說過『我們對於財政學，如果認爲是科學的一分科，而不祇是「一串騙錢的格律」(a String of catchpenny maxims)那末在它的本根，就應該有一個基本的原則。』今日我國的社會問題太嚴重了，他國只鬧失業，我們乃患無業！即在多數之有業者，也天天在失業的威脅中。我們施行所得稅的結果，消極地要它勿再增加社會的不平，積極地還要它消滅分配的不均，而『收入目的』應在其次。第二，關於減免區分累進等規定，務求其詳，而關於稅率的規定，則務求其輕。從貧苦方面想，勿使其苦於負荷；從富有

方面想，勿促其亟於逋逃，施行之初，只求不失公平之旨，逐漸養成納稅習慣，還愁沒有收入可找。西諺曾稱『舊稅便是良稅。』很能道破習慣的力量。第三，要緩辦一般所得稅，先從個別所得稅作起；擇所得稅源中便於鈎稽而易於徵收者，先行試辦，一俟辦理得宜，再行推廣。惟此次草案所擬原則，僅注意於營利事業所得與薪給報酬所得，而未注意於財產所得，諒是以財產所得，鈎稽爲難，故從緩議。須知所得稅的舉辦，實以財產所得爲主要目標。此項稅源，若輕予放過，必引起稅負的極大不平。銀行有大宗存款者，手裏有巨額公債者，吃瓦片者，有地皮者這一類所得的收入者『北窗高臥，』便可享有巨額的所得，豈可與手足胼胝，日旰宵征者，同日而語！如果對於勤勞所得則網張四面，而對於財產所得則網漏吞舟，豈只不合乎社會目的，且與收入目的不合。財產所得的課稅，無論怎樣爲難，千萬不可遺漏。第四，所得稅實行之先，須從外交上努力，求得國際的諒解與協助。本來所得稅的賦與，時常惹起國際關係，塞力格曼老教授爲此曾於一九二七年夏天在海牙國際法學院，講過『二重稅與國際財政合作』問題(Double Taxation and International Fiscal Co-operation）我國雖僻處遠東，但與各國之經濟活動，聯繫頗多。加以租界的存在，外力的侵略，如此半殖民地的經濟機構，而欲實施所得稅，其蔭蔽於國際勢力，以促成逃稅的普遍，當屬應有的事態。政府倘不於此點，未雨綢繆，努力交涉，取得把握，而冒然施行，豈止蔭蔽於外力之巨額所得爲課稅所不及，還要促成『資本的飛走』(Flight of Capital)因而所得稅的賦課，只落到無所逃避的小額所得人的肩上；關於此點，應由財政部與外交部，通力合作，切實計劃，先事進行，不要於『關稅走私』之外，再來一個所得稅的『走私』；第五，近年中國政治，每有興革，大抵是『急來抱佛脚，』很少能作未雨綢繆的準備。即如舉辦所得稅，只想從這裏找收入，試問：所得要有主體人的關係，如何確定？要有客體，數的關係，如何確定？要有產生所得的源泉，職業與事業與財產的關係，又將如何確定？生存在二十世紀，並列於現代國家，而現代國家所應有的戶口調查，職業調查，財產調查，等等，在我俱付缺如。以致西洋經濟學者所潛心研究的『國民資本』(National Capital)與『國民所得』(National Income)在我皆未着手。不知『國民所得』作何狀，漫云開徵所得稅，自己也覺着有些滑稽。我們看，到最近才有『限制姓名權』的提議。法律承認所有權，而所有權的主體，往往避用本名，隨便採用什麼『堂』什麼『記』以爲標識。此種陋習，倘不嚴行改正，則將來開徵所得稅或遺產稅時，必無法防止隱瞞漏報的流弊。即此姓名之微，究將如何整理，都非咄嗟可以立辦。然則開辦所得稅，豈是毫無準備者所能濟事？我們對於過去歷次試辦所得稅之不能成功，很不願深加責備，獨恨過去當國者，太缺乏經國之遠猷，因爲所得稅不能即時舉辦，便連施行

所得稅時所需要的條件與工具也不給它準備一下。致使後之當國者，於舊案重提之際毫無一些可以省力的憑藉，仍要整套的從頭作起，糜費國民之精力阻礙事業的進步，莫此爲甚！所以這次舉辦所得稅，萬一不能急切實現，也要遠矚將來，多作一些準備的工夫，『限制姓名權』即其一端，結果必於國家施政的前途，有極大的裨益。第六要即刻從財務行政起，樹立『文官務服制度』(Civil service）。美學者拉茨（H. L. Lutz）曾說過：『關於所得，打算得到完美的調查，於稅制委員會之有效運用外，須有充分的權力，技術的準備，與長於管理的人員。』此須人員，不可再靠推薦與援引，亟須於考試制度中求之；既有相當之學識，再經實際的訓練，復不與長官同進退，使得安心任職，必於所得稅制的樹立，有極速的表現。英國編製預算的準確，久已馳名世界。即以近年經濟情況變動之遽，而英國預算總收入的估計額與實收額之間的差數，總沒有超過百分之二點五！所以美國預算學家柏克（A. E. Buck）以爲收入估計，能夠有這樣的成績，乃是英國財政官吏與統計家很可以自豪的地方。我們如果盼望財政管理有進步，第一要從人材登用與服務保障入手，海關情形，即其顯例。現在放着很現成的考試院，全國各大學，每年都要供給許多優秀的大學生，爲什麼不趕快根據『人盡其才』的遺訓，先從財政作起，樹立『文官務服』的軌範？如果辦到這一着，不僅是所得稅，能夠很得力的去推行，便是對於澄清貪污與增進行政效率，也都可以收治本之效。我們很盼望：因爲推行所得稅的原故，政府能夠特別注意到這一點，爲國家樹立取人設官的百年大計。那末，便是所得稅在初辦的時節，不能得到很多的稅收，其有益於國家政治的前途，已經很不小了！

七 結語

總之，我國施行所得稅，不能僅注意於收入一點；再嚴格的講，還要絕對拋開『聚斂』的意念，而注意到政治現代化的經國大計！再具體的講，縱令當局渴望收入，專注收入，刻求收入，但是在中國的今日，能夠從所得稅收到幾何？不用說經濟蕭條，稅源不豐，就是憑現在這套財政管理的機構與人才，也不能得到應有的收穫。『欲速則不達』；豈止不達，還要加重社會的不平，引起若干之糾紛，大違舉辦所得稅的初志，那又何苦！聰明的政治家，不汲汲於近功，那不是迂闊，那是算得清，看得明，反正我們的壽命，不是今天就完，爲什麼不可以稍待時日？我們很盼望政府注意到這一點，持毅力以放大眼光；更盼望社會也注意到這一點，本灼見以督促政府。非常時期財政，早不自今日始，應該另有全盤的政策，不該淺見短計，惟聚斂是求。誰又不知其難？惟難能爲可貴！幸各方留意及之！

「記陸榮廷」的商榷

于任

在民國史上，陸榮廷於護國護法，皆會參加。而又不能澈底，護法之後，不惜效順北京，以毀滅自身之歷史，論者非之。本報最近各期，篠園先生有「記陸榮廷」之發表，事關一代掌故，此文之作，自有其價值。以陸氏當日地位，設能有所作爲，當佔史頁光榮之一段，惜其設施進退，一本舊式軍人思想，缺乏現代軍人政治家風度，當然不免淘汰。讀篠園先生文，感喟之餘，又覺事實數點，應與讀者一商榷之。

袁氏帝制自爲，廣西繼滇黔之後，宣佈獨立。陸於一度遲緩之後，忽然出兵東下，實由於粵中之模稜。五年四月十二日，龍濟光召開軍事會議於海珠，龍之獨立固非自願，至是遂於會中使人槍殺廣西代表湯覺頓等。事聞於陸，爰與梁啟超率大軍東下，進駐西江，此後肇慶之組織，實淵源於此。篠園先生僅謂：「廣西獨立後；……陸之老謀，仍未肯一出兵於境外。……已而岑春煊抵港，梁啟超抵邕。陸於四月中下旬之交，始率隊隨同岑梁入粵，開府肇慶」未記湯覺頓事，微有遺漏之嫌。

肇慶之組織前後有二，篠園先生僅記其前者，即兩廣都司令部。都司令部固由於桂軍東下所促成，後者之軍務院本身即有陸氏參加其中，且儼然爲獨立各省各軍之中樞機關，視前者尤爲重要。緣獨立省份既多，梁啟超因倡軍務統一之說，五年五月八日，組軍務院於肇慶，遙尊黎元洪爲大總統，陸在軍務院中爲撫軍之一。而以唐繼堯爲長，岑春煊副之。以陸氏之駐節西江，其在肇慶地位可爲想見，軍務院事爲篠園先生所不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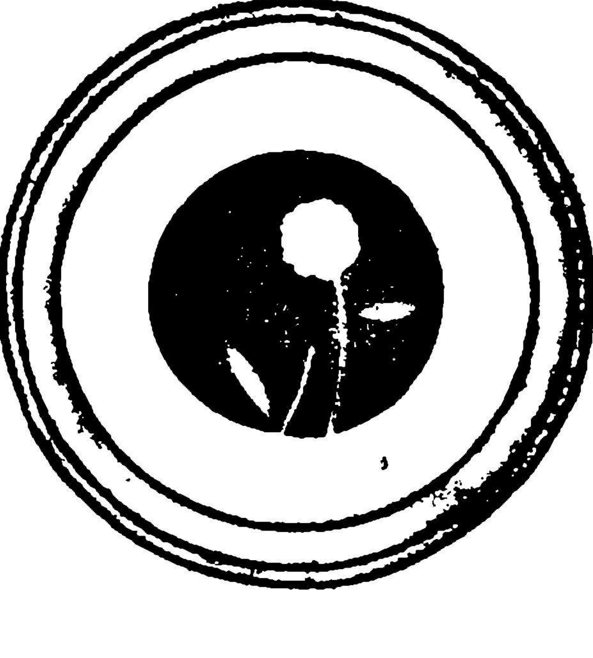
袁氏既以稱帝不成恚死，黎遂於袁死之翌日（五年六月七日）繼爲總統。是年七月六日下令改各省督理軍務爲督軍，民政長爲省長，同日發表各省督軍省長數十人。關於此事，篠園先生再稿稿中記云：「初命陸爲湘督，不就，旋命督粵。」此段稍欠正確，七月六日政府令：「特任陳宧爲湖南督軍，陸榮廷爲廣東督軍。」又令云：「陳宧未到任前，陸榮廷暫行署理湖南督軍，陸榮廷未到任前，龍濟光暫行署行廣東督軍。」由此命令可知政府非派陸爲湖督，僅係一種過渡性質，尤非以陸之不到長沙始以粵督畀之。陸之授粵也，已視省長朱慶瀾爲遲，尚係出於政府之督促。因龍濟光其時已「結不解之怨於人民……橫挑戰禍，染血韶關，……即令痛懲前非，人已不共戴天。」（見粵人唐紹儀等通電）

篠園先生三續文中關於六年宣戰問題發生後之政局所記略與事實不符，此與陸榮廷事本無直接關係，而在演變中間接亦與後來南方產生之局面有相當關連。原文云：「維時北中正因對德宣戰問題，軒然大波而起。督軍團雲集都下，先之脅迫國會，繼之要求解散。黎不見允，反免段職，以爲國會張目。段系八省（直，魯，豫，閩，皖，浙，陝，奉）宣告獨立，請黎退職。黎不得已；終於屈伏，解散國會。此四月二十五日（是日督軍團始在京開會）迄六月十三（是日黎以江朝宗代理總理副署解散國會令）四十餘日遞演之變故」此段有二點應研討：一，六年五六月間獨立省分始於安徽省長倪嗣沖，繼之者有奉天，陝西，河南，浙江，山東，吉林，黑龍江，直隸，福建，山西，連皖計十一省，不止八省。二，六年解散國會日期，係六月十二日，見兩院議員於十一年恢復前所發第三次宣言，該宣言首句即謂：「自民國六年六月十二日國會被非法解散，時局擾攘，六載於茲。」其確實日期由此可見。

國會既遭再度解散，一部分議員於六年八月集合於廣州，旋制定軍政府組織大綱，組織軍政府，選舉孫中山先生爲大元帥，唐繼堯陸榮廷爲元帥。護法組織成立之先，有粵桂之宣告自主，護法組織成立之後，軍人乃有粵系桂系之分，政學會與非政學會亦有裂痕，此中間之陸任元帥一段，亦極重要史事，篠園先生亦未記入。

二十年來世變紛紜，至今思之，恍同隔世。當日之人事紛爭，今日已成掌故資料。此吾人於讀篠園先生所記之後，不能不以所聞寫出以供當世研討者也。

參考書報　秋隼：國會運動之經過　孫嘉會：中華大歷史　賈逸君：中華民國政治史　衆議院公報



英帝國之威嚴何在？

翼生

一八一五至一九一四一百年之中，英國在歐洲大陸方面的外交，大概是勝利的。自一八一五自一八四八——九歐洲革命之前夕止，英國在歐陸方面的外交政策，是採取自由行動。在這期中的重要外交為：1.一八二〇——一八三〇希臘反抗運動。在這個運動之中，前半期坎寧 Canning 繼續凱斯特勒里 Castlereagh 的政策不許俄國單獨行動，相當成功。坎寧死後（一八二七，八）威靈頓公爵 Duke of Wellington 繼為外相，才力不如坎寧之雄，見事不如坎寧之透，俄國的單獨行動政策始告成功。2.一八二六葡萄牙問題，坎寧出兵剷平反動勢力，局部成功。3.一八三〇——一八三九比利時問題，英國協助比利時脫離荷蘭，全部成功。4.一八三三——一八四一埃及問題，英國於巴麥斯登 Palmaston 領導之下，成立五強條約，一方面取消俄國一八三三俄土協約（Treaty of Unkiav Skelessi）所獲之對土保護權；一方面防止埃及的法國勢力自勒王 Levant 進展於波斯灣。一石兩鳥，這是巴麥斯登的最大成功。5.一八二九——一八四六西班牙王位及婚姻問題，英國雖告失敗，法亦未必成功。因為婚姻問題英法合作外交中途告潰，與俄國以稱雄的機會，這是英法的不幸。

從一八四八二月革命起至一八六六巴麥斯登之死與羅素 Russel 之辭職止，英國的外交政策在歐陸方面，除仍保持自由行動外，對於各國的革命運動，是採取不干涉及憲法主義。在這期中重要外交有：1.一八四七瑞士問題，賴英一手撐持瑞士聯邦，未為俄普奧所分裂，亦算大成功。2.一八五三——一八五八克里敏戰爭 Crimean war，成立巴黎條約，予帝俄以難堪的打擊，非但海峽方面，無從插足，即黑海亦劃為中立，可謂絕大成功。3.一八五九法意戰爭法國勢力漸告退却，意大利統一亦漸形成，在外交技術上算是暫時的成功，但英國外交當局不明白意大利的全部統一於英將來亦有不利，而且統一後之意大利不親法亦不親英，為俾斯麥所搶去，這是英國外交遠大失策之處。4.一八六三波蘭問題

一半成功一半失敗。5.一八五二——一八六六史勒斯魏格——荷斯坦因問題，Schleswig Holstein 英國瓜分該地的提議，未被接受，後來改取中立政策，算是失敗。6.一八三二——一八六四希臘與愛阿寧島 Ionian Islands 問題，巴麥斯登自動主張愛阿寧島劃歸希臘，當無所謂失敗。

自一八六六德貝爵士 Lord Derby 第三次組閣至一八八六薩利斯伯里爵士 Lord Lalisbury 第一次組閣止，在這一期的外交，前半期（一八六六——一八七一）為中立政策，普奧戰爭與普法戰爭，英國均未干涉。後半期（一八七四——一八八五）改為前進政策。一八七七——一八七八俄土戰爭，薩利斯伯里一八七八四月一日通牒，將俄國由一八七八三月三日俄土條約 Treaty of San Stefano 所得權利全部取消，代以一八七八七月十三日之柏林條約，亦算成功。

一八八六至一九一四為英德爭雄時期，在這期中的外交成功，當然要算一九〇四之英法同盟與一九〇七之英俄同盟。英法同盟與英俄同盟成立以後，包圍德國的政策完全成功，算是英國的大勝利。

總觀全局，在一八一五——一九一四整個的一百年中，英國在歐陸方面的外交是屬於勝利的。但近來怎樣？英國的外交不如從前了！中日問題發生，英國在遠東的勢力，感到威脅，然而鞭長莫及，同時美國亦不合作，除在國聯敷衍了事外，始終未出全力相助。實際上的利益雖然不免大受損失，然而面子還過得去。意阿戰爭發生以後，英國在非洲的勢力感到威脅，於是拉緊法國，打起擁護國聯的招牌，全力向意大利攻擊。但結果如何？阿皇已經出走，意大利已告成功。這一次英國外交的失敗，可眞要算打破紀錄，於英國國際上的威望施一嚴重的打擊。理由安在呢？

依我看，理由很簡單，就是英國實力不雄厚。歐戰以後，日美繼起，英國海軍優越的地位，已不如前，但比較其他各國，全部的國防和戰鬥力猶有舉足輕重之勢。德國重整軍備，意大利空軍擴張以後，英國的軍備相對的發生激烈的變化。在陸海戰爭的時代，如果發生類似意阿之爭的問題，英國地中海的示威運動，滿可以發生意想的效力。但在海陸空軍三方面同時進展的今日，地中海已經不是海，變成一條小小的運河了。所以這一次英國集中海軍於地中海，墨索里尼視若無覩，不但不能產生絲毫的效果，反而要諸法國，希臘，猶哥斯拉夫，土耳其幫忙，成立所謂地中海互助案（一九三六年一月廿二日英政府致國聯調整委員會備忘錄。）附列之地中海形勢圖可以說明英國海軍地位的困難。英國海軍集中於亞歷山大 Alesandria，海法 Haifa，亞丁 Aden 三處。亞歷山大距意之利比亞 Libya 三百五十公里，亞丁距意之伊利突里亞 Eritrea海岸一百五十公里，海法距羅得島 Rhodes 四百五十公里，利比亞距克里特島 Crete 二百公里，距馬爾他島 Malta 二百

公里。西錫里島 Sicily 距馬爾他六十公里,距彭角 Cape Bon 一百公里,距沙丁尼亞 Sardinia 一百八十公里,沙丁尼亞距不朗角 Cape Blanco 一百公里,距意大利一百五十公里,幾諾亞 Genoa 距考錫加一百公里。記住這幾個距離,以每小時二百公里爲飛行的標準,英國海軍地位的困難可以想見。馬爾達可以直接從西錫里,利比亞兩處感受意大利空軍的威脅。直布羅陀雖然不是意大利的軍用飛機所能達到,但於地中海東部作戰之時,鞭長莫及,價值等於零。非但離亞歷山大有二千公里之遠,而且艦隊由此東進,須經過三道空軍轟擊線:1. 幾諾亞與柯錫加之間——沙丁尼亞與不朗角之間 2. 羅馬與沙丁尼亞之間——沙丁巴亞與西錫里之間——西錫里與彭角之間 3. 麥西納海峽 Straits of Messina ——西錫里與馬爾他之間——特里波黎 Tripoli 與馬爾他之間。此就英國艦隊由西向東之時而論。至於集中地亞歷山大距利比亞不達兩小時的飛程,亞丁距伊利特里亞不到一小時,海法距羅得島亦僅兩小時,而意大利最近在羅得島上已經建築空軍根據地。以上爲英國地形的不利。

至於空軍力量的比較,事關軍事秘密,當然不是局外人所能知,官方的報告不可靠,民間的報告也不可靠。不過大概的情形是可以知道的。意大利最近空軍的發展大概在內在外各有一千公里的航行程。速度約爲每小時二百五十公里,載重量約爲兩噸爆炸彈。每架飛機的製造約爲十個星期。現在製造飛機的工人比較一年以前約加三倍,工廠不分晝夜,工作二十四小時。軍用飛機架駛人約在一萬人左右。照這個樣子發展下去,意大利的空軍在歐洲方面僅次於德國。現在意大利飛機的出產量平均每日約七架至十架。這些高速度,重載量遠距離的新式飛機在優秀的架駛員操縱之下,東部可以轟擊地中海極端之英國艦隊有餘,西部可以飛擊直布羅陀二百公里以外之英國航運。在亞歷山大,海法亞丁三處海港之外,意大利的飛機可以投擲潛水彈,使英國的艦隊動彈不得。最可怕的是意大利的飛機可以在一千公尺以上投擲重兩磅的燃燒彈 thamite bombo。此種燃燒彈與物相觸發生華氏表三千度以上的熱力,碰在戰艦的鐵甲上,猶如燒紅的鐵放在火漆上一般,任何生物在十碼以內,立刻化爲焦土。

反過來看,英國怎樣呢?歐戰以後,英國的海軍一方面以提倡海軍軍縮自居,一方面受財政的束縛,各種艦艇既感不敷,設備上,軍火與燃料的供給,防空的設備亦感欠缺。現在英國所有的驅逐艦一半以上是在歐戰期中製造的,其中二十三隻到明年艦齡皆在二十三歲以上。最近英國國會還在討論海軍補充問題,本年四月三十日英政府發表的擴充海軍補充概算書,就是英政府公開承認自己海軍落後的鐵證。同時目前地中海英國海軍集中地的亞歷山大和海法都沒有修理艦艇的船塢,一旦受傷,就沒有辦法。

空軍方面,英國空軍的地位,居於列強之間,若非第五,即爲第六。有人且謂即令照着英政府發表的國防計劃做去,英國的空軍在兩年以內亦難超過第五或第六的地位。這種推測也許言過其實,然而英國空軍的落伍,這是事實。本年三月二日發表的整頓國防白皮書,就是自己承認實力不如人。在這個白皮書發表以前,英國的空軍實力,如照從前的計劃做去,到一九三七年三月底止,至多不過一千五百架第一線的飛機,這個數目即就目前而論已不能與意德等量齊觀。我們不是討論英國將來的外交,是討論英國目前的外交,所以實力準備也只就目前的情形講,談不到白皮書國防整頓以後的情形。但此處所謂之一千五百架飛機係包括英國海外殖民地的航空隊而言,一旦作戰,這些飛機因爲保護海外殖民地,實際上可供英國本島國防及歐洲大陸作戰之用的不過

一半。再就技術而論，英國保守性極重，向來只注重海軍，陸空兩面，雖亦有相當的發展，但都是副作用。所以空軍在技術上比較亦落伍。截至去年年底止，英國空軍費，在全部國防費之中至多不過每磅佔三先令（約為百分之十五）英國空軍之被忽略可以想見。

將來作戰無疑問的空軍將爲主要部門，意大利之所以敢於前進，不顧國聯，不顧英法，不顧地中海的英國艦隊，是因爲對於自己的空軍有絕對的把握，同時國際情形亦利於己。英國的海軍如此的陳舊，空軍如此的薄弱，無怪乎說話不響亮，受人奚落。實力和外交是分不開的。沒有實力爲後盾的外交，在歷史上根本就找不着。一八一八年坎寧在英國閣議席上就說過這樣的話：「英國不干涉則已，一旦干涉，非有言出令從的魄力不可。」"When she does interfere, she must do so with a commanding force" 這是外交的祕密。否則「裝癡裝聾，好做阿家翁，」最好是不管閒事。我並不是反對說公道話，假使沒有人說公道話，那還成個世界？弱小民族還有生存的餘地？我只是說，說公道話的人必須有說公道話的魄力。換言之，如果普遍的裁軍做不到，就應該個別的武裝，武裝不一定是戰爭的準備，乃是和平的保障。武裝可以促進戰爭，武裝也可以避免戰爭。

英國既知實力不足，爲什麼這次意阿戰爭定要干涉呢？理由如下。第一：恐怕意大利於征服阿比西尼亞之後，意大利的勢力將由此而進至埃及，蘇丹，巴勒士丁之間。再進而至於印度，然後掉轉頭來向英國本島問鼎中原。這種影響當然不是一代兩代，甚而至於一百年兩百年所能見到的，同時墨索里尼也許沒有這樣的野心，但歷史上的勢力不是一朝一夕所能造成的，防微杜漸是眼光遠大的政治家所當留意的。「說句老實話，如欲滅英，我們首當吞併埃及」這是拿破侖南征埃及之所由起。第二：英國不顧意大利過於強大，尤其不願意大利在墨索里尼之下過於強大。甚而至於借意阿問題使墨索里尼下台，也是可能的推測。意大利之統一，英國暗中相助，至今英國史家尤恨英國外交當局之眼光短小。瓦特 Vattel 在十八世紀中葉持筆特書，「英國在列強之間有舉足輕重之勢，同時亦將小心翼翼，維持均衡狀態。」"England has the honor to hold in her h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and she is careful to keep it in equilibrum" 第三：意大利攻克阿比西尼亞之後，英國在地中海的勢力將受打擊，這種影響比較易見。因而英國維持印度勢力的交通要道亦感威脅。至於英國在阿比西尼亞的直接利益並無多大可言，不能視爲決定英政府對阿政策之因素。關於此點今年二月十九日鬨動一時之祕密外交文件，羅馬報紙 Giornale d'Italia 發表之英國外交部調查英國在阿權利之報告書，即可證明。

以上爲英國干涉意阿戰爭的主要原因。干涉的主要原因既已存在，其所以一往直前，未存畏縮者則另有其副助的原因在。第一：認爲阿比西尼亞地形複雜，氣候不和，人民勇敢善戰，意大利的軍事，難於有濟。第二：認爲經濟制裁可以使意大利屈服。有了干涉的必要，加以干涉的可能，英國始敢勇於自負，一往直前。不料這兩層假設都出於事實以外。這不是英國的不幸，也不是國聯的不幸，乃是人類正義，公理，和平的不幸。

最後我們可以從這次的戰爭，得到幾點感想：第一，強國沒有實力，尚且不夠談外交，弱國沒有實力，當然更不配談外交。第二，天助，人助，不如自助。一個民族假使自己沒有實力，專靠別人幫忙，是等於打牌賭錢。第三，民族存亡問題不能感情用事。「寧爲玉碎，毋爲瓦全」，乃私人意氣之爭，不能視爲經國大法。「委曲求全」，尚有翻身之日，「孤注一擲」，永無復活之期。



世界的擴軍時代及其財政經濟（續）

劉受謙譯

行的現象，其中且有逆轉而陷於恐慌的國家。即在好轉國家間其程度亦大有不同。蓋工業國與農業國，金本位脫離國與金本位國，其景氣恢復狀態各有差別的。因世界各國景氣的好轉，並非由於世界貿易發展的結果，而是由於各國景氣政策所造成。

所以一九三二年以後的世界景氣之好轉，實有加以種種解釋的必要。但是大概說來，各國景氣在一九三二年以後的好轉事實，是多數景氣指標所表明的，任何悲觀論者，也無從否認。

釀成世界景氣指標好轉的要因大致如下：（一）通貨貶值，（二）以金融弛緩財界整理為基礎，而使投資活動旺盛的結果，（三）以政府的資力為背景，而從事人為的匡救，（四）保護及統制政策，（五）軍事費的支出等。此數種要因之中，除了關於通貨貶值應將金本位國家除外，其餘各種要因，雖有程度之差，但都對各國景氣的好轉，有所貢獻的。

去年度三百萬萬馬克的軍事費支出，對於世界景氣自然有

三 法國

世界的軍事費

關於世界軍事費的正確數字，頗不容易明瞭。依據德國景氣研究所的推定，去年度世界軍事費總額三百萬萬馬克，其中用於工業方面的占半數，約當世界工業生產總額的百分之五——六。

世界資本主義國的景氣，在一九三二年底，即有轉向於回復的步調。然一九三二年以後的世界資本主義景氣，再由恐慌的局面下，而轉向於不景氣，這不景氣局面的如何打開，實成為世界資本家們目前的重要問題。資本主義在這種危機之下，客觀的形勢較之往日大不相同，能不能如從前的循環景氣那樣自動由不況而轉向於好況很是疑問，且景氣由恐慌轉為不況，世界資本主義各國，其程度也不是完全一致的，各資本主義國，景氣的發展，是跛

相當的刺激軍事費的增大，由兩方面影響了世界的景氣，其一直接使國內軍需產業活動的旺盛，其次則因原料食品的輸入，而使農業國的景氣轉佳。自義亞糾紛以來，歐洲國際關係頗為緊張，各國深恐萬一戰爭發生，皆輸入原料食料以作準備，結果使農產物價騰貴，而久苦於農業恐慌的農業國家很得到好處。

歲出與軍事費的比率

最近因國際關係的緊張，使列強的軍事費有急驟的膨脹，尤以已在從事戰爭的意大利，及不斷受戰爭威脅的德法，為最顯著。是以國際景氣指標的上昇，軍事費的刺激，為其重大原因。

本篇專在觀察法國的軍事景氣，法國對於重整軍備破壞凡爾賽條約進兵萊茵批毀羅迦諾條約的德國之不斷攻勢，自無從將國防費減低。試將一九三四年度主要國家的軍事費所占總歲出的比率，列為第一表，則以法國為最高。

【第一表】主要國家的軍事費

	總歲出	海軍費	陸軍費	空軍費	軍費合計百分比
日	六、六五八（百萬日圓）	四八七（七·三二%）	四四九（六·七五%）		一四·〇七
美	四、四八六（百萬金圓）	四五四（一〇·一四%）	三八三（八·五五%）		一八·六九
英	六九六（百萬鎊）	五六（八·一三%）	三九（五·六九%）	一七（二·五二%）	一六·三四
法	五〇、一六二（百萬法郎）	二、九五四（五·七〇%）	六、五九〇（一三·一三%）	一、六五四（三·二九%）	二二·一二
意	二〇、六二六（百萬里拉）	一、三三四（六·〇四%）	二、五四三（一二·三三%）	三五〇（三·五〇%）	二一·九三

【第二表】法國軍事費的變遷（單位百萬法郎）

	總歲出	海軍費	陸軍費	空軍費	比率%
一九三〇	五〇、三九八	二、七三三（五·四%）	六、二六八（一二·四%）	二、〇二八（四·〇%）	二一·八〇
一九三一	五〇、六四〇	二、七九九（五·五%）	六、四〇二（一二·六%）	二、一九九（四·三%）	二二·四〇
一九三二	四〇、九七〇	二、四二一 △三、二二五（五·九%）	五、二二八 △六、九五八（一二·七%）	一、八二六 △二、四三五（四·四%）	二三·〇〇
一九三三	五〇、四八六	二、七三二（五·三七%）	六、〇八〇（一二·〇四%）	一、九九六（三·九五%）	二一·三六
一九三四	五〇、一六二	二、九四三（五·七〇%）	六、五九〇（一三·一三%）	一、六五四（三·二九%）	二二·一二
一九三五	四七、八一七	二、九〇二（六·〇七%）	六、二六九（一三·一一%）	一、四五〇（三·〇三%）	二二·二一

（註）括弧內是該項軍事費占總歲出的百分比。法國會計年度在一九三二年變更，該年度預算從四月一日起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為九個月，表中有△號的，乃為比較便利計，而改算為一年的數目。

第一表是歲出總計與軍事費的比較，法國軍事費占總歲出二成二分餘，居最高位，義大利二成一分餘居第二位，美國一成八居第三位，英國一成六居第四位，日本一成四居第五位。關於軍事費對於國民負擔的輕重，用這種方法來比較，是否正當，姑置不論，不過可依此表，見到法國軍事費在國費總額中，較之其他國家，更占重要地位。

我們再進而回顧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五年的法國軍事費

占總歲出比率的變遷。據第二表看來，一九三五年度的法國軍事費，海陸空總計爲一百零六萬二千一百萬法郎，占歲出二成二分二厘一。而在軍事費總額中則陸軍費占六成六，實居於絕對的多數，這是因爲法國的地理條件有以使然。

若以金額而論，過去五年間以一九三二年的一百二十六億八百萬鎊爲最多，一九三五年爲最少。

一九三〇年	一一、〇一八百萬法郎
一九三一年	一一、三九九
一九三二年	一二、六〇八
一九三三年	一〇、七八八
一九三四年	一一、一八七
一九三五年	一〇、六二一

蓋一九三五年，乃法國財政瀕於落沒，法國金本位到了危險的時期。爲擁護金本位，當時的拉佛爾政府在七月中旬由議會賦與財政上的獨裁權，根據此種權限，發出五百個大總統命令，澈底實行緊縮政策，這實爲法國少見的事件。據巴黎晨報的批評：「這次財政均衡案，是大規模的，惟有一九二六年，普恩嘉賚實行的緊縮方案，始足以與之匹敵。」

拉佛爾內閣爲維持金本位所施行的策略，（一）是卽時並盡量完全補充其財政上的赤字，（二）爲刺激財政的活動，而採用一般的方策，（三）實行全面的節約政策；（四）實行增稅；（五）減低生活費。

關於節約事項，在預算上，薪俸撫恤，以及津貼的兼領皆行廢止。並停止依據社會保險法而給保證金庫的補助。其中最重要者則爲對於支出一律九折。這種折扣的原則，對於公債利息也都適用。至於增稅方面，（一）對於無記名式有價證券的所得分別提高其所得的稅率，（二）增加一般所得稅比率（三）對於軍事工業所得，也實行課稅。

因折扣而省去	三、三一〇百萬法郎
因他種節約而省去	二、五六八
因增稅而得到	一、一八五

法國財政上由此得到總計七十萬六千三百萬法郎的餘裕。後因減債自主金庫鐵道及地方自治組織經費，亦有九折，又得到三十八萬九千六百萬法郎的節約，共計有一百一十萬萬法郎的節省與增稅。

經這樣大規模的節約與增稅，故一九三五年度的預算，遂成下列的形勢：

歲入	四〇、四三四、五一二千法郎
歲出	四〇、四三一、〇七四
歲入超過	三、四三八

竟有三百四十三萬八千黑字的出現。

一九三五年因有這種情況，所以軍事費也不得不節減。但是所有支出，皆一律九折，而軍事費的節約，則並未減少一成。所以軍事費在實際上雖然減少，但在總歲出中所占之比率，反較上年增高。卽軍事費的絕對額雖減少，而國民負擔的程度反增加了。

一九三五年度的假均衡

在第二表的法國軍事費的變遷上，一九三五年總歲出是四百七十八萬、一千七百萬法郎。而通常預算的支出，爲四百零四萬三千一百萬餘表面上歲入似乎超過三百四十三萬。實因總歲出中，除去普通預算外，尚有特別會計的支出。

法國的特別軍事費，公共事業費，在獎公債利息，鐵道經營上的赤字，都由特別會計處理。其財源則向法蘭西銀行或民間銀行，發行長短期公債。其金額也非常巨大。一九三五年度的通常預算，經過大規模的節約和增稅，始有黑字的出現。而特別預算還有七十萬萬法郎的支出，是以一九三五年度的財政實績，仍有七十億的赤字。

一九三六年度的預算和軍事費

一九三六年度的新預算，在本年一月十六日勉強成立了，其歲入爲四百零四萬五千萬法郎，歲出爲四百零四萬三千八百萬法郎，兩相減除，實有一千二百萬法郎的剩餘。但關於軍事，與公共事業的臨時費，鐵道赤字的塡補費，都不在其中。這些費用都是要用公債來彌補的。若是法國財界，不發生新危機，且租稅收入，依然不振，則法國財政部爲籌措這種費用起見，截止本年六月爲止，須借債一百二十萬萬法郎，在以後六個月中，更須借三十萬萬法郎，共須作一百五十萬萬法郎的借款。其中臨時軍事費與公共事業費約爲六十二萬三千萬法郎，鐵道赤字四十五億法郎。近因德國廢棄羅迦諾條約，法德對立的尖銳化，勢必將使法國國防費更有增加，預計在本年度內，法國財政部的借款，將達二百萬萬法郎。

但是法國財政部的財政證券發行額以一百五十萬萬法郎爲限度（這種限度在一九三四年二月，經佛蘭丁內閣之手由一百萬萬提高至一百五十萬萬。）本年度內若欲借二百萬萬法郎，則惟有再擴張財政證券的限度，不然只有發行長期公債之法。而長期公債的發行，在這已有多額現金的流出，非向英國起三十萬萬法郎的借債不可的緊迫金融市場之中，恐怕很爲困難。並且法國政府所發行的公債，自一九三四年度發行一百八十萬萬法郎以來，在一九三五年初已達三千二百二十三萬八千萬法郎，如本年度再加二百萬萬法郎，則爲三千四百二十三萬萬法郎。在這種狀態之下，長期公債的信用能否維繫，實爲疑問。法國政府現正犯着一方節約增稅，採用大縮緊政策，一方又在實行向法蘭西銀行借款的膨脹政策的矛盾。使這種矛盾深化的最有力動因，則爲軍事費的膨脹。我們由她此後籌措的軍事費（包含公共事業費。）達到六十二萬萬法郎看來，即可以知之。並且即依現在的歐洲情勢看來，其數亦只有增加而決無減少的。

法國景氣的特質

一方採用緊縮政策以維持其金本位，地方又在實行軍事的膨脹，這種矛盾的法國政府政策，實將法國的景氣造成與他國不相同的特殊型態。試就法國的貿易觀之：（單位百萬法郎）

	輸出	輸入
一九三一年	三〇、四三六	四二、二〇五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七〇五	二九、八〇八
一九三三年	一八、四三三	二八、四二五
一九三四年	一七、八二二	二三、〇六一
一九三五年	一五、四七三	二〇、九四五

輸出輸入逐年皆有減退，但其生產指數及物價指數，則在一九三五年末轉為上昇，有如第三表。

【第三表】 法國生產及物價指數

	物價指數	生產指數
一九三五年一月	三四九	九三
二月	三四九	九三
三月	三四四	九三
四月	三四六	九三
五月	三五三	九二
六月	三四四	九三
七月	三三四	九三
八月	三四三	九三
九月	三四五	九四
十月	三五〇	九五
十一月	三五三	九五
十二月	三五七	—

總之，法國財界活動的上昇，並不是由於國際貿易，而是由於軍事膨脹的結果。此外法國景氣和他國景氣不同之點甚多，不難找出，不過上述一點為其最顯著的特徵。這種特徵，一方在形式上維持金本位，他方則規定了強行軍事膨脹政策的德義等國的景氣型態。

四 德國

財政的不安

德國的財政部長克洛錫克，在去年九月，對於財政狀態，曾有如下的樂觀論調：

「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四年的期間中，財政狀態有二十六億馬克的改善。……一九三五也仍在繼續進步，約計本年改善的程度，有十億馬克。……這種恢復情形，得到一聯的重要的結果，即在一九三二年以前，聯邦州市鎮村以及社會保險的預算，因恐慌的反動，所發生的赤字，得因之而漸次消滅。……一九三四年，聯邦雖有三萬五千萬馬克的赤字，但是第一種原因，是因為聯邦負擔了國防費及勞動服役制度費的巨大新支出，第二種原因，則因一九三四年以來的聯邦預算開始償還職業借款的結果。」

但財政部長這種樂觀見解，能否信以為真，則仍屬疑問。即在德國政府要人中，亦有憂慮因軍備擴張，所造成的財政破局的。如國家銀行副總裁托萊賽曾說：「使用不惜國家財政破局而製造的武器，對於所有者不留其健全的餘力以擴張軍備，決非國家之福。」

今日德國財政的不安，並非完全在國社黨政權下所產生的，而是大戰後世界恐慌以來，歷次政府同感痛苦的重大問題。不過一九三三年一月成立的國社黨政府，不能不負擔一九三二——

三三年度以前所累積的十八億八千萬馬克的赤字。不僅此也，還有巴本內閣在一九三二年九月所發的租稅證券，以救濟公共土木事業爲目的的財政證券，彌補並補助金融機關損失的財政證券及減低房捐百分之二五的損失費四種共計達六十五萬萬馬克，這是要由一九三三——三四年度至一九三八——三九年度止，每年由國庫負擔十億馬克的。六十五萬萬馬克，再加前所累積的十八萬八千萬馬克，共計八十四萬萬馬克的債務這是國社黨政府成立之初，即須負擔的困難重荷。

國社黨政府這種繼續負擔的債務，是戰敗後德國資本主義所遭遇的經濟困難中的財政表現。德國戰敗後的經濟困難，在政治上使德謨克拉西的沒落，國社黨長成了，故國社黨無論如何，必須還清這種債務，而達到財政上的均衡的，一般人所期待所關心的，就是要看國社黨在財政上將行什麽新政策。

國社黨的經濟政策和財政

但是國社黨政府發表的第一次財政計劃，頗使人們的期待失望。歲出雖比上年度減少二十萬萬馬克，但這是因爲從國庫財政賬下，除去了對於聯邦補助金的結果。國社黨政府曾發表如下的財政樂觀論：

「國家社會主義革命政府，期於一九三三年度實現財政之均衡。其所以說能維持財政均衡的，因能借一九三三年六月一日所製定失業減少法的作用，以恢復就業產業與金融也。但這又要納稅者忠實履行其義務，迅速繳納其積欠。這種過程如能實現，則聯邦都市以及其地方團體的財政，亦將隨之而改善。國家社會主義政府，決心節減德國財政。希望國民各層，皆對這種目的，充分理解而加以協助。」

國社黨政府對於財政均衡的實現，將一部份的責任歸之於國民另一部份則信賴失業克服法的效果，而對於財政前途抱樂觀。

國社黨政府所發表的四年計劃，第一是對於失業的克服。這是要巨額的資本的，這種資金，雖將使窮乏的財政愈感壓迫，但是國社黨政府以爲產業復興後，自然收入必有增加，失業減少，則救濟支出也可減少，結果財政改善當可成功。

所以我們且先討論國社黨政權下的產業政策中心之復興產業克服失業四年計劃與其財政的關係。四年計劃乃以鐵道，道路，橋梁，運河的開設，住宅，公共建築物的增修，電氣，煤氣，水道的新工程，以及一般土木建築事業等爲主體，而欲藉此等事業，及其關係事業的復興而達到克服失業的效果。但是所需的巨額資金，德國財政並沒這樣的餘力，而發行長期公債，亦非當時金融市場情勢之所許，於是不得不發行勞動期票及租稅證券，以作爲一時的金融政策。

一時的金融政策

德國的勞動期票，乃由事業的直接擔當者，即州市村鎮等發行，而由政府保證兌現。期票所有者，可以之向金融市場貼現，最後還可以向國家銀行再貼現。其所以作爲資金融通方法而有利的

地方，是償還期可以在一九三三——三四年度，至一九三八——三九年度之各年度間延緩實行。即在這期間當中復興事業的效果已見，經濟界好轉，歲入增加，金融市場的情勢亦趨良好，儘可以發行長期公債，以作代替。

其次爲所謂租稅證券制度，乃一九三二年九月，巴本內閣所創立，希忒拉政府不過踏襲其舊法，以作一時的資金調達制度。即以將來經濟界好轉，收入增加，作爲抵當，以救目前之急，換言之不外就是負擔延期政策。

這兩種臨時金融政策，使國社黨在窮乏的財政下，得以進行偉大的復興事業，去年發表重整軍備宣言以來，更以之作籌措軍備費的手段。據柏林景氣研究所的調查，爲實行克服失業計劃，所發出的票據，由一九三三年起，至一九三五年，已達四十三萬萬馬克。再加鐵道及郵政所負擔的，則達五十三萬萬馬克以上。克洛錫克財政部長，在去歲夏季所發表，亦稱總額爲六十億馬克。還有說已達一百三十萬萬至二百萬萬馬克的。而在重整軍備的進行中，這種期票發行的增大自不可免，

然則用這種金融來實行的復興計劃的效果如何？暗淡的地方雖然也有，而對事業分給與了相當的活氣，亦是事實。賴因哈爾特財政次長，去年九月在黨大會的報告，曾力稱復興政策的成功。他說：「失業救濟的鬥爭，國社黨政府已獲得一大成果。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有六百萬以上的失業者，一九三五年八月末，已減低到一百七十萬人。其中還有七十萬人因爲年老或其他理由而無勞働能力的，失業救濟的津貼，也從一九三三年的二十八萬萬馬克，減低至十一萬萬馬克。……各種授職計劃的實施，因政府極力實行低利政策，漸得着充分的效果。爲減低長期債的高利至四厘半，一九三三年以來，曾發表數種法律，因此而使國家，自治團體以及一般經濟，每年約減輕二萬五千萬馬克的負擔。……國社黨政府，在社會，經濟，財政三方面，講求各種政策，以謀國民生活健全之向上。現在德意志國家財政基礎已強固，即實行國民生存必須條件的軍擴與其他各種施設，亦不致受絲毫搖動。」

此實光榮的成功。但是這種話能否全部承認，尙屬疑問。茲再舉國社黨統治下的財政實際情形，以爲參考。

國社黨統治下的財政

國社黨政權下的財政情形，在一九三四——三五年的財政年度，赤字實占總歲出百分之四十。即總歲入爲七十八萬六百五十萬馬克，總歲出爲八十二萬二千九十萬馬克，歲出超過四萬一千四百四十萬馬克。上年度移入的預備金爲三萬一千三百三十萬馬克，但是其中移入次年度的却有二萬五千二百九十萬馬克，所以計算起來其赤字不過三萬五千四百萬馬克，至於赤字的累積額，一九三三年三月末，爲十八萬八千萬馬克，至一九三五年三月末則激增至二十四萬六千四百萬馬克。若以上年度移入的預備金來塡補則一九三五年三月末的赤字總額，可減爲二十二萬一千一百萬馬克。但是這種數目，當然應以他種手段以作抵補，所以短期債務的增加仍不可免。

赤字的累積（單位百萬馬克）

	赤字額	赤字累積額 絕對額	赤字累積額 除去預備金
一九三三年三月末	一九〇	一、八八〇、〇	一、六五四、六
一九三四年三月末	二三〇	二、一一〇、〇	一、七九六、七
一九三五年三月末	三五四	二、四六四、〇	二、二一一、一

短期債務的增加（單位百萬馬克）

	無擔保財政證券	有擔保財政證券
一九三三年三月末	一、六四一、二	一、九四八、二
一九三四年三月末	一、八六三、二	二、一八八、〇
一九三五年三月末	二、一一六、七	二、四八六、八
一九三五年五月末	二、四七六、六	二、九〇〇、五

依上表看來，德國的財政狀態不特沒有緩和且日趨於深刻化，但德國政府則以為在下述三點上，很可以抱樂觀。

（一）因金融市場的和緩，政府得以利用中期債券，所以上表所舉的短期債務之內容已有變化。即有賴於國家銀行的借款的，頗不在少，且財政部證券，亦漸易賣出。

（二）租稅的自然的增收頗有可觀，中央財政租稅收入的良化情形如下：

租稅收入情形（單位百萬馬克）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三年	一九三四年
預算	五、三五〇、九	五、〇八九、〇	四、七三七、六
實入	四、九二四、〇	四、九五五、九	五、三九一、四

即自然增收已達六萬五千萬馬克，在一九三四年度，除償還租稅證券三萬萬馬克之外，尚有上開的成績。

（三）國社黨政府以前的債務增加，純為被動的赤字，而在國社黨政府的時代，則是積極的景氣政策之表現。

雖然即使這種樂觀論調可以成立，如其赤字公債依然存在，則不論其為復興政策或擴張軍備的結果，總之德國的財政狀態仍受着壓迫。並且德國又是資金不足的國家，結果必使金融市場感受重壓的，而德國債務又有勞働票據等不現形的債務，這當然終久要成為德國將來財政上的負擔的。

國家債務的重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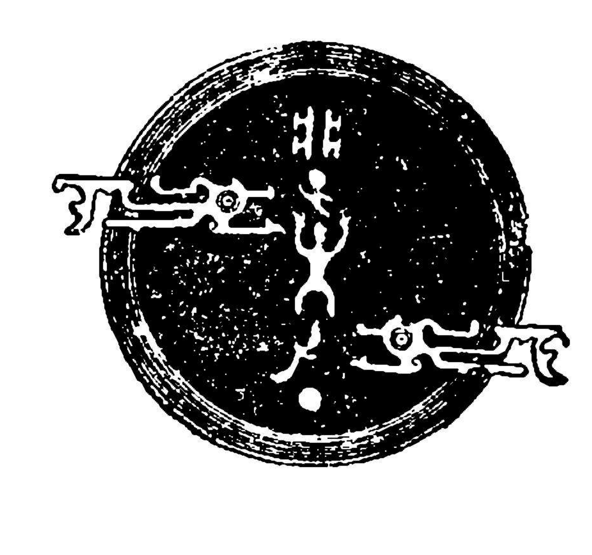
一九三三年三月末至三五年三月末的德國國債情勢，外債已有相當減少。道威斯楊沃溫克洛伊加三大外債約減少八萬八千五百萬馬克。但真正償還的不過一萬萬馬克，主要原因，實因美金及英鎊價值的低落。

內債方面，由於定期償還及臨時償還，舊債已有相當的減少。然在他方因為實行救濟失業及低利政策，新興公債也有增加。結果在這兩年半中，德國債務增加至二十四萬五千二百萬馬克，平均每年增加十萬萬馬克，這是可驚的數目。

此外，尚有如前所述的自一九三四年以來已實行的，財政上所負擔的不見形的債務，亦達數十萬萬馬克的巨額（因無繼續報告，其詳情不明。）而去年開始的擴軍的經費，也是出於這不見形的債務，此後自然必有更大的增加。

債務既然在這樣的增加，則德國財政仍不能脫離窮乏。如真能如國社黨的理想，今後經濟界必有繁榮，歲入可以激增，則德國財政問題，在這數年之內，即可加以整頓。但是將來能否如願以償，在今日尚是一個很大的疑問。

（譯自日本 Economist 旬刊）



正倉院考古記（三）

傅芸子

北倉二階各棚上部，遍陳「伎樂面」（面即面具）凡六十七個。所謂「伎樂」者，爲日本奈良時代（西元六四五——七八一）盛行之樂舞。凡佛寺法會朝廷讌饗多用之，猶如今日之「舞樂」。伎樂之傳來，約在推古天皇二十年（西元六一二）由百濟化人味摩之者傳入（註五六）聖德太子以之爲教佛祭儀，經此提倡，日漸盛行。當東大寺大佛開眼供養會時，即曾演之。洎「舞樂」代興，「伎樂」始衰。今此種樂舞雖已無傳，然當時所用之面具，赫然猶存，即今正倉院等處所藏之物也。「伎樂」日本訓爲 Kureno Wuta Mai 即「吳之樂舞」之義，故亦稱「吳樂」。（日本所謂吳者，殆指吾國長江以南，華南全部全言。）味摩之曾學於吳，得伎樂舞，見於日本紀卷二十二，可知其淵源有自。惟「伎樂」雖以「吳樂」爲名，然自其現存面具觀之，除婦女外，罔不高額深目，鷹鼻豐頤，自人種型觀之，或如西域人，或似印度人，其具中國色彩者，除一二婦女童子面外，實未之見。自其傳來時期言之，則當我國隋煬盛時，正在制定九部樂之際。九部樂中如西涼，龜茲，天竺等，多半屬於外國樂系統。故「伎樂」中當亦含有隋樂成分。關於「伎樂」之演奏，日本亦乏詳細參考資料，惟天福元年（西元一二三三）狛近眞氏之「教訓抄」卷四伎樂章，尚得窺見一般。依此書所載，其曲目次序，計先獅子舞，次迦樓羅，次波羅門，次崑崙，次力士，次大孤，次醉胡，次武德樂。崑崙力士本爲一曲，武德樂自昔即已不舞，故共八種。其樂器僅有笛一，腰鼓二，銅鈸二，音調不過平調（大孤用之）壹越調（崑崙力士醉胡婆羅門均用之）般涉調（獅子舞，迦樓羅用之）而已。觀此八種伎樂，余意其合於隋唐樂舞者，如「獅子舞」恐即唐立部伎中之「太平樂」（註五七）「醉胡」或即散樂「蘇中郎」之變形，（註五八）「隨羣」面冠虎（？）皮帽，高鼻下垂，牙齒外露，頗似立部伎「安樂」所用之面（註五九）而「獅子舞」所用樂曲換頭乃「陵王破」，陵王即「蘭陵王」之略，亦唐散樂之一，（註六〇）此則蘭陵入陣曲之入破也。依此數點之可考者

觀之，可知伎樂內容果含有隋唐樂成分，或僅襲其貌而改變內容；（如醉胡之於蘇中郎）或取其音曲混入他舞（如獅子舞之奏陵王破）又雜糅印度等民俗舞混合而成。若依華南地理上之關係考之，更或雜有「驃國樂」之成分（註六一）總之，伎樂非純粹某一系統之樂舞，可斷言也。所謂伎者，蓋猶沿襲隋唐之原義。或有以余前說為不近理者，味摩之學吳樂，正當隋世，今頻以唐樂證之，豈非妄誕？殊不知唐樂即因隋之舊（註六二）故即唐可以言隋，實無容置疑者。日本所存味摩之齎來之「伎樂面」有「醉胡」「金剛」「吳公」「吳女」「隨羣」等，較正倉院日本仿製者稍大；原藏奈良法隆寺，今歸東京帝室博物館保管。正倉院所存之面，共有一百六十四個之多，（南倉階上尚有六十七個，未陳者三十個）泰半皆大佛開眼會時之遺物。其質有木雕，有乾漆，均傅色，大抵以赭赤為主，其施鉛粉者亦有之。或栽鬚髮，今尚有未彫落者。又如獅子面眼球下顎，並能移動，尤見巧思。面之尺寸大於常人，有如吾國劇場所用四天王十八羅漢之「套子」，（覆於頭部之大面）而喇嘛教之「粲𡚒」（註六三）如北平雍和宮所用之「鬼套子」，其怪奇之形貌，頗為近似。故日本學者，多有據此點遂謂伎樂淵源於西藏者。面內往往存有標記，或書供養會年月，（如北倉第二十四號之面內題：將李魚成作，天平勝寶四年四月九日）及工匠人名，（如上述之將李魚成）人數，（如三十二號內題：功九人）目數，（如第二十九號內題：十日作了）蓋多成於當時內匠寮面工之手。至其雕刻所表現各種狀貌之情態，無不深刻生動，天平雕刻藝術之佳，於此可見。惜倉內光綫黝暗，全部尚無圖錄，不能一一審視記之。

注五六：日本記卷二十二推古天皇二十年：「百濟人味摩之歸化曰學於吳得伎樂儛，則安置櫻井，而集少年，令習伎樂儛。於是眞野首弟子新漢齊文二人習之傳其儛。」

注五七：舊唐書卷二九音樂志：「太平樂亦謂之五方獅子舞。師子鷙獸，出於西南夷天竺師子等國。綴毛為之，人居其中，像其俛仰馴狎之容。二人持繩秉拂，為習弄之狀，五師子各立其方色，百四十人歌太平樂，舞以足。持繩者服飾作崑崙象。」正倉院「獅子面」南倉北倉各陳二面。東瀛珠光第六輯圖版三〇七之一三為「獅子面」。

注五八：教訓抄：「醉胡」亦稱「醉胡王」，蓋為胡王醉態滑稽表演。舞樂中之胡飲酒，殆所從出。而其源恐即唐散樂之蘇中郎。樂府雜錄鼓架部：「後周士人蘇葩，嗜酒落魄，自號中郎，每有歌場，輒入獨舞。今為戲者，著緋戴帽，面正赤，蓋狀其醉也。」

注五九：舊唐書音樂志：「……安樂者，後周武帝平齊所作也。行列方正象城郭，周世謂之城舞。舞者八十人，刻木為面，狗喙獸耳，以金飾之，垂綫為髮，畫猰皮帽。舞蹈姿制，猶作羌胡狀。」「隨羣」面北倉有之，東瀛珠光第六輯圖版三〇七之四。

注六〇：舊唐書音樂志：「代面出於北齊，北齊蘭陵王長恭，才武而面美，常著假面以對敵。嘗擊周師金墉城下，勇冠三軍，齊人壯之，為此舞以效其指麾擊刺之容，謂之蘭陵王入陣曲。」日本舞樂中今存之蘭陵王，已非純粹唐舞，余別有文述之。

注六一：唐會要卷三三：「驃國樂，貞元十八年正月，驃國王來獻。凡有十

二曲，以樂工三十五人來朝，樂曲皆演釋氏經論之詞。驃國在雲南西與天竺國相近，故樂多演釋氏之詞。……」（武英殿聚珍本）

注六二：舊唐書音樂志二：「高祖登極之後，享宴因隋舊制，用九部之樂；其後分爲立，坐二部。」

注六三：「祭暮」西藏語——北平謂之打鬼——意卽有步驟舞蹈。西藏，蒙古，北平各大喇嘛廟，歲朝歲暮均舉行之，以祓除不祥。演者戴假面，有二十八宿并各鬼神。

中倉

北倉匆匆覽後，繼至中倉，倉中陳列佈置，一如北倉。先觀中棚，所陳多文房用具。「詩序」白麻紙本，卽王勃集殘卷，字仿率更體，尾題：「慶雲四年（西元七〇七）七月二十六日。」蓋天平以前之書風也。「梵網經」白麻紙本，紫麻紙裝池，上有金銀繪山水，以水晶爲軸。「檜金銀繪經筒」卽梵網經之經筒，檜木質，上繪蝴蝶卉花。「最勝王經帙」以竹絲編成，錦邊綾裏，上有二同樣花紋，中爲迦陵頻迦，周有織出之字；一爲：「依天平十四年歲在壬午春二月十四日勅，」次接「天下諸國每塔安置金字金光明最勝王經。」按唐人卷子本，佳者往往有帙裹之，此物猶仿唐風。此處尙有「紅牙撥鏤尺」四，而表紅裏白，分格不同，所刻圖樣，亦與前述者異：（一）表紅上半界五格，各鏤鴛鴦花紋，下半通下，中刻蓮華，其上有童子撲蝶，配以鸂鶒雁鷗之屬。其白描輪廓，間點少許黃綠。裏白鐫鳳凰飛仙之相。（二）表紅界十格，鐫飛鳥花紋，施以綠點。裏無界，山下有飛仙花鳥之屬。（三）表裏俱紅，前鏤花鳥，裏鐫山形，界十，各填虎鹿狐雁諸禽獸。（四）表裏俱紅，前界十格，有鹿獬諸獸。裏半刻屋宇，半鏤鳥獸。諸尺撥鏤之佳，不下北倉四尺。當時匆匆一觀，茲據東瀛珠光第三輯所載寫眞，備細記之。此外尙有「斑犀尺」「木尺」並「未造了牙尺，」可知上述諸尺中，當有模仿之品。「筆」存十七枝，不似今製，與西北科學考察團於西陲發見之「居延筆」亦異。毛穎短促，有存者有不存者，其形意卽白香山所稱之「鷄距筆，」蓋言其鋒短如鷄距也。（註六四）毛內近根處，裹以麻紙，尤見古制。馬叔平先生謂天平筆（見下）之製法卽本於筆經，（註六五）固已引人注意，惜未言及此十七枝純正唐筆，其裝潢之華麗，尤足驚人。言其管有梅羅竹者，斑竹者，豹文竹者，篠竹者；間施裝飾，有金裝者，銀裝者，象牙裝者，樺纏者。（如今笛上所纏黑絲）管頭大率皆以象牙爲之，尙有紫檀或銀鑲牙者。筆帽如閉承形，以竹爲之，間有施以銀牙裝者；亦有如今日之竹筆帽式者。按筆管之尙華飾，自漢已然。（註六六）明項子京所言古人各種珍異筆管，（註六七）恐卽如此裝飾。然所存亦有日本仿造者，如「天平寶物筆」（卽馬叔平所稱之天平筆，）上有墨書：「文治元年八月二十八日開眼法皇用之天平筆，」此係後白河法皇啓勅封庫存，天平勝寶時，菩提僧正所用大佛開眼之筆墨，再用爲開眼之具者。其標記墨書，雖爲文治元年（西元一一八五）實則爲天平筆也。筆管斑竹質，有節無飾，不似前述十四筆之華麗，蓋純爲仿

製品。今奈筆良工猶傳其法。所製之筆，內藤湖南博士，卽喜用之。前歲偶與博士譚及正倉院唐筆，博士謂：「余家尙存仿製之筆，君曷來一試？」惜余拙於書而博士又遠隱瓶原，未能如約一往，今博士已歸道山，述此不勝慨然！「墨」有十四笏，以新羅墨爲最多。唐墨僅一笏，兩首竹銳，略似墨海所載唐奚廷珪祖記墨及墨官李惟慶龍射墨。(註六八)徑長二九糎六，寬五糎，厚一糎九。表有陽文，題：「華煙飛龍鳳凰極貞家墨」十字，裏朱書「開元四年丙辰」。盛唐開元之墨，保存至今，允爲海內絕品！此墨長幾及尺，世所罕見。則知南唐李超（唐奚超之子，渡江後，南唐賜姓李。）製墨有長近尺餘之言(註六九)爲非誣。新羅墨有面題「新羅楊家上墨」者，有題「新羅武家上墨」者；俱陽文，墨形如貞家墨，尺寸略短。以上三家，俱不見於宋晁說之墨經及陶南村輟耕錄，麻三衡墨志諸書所著錄之墨工。「天平寶物墨」與前述之「天平寶物筆，」同爲後白河法皇，再用爲佛像開眼之物，墨形與前同。紙有「色麻紙，」有黃碧赤白諸色，殆均隋唐製品。蓋日本奈良時代文書寫經所用之麻紙，悉與隋唐寫經所用之紙相同。又有「綠金箋，」紙面灑金，意卽唐時之銷金箋。紙形作葉狀，說者謂爲大佛開眼時，散花所用。「吹繪紙」三十張，（內茶色者二十張，藍色者五張，雜色者五張。）於表平裏粗之白麻紙上，施以茶藍等色之吹點，現出山林花草蝶鳥之白紋，今吾國猶存其法。

注六四：白氏長慶集卷二一，鷄距筆賦「足之捷者有鷄足，毛之勁者有兎毛。就足之中奮發者利距；在毛之內秀出者長毫。……象彼足距，曲盡其妙。……」

注六五：國學季刊第三卷第一號，馬衡：記漢居延筆「……正倉院所藏古物，多爲唐制。天平筆之製作，與王羲之筆經所記，類多相合。筆經是否爲晉時作品，雖不敢必；而非唐以後人所作，則可斷言也。筆經言：先用人髮杪數十莖，雜青羊毛幷兎毳，惟令齊平。以麻紙裹柱根令治。次取上毫薄薄布柱上，令柱不見，然後安之。此天平筆被毫已脫，惟存其柱，柱根有物裹之，疑卽麻紙也。……」

注六六：西京雜記卷一：「天子筆管以錯寶爲跗。」

注六七：項子京蕉牕九錄：「古有以金管，銀管，斑管，象管，玳瑁管，玻璃管，鏤金管，綠沈漆竹管，椶竹管，紫檀管，花黎管；然不若白竹之薄標者爲管，敢便持用。」（西冷印社本）

注六八：明方瑞生墨海一輯卷二古墨圖紀，唐墨圖頁四及頁十五。（明萬曆刊本）

注六九：麻三衡墨志「徐常侍得李超墨一挺，長近尺餘。兄弟日書五千字，凡用十年乃盡。」（十六家墨說本）

北棚有琉璃器數點，所謂琉璃者卽玻璃。計有：「玻璃杯，」深碧色，高足，外側有小環形浮紋，金銀產。「綠琉璃十二曲長杯，」扁圓，爲口部十二曲波紋形之深盤，外側有魚藻花紋。「白琉璃瓶」有注口及柄。「琉璃壺」爲藍色玻璃之唾壺。「白琉璃碗，」淡褐色，外側有琢磨出之龜甲紋。以上諸器，自其外形觀之，均爲歐洲之產物無疑。蓋當七八世紀之交，東羅馬帝國所製。波斯胡傳來中土，繼又自唐輸入日本者。惟水野君後語余，諸器質遜於西洋產品，恐爲

唐士仿製者云。惜當時未能諦視，水野君已數次觀覽，又爲考古學家，其言當不誣也。玉器有「玉長杯」，「玉釵鼻」，日本向不產玉，其爲華物無疑。又有「瑪瑙杯」二，一葉形，一卵形，葉形者尤精細，葉脈葉柄，俱均雕出。「柳箱」以柳條編成，筥形有蓋，如今日鄉間盛物所用有蓋筐籮。「銅薰爐」與前記北倉之「銀薰爐」同，不過此係銅質，無其雕鏤之佳。「刀子」又有六十柄（內含小鉋小鋸二種）最長者（全身及鞘共計之）三十七糎，最短者五糎六。多係合二柄爲一雙，尙有合三柄四柄爲一雙者。其柄則有青石，斑犀，沈香，犀角，紫檀，象牙等質。並有再加裝潢者，如沈香金銀繪，紫檀螺鈿，白牙撥鏤，黃牙彩繪，水角金銀繪諸飾。而鞘之裝飾意匠，尤多變化，有木心樺纏，鑲以玉蟲翅，(注七〇)有木地塗以蘇芳，鑲嵌白鑞玻璃珍珠，有沉香金銀繪，有押以金箔貼以玳瑁，有綠色紫色象牙撥鏤者。柄端鞘尾，多爲金銀雕飾，嵌以瑟瑟之屬。無不小巧玲瓏，製作都麗，詢可謂集刀子之大觀矣。

注七〇：玉蟲爲吉丁蟲之一種，翅極綠有光澤，並有紅直條，細巧美麗，歷久不壞，爲鑲嵌珍品。日本奈良法隆寺有玉器廚子，飛鳥時代（當我國隋時）遺物，係一小型佛龕，下層須彌座，即嵌有玉蟲之翅，故名。唐六典卷二二，中尙署掌歲時乘輿器玩服飾，廣東安南貢品，有「紫檀，櫚木，檀香，象牙，……青蟲，眞珠，……」今廣東安南均產吉丁蟲，則六典所稱之「綠蟲」，當卽「玉蟲」無疑。濱田博士昔亦曾言之。

西棚所陳多爲箱廚几盒木器之屬，其裝飾彩畫之精巧瑰麗，意匠構思之繁複凝鍊，余愧無生花之筆，一一描寫之。姑記其最佳者數具，以見一斑。「沉香金繪木畫水晶莊箱」，全器沈香質，嵌紫檀爲界，上有金泥繪雲形。中嵌三方水晶版，下復襯以彩繪花草禽獸，左右兩側亦如之。架之四足有鏤空象牙裝飾花紋。「金銀平脫皮箱」表面爲金銀平脫花紋，中作金鳳啣銀葉，周有銀鴛鴦啣金葉銀花，俱以平脫巧藝表現之。「密陀彩繪箱」黑漆地，以密陀彩繪雁鷗諸花鳥文樣，附有銅鑞，鑞與今式同。「蘇芳地金銀鼓樂繪箱」蘇方卽蘇木，箱紅色地，蓋有金銀泥繪人物花草。中爲三童子，一立舞蓮華上，左坐而吹簫，右擊羯鼓，周飾花紋，輝耀炫人。「綠地繪彩箱」箱綠地，紅粉二色草花，點綴墨蝶，四周金地緣邊，以黑漆描成玳瑁紋形，下呈金地黑彩架，於富麗中而寓淡雅，深得色彩調合之美。「黑柿蘇芳染金銀山水繪箱」箱黑柿木製，染以蘇木，蓋之表面，金銀泥繪成山水，點綴雲樹鶴鳥，有峯巒聳峙，烟水飄渺之概。「投壺」附矢二十三枝，壺銅質塗金，細刻山水人物花鳥雲獅，頸出二耳，與今傳者同，而華麗則過之。憶魏邯鄲淳投壺賦有謂：「盤腹修頸，飾以金銀，文以雕鏤」者，正倉院之投壺，彷彿似之。

南棚有彈弓二點，均木身竹弦。「漆彈弓」普通品「漆繪彈弓」弓背以漆描繪唐代散樂人物，約分五段，最上端圍坐觀技者十八人，下有弄丸者，此屬於唐樂鼓架部(註七一)之雜技。次爲吹笛擊羯

鼓諸樂工。第二段描踏肩戲及戴竿技，戴竿即漢代之都盧尋橦，見張衡西京賦。六朝而盛，洎唐尤爲流行，明皇千秋節，宮中嘗演斯技，教坊女優王大娘，最有名於時。（註七二）此描一男戴高竿，一女童坐於竿之盤上，恍如朝野僉載所記幽州人劉交之妙技。（註七三）第三段有彈箜篌，彈琵琶，吹竽，擊銅拔諸樂工。第四段描一女子戴竿，四小兒攀緣架上，又似杜陽雜編所記石火胡婦人之絕藝。（註七四）最下段有吹排簫，擊答臘鼓諸樂工及揮袖舞者四人。一弓背而描如此多形之遊藝人物，全體配置整齊，描畫細緻，實爲難能可貴，固不徒爲考唐代散樂之一好資料矣。此處又有「沈香木畫雙六局」「紫檀木畫雙六局」「桑木木畫碁局」等，其裝飾技巧，俱遜前述各品。「雙六筒」即搖雙陸頭子之具，紫檀金銀繪，口底均鑲以銀，與前述之品爲一組者。此外尚有木几十七具，有金銀繪者，彩繪者，蘇芳地者，多無特殊技巧，故不詳述。

註七一：樂府雜錄鼓架部「……以至尋橦，跳丸，吐火，呑刀，旋槃，觔斗，悉屬此部。」

註七二：明皇雜錄卷上「元宗御勤政樓，大張樂，羅列百伎。時教坊有王大娘者，善戴百尺竿，上施木山狀瀛州方丈，命小兒持絳節出入於其間，歌舞不輟。」

註七三：朝野僉載「幽州人劉交戴長竿，高七十尺，自擎上下，有女十二，甚端正，於竿置定，跨盤獨立，見者不忍，女無懼色。」

註七四：杜陽雜編卷中「上降日，大張音樂，集天下百戲於殿前。時有妓女石火胡本幽州人也，挈養女五人，纔八九歲，於百尺竿上，張弓絃五條，令五女各居其一條之上，衣五色衣，執戟持戈，舞破陣樂曲，俯仰來去，赴節如飛。是時觀者目眩心怯。火胡立於十重朱畫床子上，令諸女迭踏，以至半空，手中皆執五彩小幟，床子大者始一尺餘，俄而手足齊舉，爲之踏渾脫，歌呼抑揚，若履平地。上賜物甚厚。文宗即位，惡其太險傷神，遂不復作。」（未完）



關於「上海在太平天国時代」的史料（上）

謝興堯

前言，太平軍第一次攻取上海，第一次進攻上海前忠王之外交，外人態度之轉變與上海會防局的設立，乞師運動始末，太平軍第二次攻取上海，與太平軍在上海最有價值的文獻。

一 前言

去年「上海市通志館」由徐蔚南先生編著「上海在太平天國時代」一書，似爲「上海通志」之一部，中敍太平軍攻奪上海之經過，分上下兩編，義例謹嚴，記載詳明，允爲太平史中之傑構。蓋太平天國建都金陵後，松滬蘇杭，皆其藩籬，均係必爭之地。且地方富庶，雖不似今日之繁華，而餉源所在，（見曾國藩李鴻章等書札。）不得猶小資敵事大，此太平忠王李秀成屢挫敗猶屢進攻也。然清洪兩軍爭奪上海之勝負，與外人關係極鉅，而太平天國之存亡卽繫於此。錯綜複雜，爲在太平戰役中最難紀載之一幕也。

關於「太平軍在上海」之史料，今日視之，約有四種：一爲清洪兩軍本身存留之文獻。二爲上海及附近州縣之地方志。三爲外國人士之記載。——因自鴉片戰後，松滬久成華洋雜處之所，使領教徒，商賈遊侶，麕聚於此。對於事變，紀載最多。四爲中國官書與私人筆記，專記或附記此事者。以上四類史料，非常繁富，欲廣爲蒐輯，嚴加采擇，尤非易易。前日閱讀徐氏「上海在太平天國時代」，順筆批訂，已覺許多史事，尚可增補，因檢所藏史料及書籍，聊成是篇，雖不免「續貂」「添足」之譏，或亦爲關心松滬歷史者引爲參考者也。

二 太平軍第一次攻取上海（咸豐十年）

徐氏所撰，上篇爲「上海在前期太平天國時代」下分五章，爲：一、太平天國的發展對於上海的影響，二、小刀會的發動，三、小刀會的奮鬥，四、小刀會的沒落，五、外僑的乘機侵略。下篇爲「上海在後期太平天國時代」，下分四章，爲：一、太平天國的包圍突破與東

南經略，二、一八六一年的上海，三、太平軍的上海大包攻及其撤退，四、西僑的野心企圖及其侵略的進展。各章之下，又附細目。其上篇以「小刀會」佔踞上海爲骨幹，下篇始直接敍述太平軍進攻上海之史實。

按眞正太平軍之略取上海，爲一八六〇年（淸咸豐十年，太平天國十年。）攻克蘇州之後，及一八六二年復大舉進攻，號稱數十萬衆，由忠王李秀成統率，兩次皆無功受挫而還。至於咸豐三年小刀會之佔據上海，乃閩廣人旅居上海者之秘密社會首領劉麗川，蓋響應太平天國建都金陵之舉動，固非太平軍之嫡系受其命令而發展也。

小刀會雖發源於北方「大刀會，」但盛行於閩浙，實三點會三合會之變名也。因是時有太平天國爲之首倡，於是各地會黨蠭起，適「七首會」佔領廈門，閩廣兩省人士之在上海者，共約十四萬人，多爲小刀會員，其首領粵人劉麗川，閩人陳阿連等，遂相謀乘機襲取上海。惟事機不密，爲地方官所聞，捕其頭目七八人去，會員大怒，致書地方官，謂信無稽之言，捕我黨人，究爲何理？倘不速釋，當立斫汝頭，勿後悔也。地方官大駭，亟返而謝之。旋乘官吏致祭孔子，麗川等率黨六百餘人匿北門外，黎明城啓，麗川等卽突入，先後攻入縣署道衙，黨徒集至數萬，以紅巾爲號，故世人稱之爲「紅頭賊。」搶刧官庫，全城鼎沸，佔據未久，淸軍得法人助，斷其糧道，并以大礮向城中轟擊，小刀會不能支持，因突圍遁去。（中國秘密社會史）此次小刀會之佔領上海，不過乘機起事，與太平毫無關係，充其量亦僅「響應」或「互通聲氣」而已。

徐著對於小刀會佔領上海之經過，按日敍述，殊爲詳盡，惟於小刀會當時之文獻及內幕，惜付闕如。考小刀會因係三合會之源流，故其稱號組織，皆與太平軍大同小異。觀其踞上海城時所出安民告示暨檄文，卽可證明。並鑄造錢幣，尤足見彼野心之大。余見其八月十二日在城內所貼告示署「天運元年」稱「大明國統理大元帥」蓋秘密社會——尤以三合會等——均以「復明」爲目的也。其文云：「大明國統理正教招討大元帥劉，爲出示安民以靖地方事，照得安邦定國，安民非所以害民，發政施仁，戡亂非所以擾亂。城廂內外，無庸驚遷，士農工商，各安本業。韃夷當滅，明當復興。茲因童君昏暗，汚吏貪官，殘害庶民，殊深可憫，本帥應順天人，興起義師，剿滅貪官，以除殘暴。爲此特舉義兵，先行諭屬部下，不得妄取民間一物，不許姦淫婦女，凌虐良民，如有抗違不遵本帥定當究治，以免冥報之譏。特此諭知，各宜凜遵，特示。天運元年八月初五日示。發貼上海大東門」（見粵匪雜錄）

此示所云，雖無關當時之政治軍事，然於其「建號」「改元」，並鑄制錢，足見其因受太平天國之影響，欲藉上海另樹一幟，以與太平軍相呼應。文中以「民族主義」爲立場，以滅除貪汚殘暴爲

對象，惟因組織未善，勢力未足，西人遂以亂黨目之，卒以內部先潰而敗去，實至可惜之事也。

咸豐十年六月，太平軍再下松江，進兵攻滬，上海人心，恐慌已極，江蘇巡撫薛煥奏報防守之情形，有云：「臣兩月以來，募調兵勇，統計不滿四千，而分調防剿，爲數更屬無幾，前咨張玉良撥兵三千，並調曾秉忠長龍三十船來滬助剿，至今未到。茲松江復失，青浦以上，逆氛聯爲一片，南翔鎮仍爲賊踞，嘉定之賊又分竄羅店，勢將撲犯寶山。上海則三面皆賊，逼近凶鋒，其餘川沙，南匯，奉賢各廳縣，在在瀕危，且賊擄船已多，水陸皆可竄越，滬城關係餉源，賊所注意，惟有督率文武，極力守禦，以保要區。」七月初，忠王李秀成毀除松江城堞，率會王蔡元隆，納王部永寬等，北取上海，謂爲「取糧。」七寶民團禦之多死傷，太平大軍屯徐家匯，巡撫薛煥率僚屬登陴固守，旋得英法洋兵之助，發礮轟擊太平軍營壘，太平軍不支而退。是役相傳忠王李秀成受傷，李濱「中興別記」謂：「夷兵以開花礮側擊上海賊壘，六發皆中，創及僞忠王李秀成。」（卷四十九，二頁。）姚鐵梅「小滄桑記」卷上亦云：「七月初七日，聞僞忠王李秀成，在上海經夷礮擊傷，踉蹌而退。」（十一頁）足見此役戰爭之烈，與洋兵器械之利。太平軍遂卒爲科學武力所屈服而退走矣。惟據秀成供詞則謂是次之攻取上海，實因中外官兵歡迎內應，及事未成，因嘉興告急不得已移兵而回，非爲戰敗之故。供詞云：「上海城內，有謹備迎接我者，忽大風大雨，立腳不住，後未進兵，後洋兵及清兵恭迎，未見我到，薛撫台是夜知洋兵有通情等事，復即加銀，得洋兵一二千保守此城，清軍通我未成，被撫台殺之。在徐家匯紅毛禮拜堂暫屯數日，後嘉興告急到來，不得已由松江浦邑而回。」清軍與洋兵私迎太平軍，皆係可能之事，洋將白齊文即率二艦投降太平者也。謂非戰敗，則或係錯誤。因太平軍解圍以去，實因不支洋兵礮火，屢次受挫，皆以此故。

三　第一次進攻上海前忠王之外交

太平軍既下蘇杭，上海遂爲必取之地，且以松滬繁富，欲得之以爲餉源。咸豐十年，忠王將進兵時，恐戰爭一開，傷及外人生命財產，或爲軍事之阻，因約請各國使領，赴蘇州會議。獨英使不許，秀成欲聯合外人，協攻上海，復致書英使，詳述太平天國聯絡外人之誠心，與不能不取得上海之決意，剴切詳明，足爲當時外交文獻之代表。徐著未加徵引，茲特錄之，以存其史料上之價值。書云：「天朝九門御林忠義宿衛軍忠王李，致書於大英欽差全權大臣青覽：蓋聞通使議和，自古國家常有，而修盟會好，從來中外聯情。緣念我主天王，本奉天父上帝天兄耶穌之命下凡，復興漢家舊業。自粵西起義，而建都金陵，於今十載，伏思貴國自古在昔，開創之主，即是耶穌下凡，御食萬方。自我先主東西兩漢以來，曾經執盟牛耳，結爲兄弟之

國，迨後雖經迭更國主，究皆漢家苗裔，素未絕其盟誼。迄自明末，清朝入接大寶，二百餘載。今我主恭奉天命復漢，誠爲中興之主，非特媲美於前人，抑亦增光於貴國耳。自金陵定鼎以來，其時清朝方當強盛，江北江南，恃全軍之力，更有向榮，猖獗萬狀，一經我國天戈所指，將其追敗丹陽，自行隕滅。及後復命張國樑，和春，張玉良等，統帶官兵無數，築造長濠，連營數十里，圍我王城兩載有餘。復經本藩提一旅之師，抄襲廣德，武康，杭州，各省郡縣，聲東擊西，四分兵勢。而復回軍克取建平，溧陽，東壩，句容，高淳，溧水諸縣，進紮淳化，立將張國樑等數十里連營，十數萬生力兵將，一鼓而破。張國樑敗死丹陽，和春自縊蘇郡，張玉良偸生逃竄。本藩復承簡命，統師進剿，即取丹陽，無錫，常州，而師克蘇州。其時復有兩廣，兩湖，三江義士，在清朝爲官者數百員，統帶兵勇者兩三萬，前來投誠。當即留營效用，此皆仰賴天主恩福，並貴國庇蔭之所致也。現在附近崑山，新陽，太倉，常熟，江陰，嘉興等處，盡入我國，而松江爲我軍取糧之地，不能不分兵往取。惟上海一縣，與姑蘇唇齒相依，通洋門戶，其勢又萬不能不前往收復。但該處上海，雖止一縣地方，各國欽差大臣，均在於彼，一旦興師動衆，我國原爲打仗而去，並不與貴國爲難。第恐我軍衆多，間有不守紀律者，迨至兩下角勝之時，或有誤犯貴國官民，或致騷動貴國貨物，雖非出自我國本心，總屬有乖今日鄰邦之好，昔年兄弟之情，豈不大傷和氣，貽笑先人。爲此特字奉佈，務望貴大臣上體上帝耶穌一脈之傳，前盟不遠，世好相傳，仍祈結爲兄弟之國。敢煩貴國各大臣勞步下降，一同各國來蘇，面商國事。雖結今日之新盟，實聯昔日之舊誼。從此開疆拓土，我國收先人之業，而推心置腹，貴國無意外之虞，豈不美哉。望切望切，謹此佈達。書不盡言，幸即如約即賜降臨，是所切禱，並問近佳不一。　太平天国庚申十年五月日。

（李圭金陵兵事彙略卷三，十八頁。）

是時正值英法聯軍之後，滿政府與外人因換約問題發生齟齬，秀成欲乘機進攻淞滬，恐外人誤會，故先通知，約其來蘇結盟。函中詳述太平軍不能不取上海之理由，實爲有關上海之重要史料。函各國見函中所稱天父天兄，耶穌下世等句，不知所云，且不滿意，故皆未赴蘇州接洽。不久忠王即躬率大軍，進取淞滬，前鋒近抵上海時，猶致數函於各國領事，一爲太平天國十年七月九日，請凡居住上海之外國人民及商店，於兩軍戰爭時，懸掛黃旗爲標幟。一謂太平軍之取上海，一方面係各國所招致，今兵屯城下，法人竟受滿政府賄賂，背約，藉保縣城爲名，協以謀我，現將通令太平軍所屬各地，與法人斷絕通商關係。末謂太平軍以百萬之衆，區區上海，終必取得。（見Lin-Le:Ji-Ping Jien Kwoh 卷中）此係太平軍已受清法兩軍之創，將撤退時之最後照會。按此次倘非法人之助，與開花大礮之威，則上海早爲太平軍所有，宜秀成之憤恨不平也。至外人既有招致太平軍之事，忽反助清攻洪，其態度轉變之原因，實有其政治之關係，容下述之。

（未完）



鴛鴦湖畔

西夷

先從一段故事寫起。

兒時在祖父身邊讀書，他最喜歡教我讀詩詞，更愛給我講荒誕不經的故事。在他們那一個時代印刷還不大方便，所以好多冊卷，都是輾轉着手抄。祖父存的「手抄」很多，其中有一冊專記載乩壇的事情，書名忘記了，（而且那本書於祖父去世以後，曾經在書箱中搜檢過也沒踪影了，）但書中的梗概還能淸楚地記得。

是這樣開端：幾位寄居北京的名士，（都用的別號，不像有著名的，僅有一位「春帆，」我很疑心是畢秋帆之誤，）在一個閒散的夜間，作起扶鸞的勾當。降壇的是一位女子，她先害羞，不肯同這五六位生客應和。幾經勸解，才動「筆」作詩一首：

月色溶溶夜，花陰寂寂春；何期今夜月，相遇素心人。

他們都有和詩。這樣天天降壇，久而久之她才陳述她的身世。她姓潘名玉琴，宜興籍。父母宦居北京，在北京給她結下了親事。但她因患「食疾，」十七而夭，停厝在陶然亭附近的一個寺院。原擬將她的遺櫬運走，後因家道中落，舉家南遷，而將她葬於青草池塘的南下窪子。

她有詩描寫她的病死，（尚記得一句「撒手懸崖竟出門，」）有詩記載她的閨閣生活，（句子全然忘了；）說到她的婚姻，她非常侷促，說到她的漂泊異鄉，她非常難過。然後她又詳述她之所喜，她之所惡。於詩她最愛王漁洋的「秋柳，」吳梅村的「圓圓曲」和「鴛湖曲。」

名士們曾經到陶然亭祭奠她，並且遍訪她的墓址，曾發現一片石碣寫着「宜興故女潘定如之墓」但他們很懷疑，沒敢祭。等到晚上她才又告訴他們，「玉琴我名，定如我字也，」然後他們才於次日重祭。祭文作的很美，片段的記得的句子有：「鬱鬱埋香，孤墳無主，」是記載祭時之情形；有「射雀有人，乘龍無婿，」是稱述她的身世；「新城尚書，梅村祭酒，」是表明她的風格。

……　…………………

這段故事一直在我腦海中迴旋。在北平寄居，慣於清明佳節，伴隨着一二知友到陶然亭買醉，多次走到荒塚堆裏審查殘碑碣，所謂「宜興潘定如」者，竟不能尋得蹤跡，不健全的童心，懷念着那一個故事中的才女，不知道發生過多少次深長的幻想！

然而從幼年便強記王漁洋的「秋柳，」吳梅村的「圓圓曲」和「鴛湖曲」「鴛鴦湖畔草黏天，二月春深好放船，」這句子的確美，的確能夠誘惑人。這次有個小小的出遊機會，何不認眞地去領略「分付南湖舊花柳，好留烟月伴歸橈」的風味？而況時節剛剛交了初夏，烟雨樓頭的詩意正濃？

於是，懷着一團熱望，在一個休假日的淸晨由上海出發。

在前一天，雨在拚命地落，到早晨五點鐘的時候，又忽然放晴。天氣又給予我們不少的興奮。所謂「我們，」就是這以兩人組成的南湖旅行團，和我興致一樣好的，當然是鑄成君了。

滬杭車上沒有京滬車擁擠，我們有位置坐。車中空氣冲淡，我們也便有機會閒談。茶是紅靑各一杯，雖然各人面上都缺少血色，但却充滿着笑容。

而且，是在宿雨初收之後，遍野水田麥秀，景色沁人欲醉。名星麥克唐娜曾演過一片「賭城艷史」(Monte Carlo)片中有在

火車中與田間農夫高聲歌唱的一幕：倘說有悲壯哀婉的曲子，我也寧願縱情地一開口呢！

……………………

過去松江，過去嘉善，然後到了嘉興。

時鐘懶懶地走過九時半了。

全然是一個鄉野。叢林在路旁高聳着，陽光斜斜地流射進來，杜鵑聲聲地啼喚。然而大地是沉寂的，穩定的，沒車馬，少行人，市囂全然絕響。

燕語鶯聲發出，「擺渡擺哦，南湖裏去，好啦！」

船孃，她們似乎明白我們的來意，在向我們招呼？

但她們一直尾隨着尾隨着，竟沒方法將她們閃之使去。躲在小旅舍裏，她們依然遙遙地立在街頭招呼。

點染南湖的船孃，本色竟如此嗎？

實在，逛南湖將理想化作現實，是我的主要目標，而「船孃」確也增加了我的興味。寶竹坡爲迷戀江山船女，寧棄官祿而休致，這老兒正飽藏着「寧捨冷猪肉，不删風懷詩」的精神，名士風流，英雄本色，多末值得欣羡？

不過知道南湖船孃，乃是極最近的事。

在閒談時，無意中說到鴛鴦湖畔。幾位熟習南中掌故的異口

同聲地嚷道：

「是看船孃去吧？」

我沒反駁，然而去嘉興的意志更變得堅決了。

心想：蕩舟鴛鴦湖心，四周滿如大明湖中蕭森的蘆葦，一個南國麗人在陪着你談笑，在聽着你意之所之，一如淦女士「慈母」「隔絕」中所描寫的癡情：將鈕扣一層一層地解開，直解到最後一層，「你自己去解吧！」……

倘設遇到這種多風情的麗人兒，該也要學學棄官退隱的故事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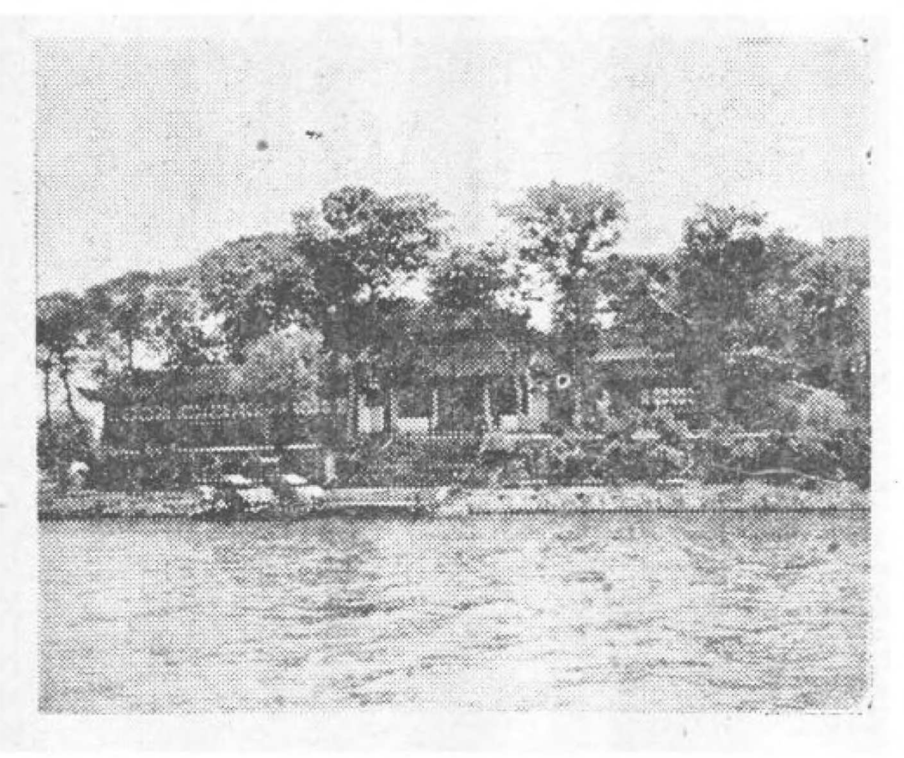
於是我們就雇好了船。

南湖畫舫，據船孃的報告，一共有七十餘隻，船孃的數目還許超過這個計算。船的構造幾於完全一致，倘有小小的區別，便是大小長短之分。內艙兩間或三間，一間陳設着床榻几案，另一間則是蒙着明亮如鏡的黃油木板，供客人仰臥的床榻間在後，過此卽爲老闆娘蕩槳的處所；那一帶堆有她們的被褥，家具，壺碗。前艙是船孃休息的地方，在急流或是轉舵的時候，需要她或她們撑篙，在緩流在湖心，她們便可以坐在黃油板，同客人聊天，打撲克，唱京戲，哼哼情景類似的漁光曲。你若不高興同她們搭訕，儘有如沙發一般的地方，讓你自去休息。

茶，瓜子，設備地很完全。

但船孃的身分，並不如我們理想的那末惡劣，說笑都隨便，而且他們多來自田間，天眞保持的不少忸忸怩怩地，尤能增加遊客的遐思。據說來得熟了，一些可以在她們的船上擺酒，備飯。照規矩，船孃是不准上岸寄宿的。

她們的裝束一部分穿長衫，一部份短褂長褲。褂子多是羽白或是灰色，褲子一律黑色。短髮，帶着耳墜，腕釧，保留着村姑的氣概，健康美中含寓着嬌與媚。



春水綠波處處美人畫舫

逛風景，她們可以作嚮導，可以陪你在烟雨樓上吃茶，可以讓你給她們拍照。

這不是已經很能使你滿意了嗎？

首日，我們先遊烟雨樓，再去岳王廟三塔寺，回到落帆亭而返旅舍。次日再去烟雨樓，然後遊東塔朱買臣墓。

天氣是那末晴和，容與乎湖心，聽着槳聲款乃，清風由前艙掠過，爲之心曠神怡。探詢船娘的身世，據阿雲說，是本地人，阿七是她的小妹。不過無論在面龐上，在舉動上，絕然看不到她們在血統上類似之點。順手翻着在烟雨樓買到的鴛鴦湖小志，知道這類船家，常常從鄉下抱養小人家的女子。啊！這其中當然包含着不少的人生慘劇。幸而她們的生活像很安適，老闆娘也不見得兇狠，比起珠江暫妓，那已是地獄之與天堂了。

……………

烟雨樓在湖心，認識它是由於讀「陶菴夢憶」。據張岱先生說：「湖多精舫，美人航之，載書畫茶酒，與客相期於烟雨樓。客至則載之去，艤舟於烟波縹緲間；……」是則此風由來已舊，然而名士率眞的描寫，確足爲湖光生色不少。

從岸上去烟雨樓，用不到一刻鐘的光景。「樓」基突出水面約十畝，周以紅牆環繞。構造格式極近似陶然亭。濟南歷下亭也築於水之中心，不過地勢低窪，而且亭周蘆葦高聳得嚇人，竟無豁然開朗之概，比起烟雨樓來，似乎稍遜了。

烟雨樓大概建於五代，後來經過多次的重修。樓的廣度略小於萬牲園中的暢觀樓，樓梯是從陰面雙邊架起。院內花木森濃，清風來四面，山色湖光，烟霧錯落地流入眼底。船孃陪同着休息，陪同着談話，於是人在畫中，畫也增加了生意。於說部我最愛西班牙名作家伊班乃士(Blasco Ibanez)的作品，他寫「我們的海」(Mare nostrum)是從乃普爾斯(Naples)古城敍起，而烏利西斯之遇見弗萊亞卽是在一個夕陽欲下，美妙的湖山的影裏。

於是我想：「她是不是同弗萊亞一樣地需要愛情？我是不是要將我的彭乃洛貝(Penelope)拋下？……」

「狂妄啊！」

巧妹在冷然望着我出神。

烟雨樓內聯對極多，而秀麗婉媚的却只有一付：

出東郭門半里，而遙春水綠波，處處美人畫舫；

與南堰鎭隔湖相望，夕陽芳草，尋尋高士祠堂。

撰者是「里人方錫川」，書者是他的「季女志遠」，時間是丁卯三月。這一付聯深深地觸着我的詩情，吟了又吟，直吟到能夠背誦。據茶役講，撰聯者還存在着，而志遠小姐現正任嘉興女中校

長，她的字體端秀，想來任斯職是能夠勝任愉快的。「阿們！」

其餘如天台山農的「問斯樓幾經滄桑，鴛鴦一夢看今日重開圖畫，烟雨萬家；」也還能夠卽景生情。他的另一聯「如坐天上，有客皆仙烟雨比南朝，多少樓台歸畫裏；宛在水中，方舟最樂湖波勝西子，無邊風月落尊前，」則有些輓聯的調子。又左壁道德學社一聯，「烟雨樓台人幻夢，鴛鴦湖水自圓通，」在勝地而談「空」說「幻，」未免太煞風景。

樓下有釣鰲磯，有湖心亭，也一如陶然亭似的設着一個供神的大士閣。閣前嵌着紅綠藍紫四色玻璃，從玻璃向外望去，可以照出了春夏秋冬的景致。

乾隆皇帝題字的「御碑，」存留着好多塊。由年月上考證，他到烟雨樓似乎不止兩次呢。

船自烟雨樓向着岳王廟蕩，預備參謁三塔。

這已經出了鴛鴦湖的範圍，船是在一條內河道中行駛。桑田沒有無錫多，岸上遍植着麥豆。河內有開往海鹽的小汽輪，有運來嘉禾的絲繭帆船。當我們的「畫舫」靠着它們掠過，搖櫓的壯丁射出驚羨的眼神。

岳王廟門在封着，三塔寺則已頹圮不堪。在那裏由鑄成君攝影。

……………………

然後船頭撥轉，駛往落帆亭。

落帆亭靠近河干，已經接近繁華地帶。因此內中遊人有相當的多。所謂「亭，」同陶然亭類似，其中包含着很複雜的建築。山石堆砌，曲徑通幽，格式彷彿些南京的鷄鳴寺，同時又極像故都西郊白雲觀的後花園。正是呢，坐在那一個通以石道的小方亭上，後面便是一條銀帶一般的流水。亭周樹木叢雜，只是缺少嬝嫚依人的藤葛罷了。

方亭以下便是一片敞閣。閣柱有余弼題的一付聯對：

招舊日吟朋杯酒話紅羊小刼；

指平橋流水烟波尋白鷺前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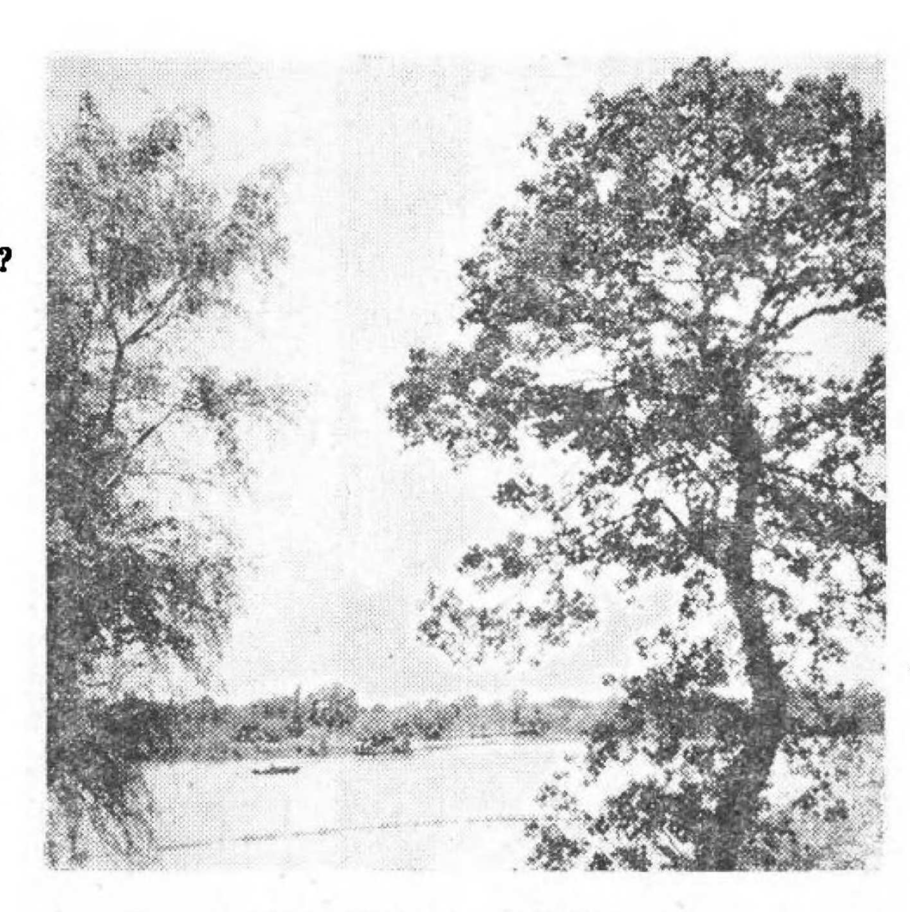
從聯旁序言上知道我們的民族英雄起義時，「落帆」曾燹於兵火，「亂」定後加以重修。然而我不禁發生一種哲學的感覺：倘設此處燬於亂而不修治，保存着那一堆的頹垣斷井，春天有的是野花，夏天有的是茂草，……則感慨興發，流連憑吊，那種意味不比這一次「具體的」登臨爲深刻雋永嗎？

牆外是無情的悠悠逝水，多少英雄被它淘盡！吟着「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心頭惘惘然了。

夜間。

皎皎明月，透過小樓窗紗，街邊樹影映織上斑駁的花紋。離開故都還不曾領略過這一種美妙的境界。

一覺醒來，殘月已經西斜了。枕上濕着淚痕，被褥變得十分零亂。好夢不能長留，空存着一腔悵惘！



分付南湖舊花柳　好留烟月伴歸橈

「弗萊亞啊？……」

為補充這一點缺陷，我們才又改變了去松江一遊的計劃，重新遊一次南湖。

尋阿七不到，我們坐上巧妹的船隻。我們遊了東塔朱買臣墓，又再上烟雨樓。

天色仍然晴朗，只不過風是加大了些。巧妹是一個妙齡女子，完全是標準的南國美人的體態。

她領導我們在田野間前進，在桑田中穿行。淸風飄蕩着她的衣襟，帽簷下招展起修修的額髮。燕子在環繞着方塔吱啁，林深處掩映着冷落的廟宇。墓是一個圓頂式的土邱，殘碣將被吞蝕到地下去了。

船上。

艙內懸着比巧妹年長的一個女人肖像，她告訴我們是她的阿姐，如今已經隨人以去。幫着阿闆擺槳的是一個黃衣小丫，她說是她的阿妹。阿姐的時期過去了，阿妹的時期將不久隨之而來。

「一個名噪當時的船孃，不過是這樣的一個短促的生命！」我想。

因為是星期假日，烟雨樓竟被畫舫包攏在浮萍深處，阿七的船停泊着，她向着我們招手，質問我們為何沒去松江。

我們也招手，笑着。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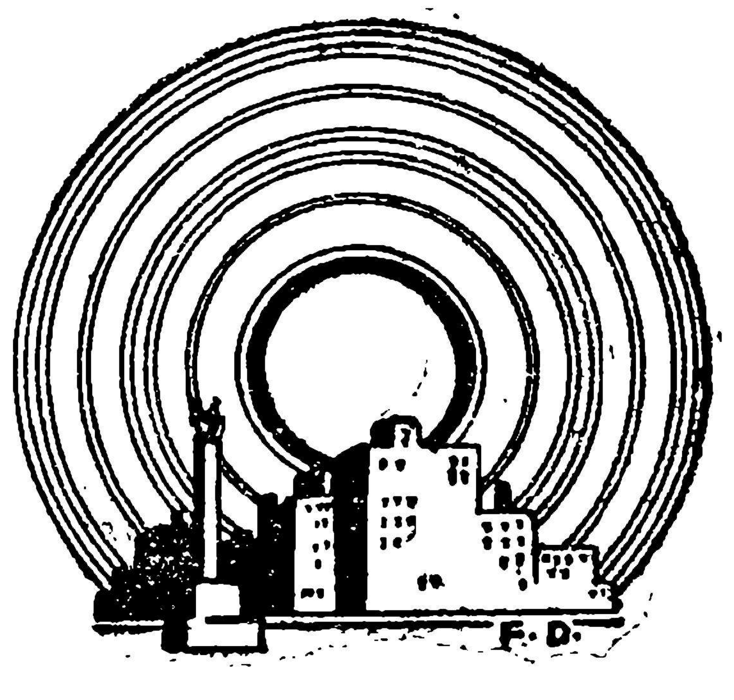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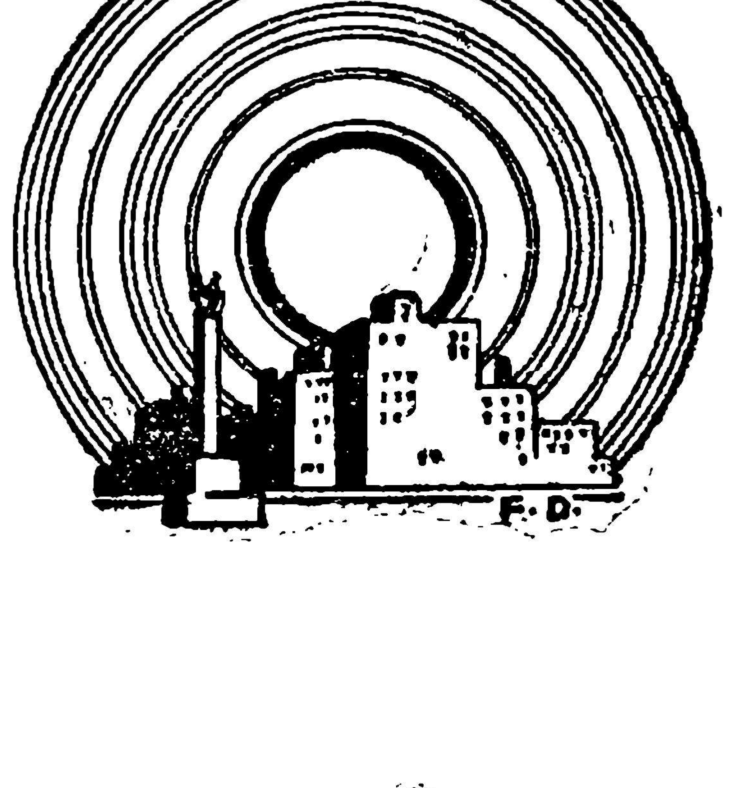
午飯以後，信步遊了一遍嘉興的繁華街市。城垣早經拆除了，市內的街巷狹窄得黃包車不能並軌。建築多是平房，絕少危樓洋廈。

午後四時又重登上北來的滬杭通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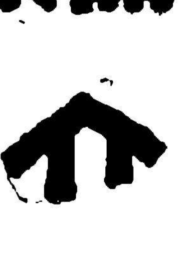
曼吟着：「分付南湖舊花柳，好留烟月伴歸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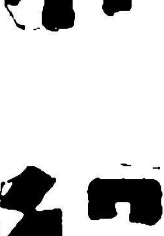
託爾斯泰的作品中曾以鞋跟的釘子譬作經驗，此後我的鞋跟，也該釘上一只或兩只的鐵釘了。

二五，六，四，上海。







日本勢力深入內蒙

Francis Fisher著

Japan's Penetration of Inner Mongolia

North China Star, June 4, 1936.

如今內蒙完全在日本的掌握中，這是大家週知的事實。本文是一位美國合衆社的記者於五月十八日從百靈廟寄出的通信，讀後可知日本侵略內蒙的猛進和全部內蒙的危險，茲述其大意如次。

日本侵略內蒙的故事主要的就是一個姓森島的活動。三十年來他藉着種種不同的職業遊歷內外蒙，蹤跡殆遍。最後在今年夏天，忽然以關東軍駐百靈廟的特務機關長而出現了。

日本侵略內蒙的成功可從下面的事實得到證明。內蒙東部已成日「滿」的軍營，近幾個月來便不許第三者進入這個區域。但從各方面所得消息，知道日本在察哈爾北部已設立軍火軍需倉庫，醫院，飛行場，無綫電台等。幾千「滿洲」軍隊改名內蒙軍，防守該地，同時又傳日軍也進駐察省的東部。

目前日本進攻的目標是還在歸化以西的百靈廟。一月以來，日軍進佔一座大喇嘛廟，建設無線電台開始儲藏石油和軍火。日軍的坦克車每天在綏遠的平原上跑來跑去，訪問蒙古王公的王府，測量道路，搜集材料。總之是為所欲為，毫無阻攔。現在在政治上，察哈爾綏遠兩省的北部都由一個機關統治着，該機關直接隸屬於關東軍，不久經濟的統制便要相繼而來了。

內蒙情形有一很可注意之點，便是日本軍隊完全不參加，僅用極少數的「滿洲」軍隊，內蒙便落在日本手裏，蒙古人雖想反抗，但也毫無辦法。

多少年來森島等人便在內蒙活動，和德王等結交，學習內蒙的語言文字習慣政治等。自三年前，日本將熱河併入「滿洲國」後，他們的戰略稍變。他們强迫德王等接受他們的援助，甚至於供給軍火金錢等，盡量找機會幫助內蒙王公使王公好像有一種不能不替日本人服務的義務。他們一點也不放鬆。不久，日本醫院便在許多軍事要衝建立起來了，日本軍官坐着飛機來拜訪德王等，並送與德王一架飛機（和駕駛員）迫他非接受這禮物不可。最後在東部內蒙各王公的府邸裏差不多都公然有日本人住在裏面了。

日本人許給蒙古人，將來的制度是按着他們的願望而組織的，但蒙古人對之却很冷淡。許多曾在日本統治的「滿洲國」官僚政治過活的蒙古人，從德王等那裏帶來很可悲的消息。但是日本人在內蒙的勢力日增，中國政府的勢力便日減，蒙古人被迫除了投降日本之外便無法可施了。

這時一個作「滿洲國」軍官的蒙古人李守信，率部進佔察哈爾省的中部，將蒙漢兩族分開。蒙古和中國人的關係既被打斷，又不能以武力抵抗東鄰的侵略，只好和他們妥協。中國政府對付此種情勢的最後手段，就是設立綏遠蒙政會，並令德王將百靈廟蒙政會會址遷到察哈爾東部去。德王受人鼓動過甚，獨立政府是隨時可成立的。（奉生）

對蘇俄的再認識

布施勝治著

日本「外交時報」六月一日出版

蘇俄在遠東領土的擴軍工作，大體可分三期。第一期蘇俄深恐日本在九、一八事變之後，侵入西比利亞，所以大大增加其常備兵力。第二期，因爲日本拒絕與蘇俄締結互不侵犯條約，遂錯認日本有進攻蘇俄的意圖，所以在前去兩年中復積極建築國境上之堡壘。第三期因爲去年華北發生以共同防赤爲標榜的自治運動，所以始有最近之俄蒙協定的軍事提攜。另外還有一個重大原因，就是最近各方面宣傳的日德同盟說。所以蘇俄政府領袖去前兩年在蘇維埃大會中的報告，都是先後一詞的說「蘇俄政府所以高唱國防强化之急務的，因爲東西兩方同時受到威脅。」

使日俄關係緊張的是國境紛爭，而最近國境紛爭，「滿」蒙境界上的衝突，實較俄「滿」國境上的事件，規模更大，犧牲更多，所以日俄關係的危險點，漸有由東往西移動之勢。這西移的原因，第一是俄「滿」國境一帶，雙方防備甚嚴，已成武裝對峙的形勢，所以變化很少，第二是受華北自治運動及蒙古問題的影響，舞台向西擴大。紛爭西移，更加重了兩國間的危險性。

外蒙與蘇俄的關係，實發生於一九二一年。即蘇俄「消息報」「眞理報」所謂討伐白俄的俄蒙共同作戰，嗣後外蒙政府，即在蘇俄援助指導之下，謀文化之向上，軍備之整頓，產業之開發。十六年來，俄國與外蒙在政治經濟軍事外交上皆有鞏固之提攜，所以一旦外蒙發生問題，俄國態度當然是很强硬的。

據最近的情形看來，日俄國交上，雖無何種悲觀的新現象，但是不容樂觀的理由亦很不少。除了雙方軍備之强化，國境之紛爭而外，尙有更爲重大，更爲根本的理由，就是「雙方皆認識不足。」日本對俄認識不足的地方，第一是從來政府與人民對於研究蘇俄，介紹蘇俄的態度，太不公正，總抱有偏見與誤解，而加以壓迫妨礙或中傷譏謗，第二蘇俄的情形，年來本已有很大的變化，而一般仍有「紅色俄國」的印象，而視「今日之蘇俄」亦如「昨日之蘇俄，」這種根本的錯覺，是應該加以糾正的。今日之蘇俄與昨日之蘇俄不同的地方有兩點，即其「家族觀念之變化」與「愛國主義之勃興」馬克斯所謂的：「平民階級無祖國」的思想，早被廢棄，而「守護社會主義的祖國」，則已成了新流行的標語。「消息報」會有一篇議論云：「所謂愛國主義者，即對社會主義的祖國之熱烈愛護與爲國防之犧牲心的發露」「眞理報」亦在以「蘇俄的愛國青年」的社論中謂：「蘇維埃青年與紅軍是不可分的，完全與一個家族相同。蘇俄青年很踴躍的加入紅軍，如未受徵兵檢查，即認爲是一生恨事，紅軍力量的根蒂，在士卒之忠誠，而士卒之忠誠又以勇氣與犧牲心爲淵源，無此則決無勝利可期。」這是在鼓吹青年的愛國心。同時史達林會省共八十歲之老母於高加索的故鄉，而示其孝行的模範，最近又有取締墮胎，矯正遊戲戀愛的新法律，而表示其尊重母性與結婚問題的道德觀念。而日本一般仍以蘇俄爲「過激派的天下」「破壞者的國家。」這種認識，是應該加以糾正的。（子修）

國聯嚴重關頭

Clarence K. Streit著

League is Facing its Gravest Crisis

The New York Times, May 10,1936.

國聯對於義大利的勝利，不得不在抵抗或退却二者中間，作一個選擇；

對於經濟制裁，它不得不考慮應該加緊進行，或是取消對義的判決。此外關於德國恢復萊因武裝一舉如何應付，它也須作一個同樣的決定。

倘使國聯要挽救它本身的命運，它就不得不決定在修改盟約的時候，將否加强它的機構，以便於有效的維持和平，或是減弱它的力量，以便於義大利的仍然參加，以及德日兩國的重新復盟。

但是現在要義大利仍然做國聯的會員國，而一方又要避免侵略事件的發生，這是不可能的。按照最後的分析，可供選擇的兩條途徑就是：繼續鞏固戰後產生的全世界反抗侵略的聯合陣綫，否則就取消這種陣線，而重返於引起世界衝突的狀況。

這種情勢如果任它推演，定將日趨惡化。促進惡化的因素第一是財政。法郎的貶價，足以抵消德義的優勢。現在德國操勝算的地方，在她的軍備一律是最新式的，但是她的弱點也在這裏，她的軍備將要同時陳舊，她不像英法兩國的軍備，是逐漸補充的。倘使德國認明將來必須花費一筆異常巨大的補充費，那末她或許要想到，不如趁這些武器嶄新的時候，去使用它們。

經濟制裁有叫義大利在幾個月當中把金準備用盡的危險。這種危險也足以促進墨索里尼作孤注一擲的決心。

目前，當亞比西尼亞覆亡以後，更有阻止戰爭發生的必要，現在國聯幷不足以應付阻止戰爭的需要。國聯會員國對於制裁等問題今後所採的途徑如何，較比現在一切的空談或是意見的交換，更足以決定國聯改革問題的將來。

有一班人以為，制裁既然不能阻止亞比西尼亞的覆亡，所以切合實際的辦法莫如承認這種失敗，把制裁逕行取消，不再作這種嘗試。

另一派人却以為現在倘使取消制裁，比較繼續施行制裁更足以引起戰爭的危險。再則如果國聯取消制裁之後，國聯會員國對義交涉的時候，將憑什麼根據？

這裏有一點是很明瞭的：現在獨裁和民主當中的裂痕是愈見深刻了，這個對於國聯前途的影響很大。義大利於戰勝之後，在外交方面的威勢，無疑的是增加了，但是倘使她不借重毒氣，那末她的威名還要更大。不過義大利國格的玷污也是毫無疑問的。

在另一方面，當報紙上充滿亞國被吞併的消息的時候，法國人民在總選中便推翻了負此事件責任的政府，而引進一個反法西斯的集團，而且它所獲得的大多數，比較以前任何時爲大。新政府被希忒拉所厭惡，比較被墨索里尼厭惡更甚。

看目前的形勢，國聯似乎傾向於壓迫義大利，英法等國聯會員國幷將作進一步的强固的團結。（歷樵）

亞國瓦解與歐洲前途

Ethiopia's Collapse and Europe's Peril

The Nation, May 13, 1936.

自亞皇出走消息傳出後，全世界的人都爲之震驚。在起初，一般人的意見，雖然明知道亞國破陋的軍隊，不是義國毒氣，馬隊，坦克車，飛機等新式武器的敵手；但是大家都希望亞國能够苦力支持，直到國聯制裁獲得最後的勝利。現在亞皇既棄國他去，戰事遂暫告一段落，大家的希望也就隨之付諸東流了。

依一般國家主義者看來，這次墨索里尼的勝利，不啻是國聯瓦解的象徵；同時，所謂集體安全主義，也隨之而受到打擊。一般公正的批評，皆認爲各大列強，除蘇俄而外，沒有一個肯犧牲自己的利益，而爲保持世界和平着想。例如法國，就是暗謀破壞集體行動的一個。當公議對義制裁時，羣認爲如果義大利不停止侵亞舉動，則實行煤鋼及火油抵制，足可制義國的死命；然而法國，則再三從中阻撓其實現。同時，英國對此，也不能完全卸責。當日本侵略

中國東三省時，英國態度，非常冷靜緘默，然而此次義之侵亞，英國却一變以前之態度，而爲十分關心，十分强硬，前後相較，幾判若兩人，因此乃引起一般人之懷疑，而認爲英國這次對於集體安全所抱的熱烈態度，並非完全出於眞誠；加之由英國最近的增加駐地中海艦隊，擴張軍備計劃，賀爾拉佛爾提議，以及爲希忒拉無故破壞條約，而致拒絕協助集體舉動等事件看來，尤足令人深信這種懷疑，並非完全爲無中生有之談。此外，美國對於這次義亞戰爭，也不能辭其咎，因爲對義火油抵制、美國參加以後，其結果如何，吾人固不得而知；但美國的拒絕合作，對於去年十二月間制裁方案進行的阻撓中，却是一個極大的原因。

然而，國聯的瓦解，乃是因爲亞國抵抗的失敗，這句話究竟是否確實？在六個月或者八個月以前，有人還以爲實行制裁，可以阻止墨索里尼侵非的野心；其實，所謂制裁能够抑止戰爭，非俟野心家覺悟到有了制裁，即使勝利，也不能享受侵略的結果的時候，不能發生效力。去年十月，野心家何嘗有這種覺悟？所以墨索里尼以中國東三省事件爲先例。並不希望國聯採取這種議案，因此，在制裁實施的前幾個星期，戰事終於爆發。到了這個時候，大家才相信制裁不足以阻撓墨索里尼侵非的野心，除非仍訴諸武力，因爲這樣可以使世界知道，一個國家無辜的侵略他人，是不會沒有責罰的。同時，侵略的結果，也不會得到點什麼代價。

目前英國政府，對於集體安全，雖說沒有一定政策，然而英帝國的生存，還是要靠國聯的維持。這個理由，不但因爲英國是國聯主要份子，國聯的被擾，英國要首蒙其害，而且英國這個國家，非在健全的國際組織中，不能維持其生存，所以國聯的前途，在這些理由下，還不敢完全絕望。（蔭恩）

歐洲國際局勢

Clearing the Air

North China Daily News, June 6, 1936

阿根廷向國聯所提關於亞比西尼亞之建議，至少足與英法外交界以多少之不安。國聯正好於此時運用其機能，而不致捲入西歐事件一團陰闇之中。英國國內對於制裁問題之討論，至爲自由，且甚坦白。然其爭論之龐雜不能一致，竟一如義軍開入亞境之初。此等原因，當然與希忒拉進據萊茵有關。數月前贊成對義制裁之士，鑒於由德國所偏所發生之威脅，乃羣起改變主張，附和彼認義佔亞土爲既成事實，且應立即取消制裁者之意見。此等似是而非之見解，殊未足以令人滿意。蓋此不啻若曰：英法二國亟應迅速取消前此對於墨索利尼侵略之反對，以便使義大利加入抵禦希忒拉野心之集團。吾人縱能認爲義或樂於接受此等好意；特德國則將更有理由聲明：彼國聯會員國家又在作包圍之計劃。英致希忒拉氏備忘錄中，對於德國希望和平之好意，業經加以承認，不過提出意見，請求德國保證其所言之確實而已。斯特萊薩陣線之恢復，即可視作希忒拉答覆之破壞，且拒絕不予德國以懷疑的恩惠也。

在某種情形之下，德國希望重入國聯。倘國聯於努力保全本身之頃而遽肯放棄其基本的原則，則德國自當於「避開此一團騙子」與「傲然俯就議席」兩條道路之間，加以選擇。然此非謂國聯必須保留制裁也。固有若干理由使之放棄制裁，彼縱放棄制裁，吾人切勿對國際威信發生嚴重之懷疑。國聯中之某數忠實信徒，因過於熱心之故，對於盟約竟不能照其最初制定時之原意而加以曲解。將國聯付諸刑事法庭而審判之，絕非吾人之所願。國聯之所以組成，乃在集合若干守法之國家於一團體。「制裁」一字雖便於大衆討論之用，若分而析之，其用法至不健全。此字在正式文件中從未一見，故至易使外交家政治家發生窘困。譴責侵略者之方式，尙未能有精密的發明。侵略者必須遭受病理檢查之事實，殊鮮充足之理由使全世界承認。因之國際間互相攻訐之事件屢屢發生，而國與國間之裂痕乃愈擴大。倘國聯在最初即能指示其會員一方作廢止武裝的論辯，另一方面却又極力企圖

繪結武力集團行爲之矛盾，則盟約之收效，或較其實際所表現者爲宏。義相墨索里尼於進據亞京高奏凱旋之後，曾宣稱今日之勝利，乃十四年前之舊計劃，此種聲明不曾使彼在日內瓦所發之議論變作誑語。然國聯中固無一會員能指明彼在造成一法西斯化的軍事陣綫。

英國意見正在企待政府對日內瓦方面之決定。英政府已經受盡批評，實則彼之情形較其反對者及批評者爲佳勝。彼已聲明彼將竭全力以堅固盟約，以拯國聯於失敗。照法律之觀點而言，取消制裁必俟國聯審查整個情形之後而決定，實至爲正當。義大利已聲明按照戰爭之權利，亞國已歸彼有。國聯於檢討事實之前，對此絕不能承認。純以兵力佔據敵人之首都，然後又從而聲明，並不足以作爲改易版圖之條件。亞皇縱然出走海外，亦不足以使亞比西尼亞之主權摧毀淨盡。墨索里尼顯然急欲獲得一迅速之決定，故不惜用盡種種方法以達其目的——始出之勸誘，繼之以恫嚇，然後復又作出阿媚之態度。彼首向國聯作送秋波之表示，此乃初次。設國聯不能善用其機，其愚孰甚？就歐洲之整個形式以觀，於德犯法境義能起而援救之希望，至不足恃。目下雖法國邊境正在多事之秋，然亦不足以改變此等信念。英國方面已恍然於前此政策之錯誤，而歐陸各國亦應開始覺悟言行必守忠信之重要。良以政治家生於今日，須注意於品格也。（西夷）

奧國政爭秘幕

Scandalous Phönix Wien

Time (The Weekly Newsmagazine), May 11, 1936

奧國的政局，近年來在內憂外患的夾攻之下，極感杌揑不安。尤其是奧內閣本身總理舒斯尼格（Kurt von Schuschnigg）和前副總理史泰倫堡（Prince Ernst Rüdiger von Starhemberg）的二頭政治也常常相互發生衝突，明爭暗鬥之烈，殊足駭人聽聞。最近奧國改組，史泰倫堡被擯而去；可是史氏的私人軍隊內衛團，仍有反對政府解除武裝之堅決表示，奧國內政前途，荆棘方多。「紐約時事周報」近載有一文，述及在奧閣改組前舒斯尼格和史泰倫堡的一幕鬥爭秘聞，茲特撮要加以介紹。

本年四月間奧總理舒斯尼格因事赴義大利，當時的副總理史泰倫堡乘機在維也納公開宣佈，說有一家猶太人開設的鳳凰人壽保險公司（Phoenix Life Insurance Co.）營業失敗，虧欠約達一萬五千萬奧先令，瀕於破產。史氏的目的，是想利用這事來煽動排猶事件，引起閣潮，他好乘機取舒斯尼格而代之。舒斯尼格回奧後，立即採取報復行動：一面宣佈奧國已實行徵兵制，史泰倫堡的私人軍隊內衛團應勒令解散；一面則着手調查鳳凰公司黑幕的眞相。

調查的結果，却發現了許多奧國的政界要人，都曾受過這家猶太保險公司的賄賂。該公司的經理柏令納（D. Wilhelm Berliner），曾以種種方法來賄賂當道的政治團體。至於賄款的多少，則以各該團體政治勢力之大小爲標準。試舉數例如下：

團體名	受賄數額（以一千奧先令爲單位）
猶太民族建國基金	五〇〇
奧國國社黨	四九四
農民聯合黨	一八二
內衛團	九五
奧正統派保皇黨	九
社會主義技術工團	三
舒斯尼格的天主教衛鋒團	二

此外該公司又以四十三萬奧先令來建築房屋，收容由德國逃出來的猶太人；又以一百另九萬八千奧先令來賄賂奧國各報紙，使勿與該公司爲難。

這一件祕案宣佈後，奧內閣鐵道部長樊哥茵（General Carl Vaugoin）立即被迫辭職。樊氏忠貞愛國，本爲人所共知，因此該猶太保險公司特聘他做董事長，以便借他的名字來掩飾一切，其實樊氏對於所有罪行，是都不知

道的。

此外對於史泰倫堡也有一個嚴重的打擊，這就是奧國旅行事務所（Tourist Bureau）主任斯脫拉費拉（Dr. Franz Georg Strafella）的去職。斯氏曾任鐵道部長，素同情於史泰倫堡和內衞團。以前維也納的「工人時報」（Arbeiter Zeitung）曾攻擊他侵吞公款，用以補助內衞團經費；這次因爲他也曾受到鳳凰公司的賄賂，所以在事將發以前，就出亡國外了。（丹楓）

遠東新聞檢查制

H. J. Timperley 著

Makers of Public Opinion in the Far East

Pacific Affairs June, 1936

外國駐華報紙及通信社記者由中國拍發電報郵寄通信，是幫助形成對於遠東輿論的重要因素。例如美聯社代表的報紙有一千三百家，其他通信社所代表的報紙也至爲廣汎。他們的報告，對於國際關係有好的影響，也有壞的影響。在中日兩國採訪新聞，情形雖然不同，但有若干問題則頗類似。兩國文字皆不容易學習，故新聞來源端賴當地繙譯譯述中日報紙，他們是否像外國記者客觀，不無疑問。救濟方法就是要給外國駐遠東記者一種學習語言的機會。但他們不願下這種工夫，因爲學會之後，不定是調到法國或阿根廷了。

外國記者在中日很難到內地去旅行。在中國由交通部所發的「收報後付費」之電報執照，全國之中只有五處可以這樣辦理。外國記者時常在一個地方得到新聞不能在當地拍發電報。在榆關戰役時候，中國就丟掉了向外國宣傳的良機。外國記者還有一種困難，那就是外交部的規章。外國記者都要向外交部情報司發記。請求書要貼上像片及領事證明文件。向交通部請發電報執照時須繳出登記證。若是一人兼幾個報的記者，這種手續都要一一作到。此舉目的顯在統制外國記者，以免他們對中國作惡意的宣傳。

外國記者還有一種最大的阻礙，就是檢查新聞。這在中國比較日本嚴厲。日本所檢查的是關於軍隊調動及軍艦巡行的新聞。有一例外，一九三四年溥儀就位時，日人禁止拍發新聞。不過這種消息滿可用快信寄到上海再轉郵歐美。這種辦法，很是笨拙，因爲這種新聞時間性並不重要。日本檢查新聞在新聞來源，因爲日本報紙本身已受嚴格的統制。凡是關於海陸軍的事情及逮捕共黨之類的消息就在禁止之列。日本的愛國團體也幫助官方統治新聞。

中國檢查向外國拍發的電報，非常嚴格，非常不一致。使外國記者不能找出一個遵循的原則。共黨的勝利，官方的失敗及要人的行踪，都是檢查者最感覺銳敏的事情。日方活躍的電報，遭受抑制，更不勝枚舉。去年華北事件，新聞的檢查背後顯然有日人操縱。至少有一次美國記者將中國官方發言人的正式聲明向外國拍發，使外國明瞭中國的態度，却被檢查員扣留了。中國的檢查新聞，時緩時緊。有時一種新聞在北平被扣，在上海却很容易發出。諸如此類的事情很多。中國新聞檢查員有時並且新聞字句加以删改了將「滿洲國」改爲「僞滿」等等。檢查新聞如果不賢明不澈底極易失去本來目的。這在外國在中國有領事裁判權，尤其如此。日本在上海與長崎設有專線，凡是日人都可拍發日文電報中國官方根本不能檢察。凡是親日歐美記者也可拍發日文電報到東京，由東京譯成英文再拍發到歐美。若用航空信寄到香港再拍發歐美，也可避免檢查。

中國對於外國記者拍發新聞的檢查，使他們不能報告正確的中國消息，挽救方法，端在中國官方。

上述是遠東消息向外國傳佈的客觀阻礙。還有一種困難，即是外國記者主觀見解。外國有許多半官通信社在遠東，如法國之哈瓦斯，德國之海洋，蘇俄之塔斯，他們的國家主義色彩，非常濃厚，他們由遠東向外拍發新聞電報，自然不會一致。日本的通信社，尤具有侵略性質。英國的發言人路透社，與外國在華商人很有關係。他們訂閱路透商電，所以路透利市三倍。美國的聯合社比較客觀。（季廉）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要

自二十五年六月三日起
至二十五年六月九日止

本週華北問題，無顯著發展，而粵桂方面，忽又聲稱抗日，單獨出兵。致謠諑繁興，國人疾首。日本通信社尤肆意推測，多所煽動，一若湘桂間之軍事將不可避免者。中央方面已決定提前召開二中全會解決一切對內對外大計吾人甚盼在任何方式下，能避免內戰之再起，庶一線國脈，不致動搖。尤望粵桂當局能體念國步維艱，勿以一時意氣，賭百年之國運。然奔走之使，顯已乏力，究竟演變至如何程度，下週當可揭開矣。走私問題，仍極嚴重，李滋羅斯在日之酬酢，殊可注意，然大體將仍爲求英日間之商務妥協。國民經濟建設運動本週已開始籌備，大約總會本月內即可成立。

國外大事法內閣改組，里昂伯倫正式登場，內閣組織一變，工潮旋亦平息，殊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巴拉斯丁糾紛仍未已，英義關係日趨接近，國聯大會已由阿根庭之要求，將提早召集，對義制裁之撤消問題，將爲惟一議題也。

國內

西南忽揭抗日旗幟

西南政委會及執行部二日忽發通電，表示抗日，同時粵桂將領亦於四日發電響應，請中央准予出兵，而桂軍即開始向湘境出動，中央方面力主和平，並已由蔣院長復電詳述國難之深，單獨行動之反足以誤國令仇我者快。囑派代表北來商洽一切。

蔣委員長覆電勸勉

自西南發出冬（二日）支（四日）兩電後，蔣委員長曾有陽（七日）電致陳濟棠，茲探錄該電大要如次：「兩粵軍民，痛心國難，志切禦侮，以一致救亡之決心，作慷慨請纓之表示。凡在國人，無不感奮。惟近日電訊紛傳，均謂已作單獨出動之準備，且有改立建制，調動部隊等傳聞。以中所見，敢斷言所傳之不確。今日救亡圖存，必以整個之國力，取一致之步驟。若籌策不定，而一隅獨標揭於先，則整個國家之尊嚴，即已喪失於國際之間。侮我者益肆其輕蔑，愛我者亦將爲扼腕。此就國家之立場言，知兄等必不忍以救國者而轉以降低國家之地位，減損對外之力量也。若以軍事原則言，任何軍事行動，凡於整個命令之下，協同動

作，方克有濟。證以國際戰事之史例，即在友軍地位，亦必事先有詳密之協商，而後臨事有切實之聯絡，乃能在整個策略之下，達成任務。凡此定理定則，兄等自所深知，若事先一未協商，而遽以出師相號召，知兄等又必不漠視此種軍事原則，而喪失吾國家軍人之立場也。況和戰爲黨國之大事，豈可不徵求於全體多數之意見，而賭民族永久之存亡於一時之奮興乎。近日道路紛傳，羣疑蠭起，不諒者甚至謂兩粵行動，果如外電所傳，是不啻以禦侮之名義，而適與侮我者以快心，以救亡之決心，而招致與救亡相反之結果。中深知兄赤忱爲國，必不致示人以分歧不一致之弱點。近日部隊徵調，切勿進入鄰省邊境。以啟內外之疑端，而妨整個之大計，並望推派負責人員來京，共同商決一切。國家處境如斯，當無瓦全之理，中央救亡決心，與兄等初無二致，諸兄之明，必能均見及此。掬誠奉達，請轉告德鄰（李宗仁）健生（白崇禧）諸兄爲盼。」

（附西南冬電）各地中央委員、南京各院部會，各省市黨部，各省政府，各綏靖主任，各總司令，各總指揮，各軍師旅長，海外各黨部，各華僑團體，各使領，各報館，各民衆團體均鑒。頃上中央黨部國民政府一電，文曰：連日報載日人侵我無厭，一面作大規模之走私，一面增兵平津，經濟侵略，武力侵略，同時邁進。瞻念前途，殷憂曷極。屬部屬會等，以爲今日已屆生死關頭，惟抵抗足以圖存；除全國一致奮起，與敵作殊死戰外，則民族別無出路。在昔我中央嘗依賴國聯，而國聯之助我如何。嘗屈辱××，而××之效果如何。今敵人又加緊侵略矣，中央忍辱負重之苦心，國民非不諒解。惟和必有方，忍必有期。長此因循，則敵人無饜之求，日甚一日。得隴望蜀，豈有窮期。嗚呼！九一八之創痕未復，一二八之腥血猶存，遼吉黑熱四省之同胞，陷於敵人鐵蹄之下，已逾五載，今平津又將繼之矣。昔人有言，以地事敵，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國家之土地，先民所遺留，亦民族所託命，舉以資敵，寧異自殺。屬部屬會，以爲黃河以北，寸土不容與人。切冀中樞毅然決然，從事抗戰，用以至誠，籲請鈞府鈞部，領導全國矢抵抗之決心，爭最後之一着。國家不亡，公理不誣，則奮起景從者，必不僅屬部屬會也。時不我待，惟實利圖之，迫切陳詞，佇候明教，等語。時危勢亟，敝部等認爲非立即對日抗戰，國家必無以求生，用矢決心，共相效命，尙乞一致主張，即行督促中樞領導全國從事抗日。黨國幸甚，民族幸甚，臨電無任迫切之至。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西南執行部，國民政府西南政務委員會叩冬。

（又西南支電）南京中央黨部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廣州西南執行部西南政務委員會鈞鑒，奉讀中央執行委員會西南執行部，國民政府西南政務委員會冬電，忠肝義胆，炳若日星。凡有血氣，莫不感奮。自九一八以還，日人挾其暴力，蔑視一切國際信義與條約，掠奪我土地，虔劉我國民，侵略我主權，危害我國家，侮辱我民族，亦既五年矣。我政府隱忍委曲，冀欲蒙亘古未有之恥辱，求萬一或得之和平；詎知愈忍辱敵愈凶狂；我愈和平，敵愈侵逼，馴至受威脅而成之淞滬協定，塘沽協定，「何梅協定」，俱不足以饜敵人之苛求，今則遼吉黑熱四省，與冀東之失地未復，而敵又以進兵平津走私華北聞矣！嗚呼，寇氛既陷於腹心，亡禍已迫於眉睫，舍奮起抗戰外，實無他途，濟棠宗仁等暨全體將士，分屬軍人，天職所在，厥爲捍衛國土，保障生民。今敵人得寸進尺，實逼處此，唯有依從鈞部會之主張，爲國家雪瀕年屈辱之恥，爲民族爭一線生存之機。用特電懇鈞部鈞會，迅予改頒軍號，明令屬部北上抗日，赴湯蹈火，所不敢辭，衆志成城，定操勝算，臨電無任悲憤待命之至。總司令陳濟棠，李宗仁，副總司令白崇禧，總參謀長李品仙，參謀長張任民，軍長余漢謀，張達，李揚敬，廖磊，夏威，副軍長李振球，李漢魂，黃延楨，韋雲淞，周祖晃，師長繆培南，黃任寰，莫希德，葉肇，張瑞貴，巫劍雄，李振良，黃贊文，王質斌，空軍司令黃光銳，海軍司令張之英，要塞司令李潔芝，綏靖委員陳章甫，范德星，李漢魂等全叩支印。

二中全會 提前召集

蔣副主席八日晨在中央紀念週報告，原詞如次：「主席，各位同志，剛纔聽到居先生報告此次赴

粵致祭胡先生並唁慰胡先生家屬的經過，大家心裏一定覺得很傷感。胡先生的逝世，實在是本黨失去一位領導者，本來兩粵與中央並沒有多少隔閡。中央數年以來，始終秉集中國力的方針，苦心以謀團結之增進，在胡先生逝世以後，中央認定格外要體胡先生救國的苦心，對於在兩廣各位同志的意見和政治主張，必須儘量的容納。也相信在兩粵的同志，必能够體察胡先生的遺志，進一步的實現團結，以增加我們一致的力量，完成我們救國的志願，這是中央最近對於兩廣至誠的態度，不過胡先生剛剛逝世，大家心裏都非常哀痛，決沒有心情再來商量喪祭以外的別的問題。所以此次居先生和幾位同志赴粵的時候，中央就決定單純爲弔祭及唁慰家屬而往，並商量胡先生國葬的辦法。在胡先生喪事未辦理完妥以前，不談黨務上與政治上的許多事情，這不但在情理上應如此，在我們中國的禮儀精神上來說，喪禮祭禮，必須至誠專一，盡哀盡敬，實在也不應該在胡先生新喪之際，大家正在辦理喪祭的時候，來談這些事。何况國難已到這般地步，以後只要可以團結救國，大家一切的意見，無不可以化除，任何事情，都可以開誠商討，擇善而從，也不必急於求得解決。所以此次中央推派八位委員到粵致祭，公私宴會，一概謝絕，更沒有商談黨政問題。不料外面猜測紛紛，竟有什麼中央向兩廣提出五項條件等等謠言。這種謠言，全無根據；說這種話或是聽信這種話的人，根本就沒有常識。我還可以斷定這種話完全不是中國人所說，只有不明中國的人情歷史和中國民族的禮教精神的外國人，纔會隨便造這種謠言，來作挑撥離間的材料。最近一週以來，各方面的謠言格外多。尤其是日本同盟社所發的消息格外離奇，說兩廣要單獨抗日救國，組織軍政府，出兵北上，並且現在已經出兵到了鄰省的某某地方。而其他外國的新聞電訊社也輾轉傳播，不一其詞，甚至還有推測兩廣出兵，不過是假抗日的名義，事實上是聯日，其目的在推翻中央。諸如此類的謠言，很多很多。現在兩廣的情形究竟是怎樣，我們還不十分明瞭。但我們相信中央和兩廣救國的精神是一致的，兩廣同志對於救國必先團結，以及分歧不能救國的認識，必與中央的看法相同的。不但外字報紙種種誣蔑他們的話，我們決不能輕信，就是說他們已準備單獨出動，我們根據常理來判斷，也認爲絕不可信，無論那一個國家，在決定對外關係的時候，其步驟必然是舉國一致的，其行動必須是整個的，只能聽一個中央政府的命令，尤其和戰的問題，是關係整個國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必須由中央斟酌實際的情形來決定，而且要中央全體同志來決定，決不是那一個地方政府或那幾個軍人單獨主張就可以單獨出動，這樣不但不是爲國家謀福利，而且還會喪失國家的人格，減少國家的力量，以加重國難的程度，兩廣的同志同是中華民國的國民，而且都是本黨很有歷史的黨員，一定不會如此，所以我們對於最近的種種謠言都一概置之不信，自從去年五全大會以後，中央的外交方針，已經明白決定，宣示全國。中央這半年以來，一切外交內政，完全是遵照五全大會的決議案來做，決議案最主要的話，就是「和平未到完全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亦決不輕言犧牲，」現在外交的情形，究竟已到了什麼階段，是不是和平已經絕望國家已至非放棄和平不可的情勢，究竟應該採取何種方法來應付當前的事勢，這些問題，決不是一兩個人可以隨便判斷的，更不是少數人憑主觀的見解，所能輕易決定的，一個國家根本大計的決定，絕不是倉卒草率的事，不但我們任何個人，不敢將國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隨便決定，就是中央常會所有負責的同志，也不敢隨便來斷定。所以我們根據常識來推理，兩廣方面此時表示迫切的意見則有之，若說已經有如何行動，我認爲多不可信。以上是說明外間謠諑紛紜，都不可信的理由，在中央所正式接到的，祇有從兩廣發出的兩個電報，中央對於他們的意見，當然很重視。本來我們中央全體會議，照規定每半年應該舉行一次，國家一切施政方針，及實施情況，都應該在全會中有報告和討論。現在中央同人準備，就在常會提議召開中央第二次全體會議，使大家對現在國家的情勢，加一番精詳的審察，對政府半年來的

設施，有一番切實的考查，對以後的方針，有一個決定和指示，在此國難嚴重的時期，這個會議關係國家前途甚爲重要，兩廣一般同志，關心國家安危，異常殷切，一定能踴躍參加，共決大計。總之，我相信兩廣決不會脫離中央，單獨對外，亦決不會假外交之名義，作內爭之口實，在這個艱難困苦的時期，每一個有良心的國民怎樣想，我相信兩廣的同志一定也怎樣想。現在謠諑紛紜，兄弟可以告訴大家，並告訴一般國民的我們革命的過程中，也不知經過多少次內外夾攻中的苦鬥，現在一般國民，對於革命救國的認識，日趨於普遍一致，我們革命的基礎，已經穩固，中央無論如何，必能秉一貫的信心和方針，提挈全國國民，來保障民族的生存。只要全國人民對國家當前情勢，有正確的認識，不爲浮言與謠諑所惑，一心一德，堅定不移，必能解除國難，復興民族，這是兄弟今天要向各位同志報告，並且可以安慰我們全國同胞的一點意思。

馮副委長闢謠談話

馮玉祥五日關於日來外電謠傳及華北問題與走私問題，發表談話如下：近日外報所載同盟社中央與西南將發生戰事之消息，純係別有用意的挑撥造謠。我在中央熟知中央決無向西南提出所謂五條件之事。兩廣周圍各省的中央軍隊，早已陸續他調，所謂以三十五萬軍隊進攻兩廣云云，實爲可笑的無稽之談。同時兩廣當局與中央關係，日在親密進步之中，即使對於救亡圖存之步驟，容有輕重緩急之差異，然均能以有利於國家民族之觀點，開誠商討，所以在目前國難日趨嚴重的情勢下，無論中央或西南，均不能亦不願發生自相殘殺的內戰。那些外來的謠言，本其一貫政策，要有計劃地製造中央與各省之對立，各省與各省之對立，以至每一省內每一個人之互相對立，使我國變成分崩離析不斷內戰的局面，從而轉移國內外之反對侵略者的注意，同時又可以不費一槍一彈以逞其野心，把這種謠言和華北近日的事情，對照的研究一下，對於這謠言的發生，就可以洞悉其用意之所在了，而其企圖破壞我國國難中新生之力量，尤不難明瞭，我絕對相信，只有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團結得如同一家人一樣，集中力量，作艱苦的奮鬥，才可以得到救亡圖存的最後勝利，說到華北，因爲侵略者一步步的進攻，其危險程度，自然也一天天的嚴重，這是不必諱言的事，然而我們決不可有華北已經滅亡的錯誤認識，事實上自去年十一月以來，華北還是在艱苦中保持着，我們要知道我們的對策，只有官民團結一致，我們能團結一分，就是增一分救亡的力量，如果全國上下由此更進而堅強團結救亡的信仰，從精神上物質上一步步的嚴緊我們民族壁壘，整齊我們奮鬥步調，都有最偉大的最光明的勝利的前途，關於大規模的走私問題，實在已不屬於一般的所謂走私的範圍與意義，所以我們現在一方面切盼各級機關嚴厲執行偷漏關稅及各種走私的懲治條例，另一方面，更希望全國人民自覺的起來，查緝私貨，抵制私貨，努力鞏固我國經濟壁壘，務使私貨根本絕跡於國內，並應以最大的實力，以保護國營產業，勿令我們的國民經濟受到絲毫的損傷，這是我們整個民族的生命線，大家應聯合起來，保護這生命線，強固這生命線。

桂軍確已開入湘境

據路透社消息，連日廣州到有自稱爲川滇黔湘省代表者若干人，赴陳濟棠私宅會商，陳向彼等解釋西南對南京日本之態度。此輩代表之資格，未悉其詳，但衆皆以爲此輩必多屬舊政府時代失勢之軍界領袖，希圖乘機而起，以謀其私利者。惟據消息靈通觀察家之意見，各省長官，亦必大多數堅決擁護中央，不致在任何情勢中攜貳也。又據南寧消息，桂軍司令部已下桂軍動員令。桂軍之第十五，四十二，四十三與四十四之四師，刻正集中於祁陽。（距永州二十五哩，）桂軍先鋒隊前傳已開到永州，據稱如中央軍阻止前進，則第十五師將首與接戰，然後其餘三師即將迅速推進，協助第十五師進攻，又傳第四集團軍秘書長潘宜之，高等顧問王乃昌，於八日由港搭青島丸赴大連轉長春，又冀察政委會外交委會主席陳中孚，已南來與李宗仁白崇禧有所商洽。陳五月二十

九日離平，繞道大連長春東京而赴廣州。粵紙幣危機之日趨惡化，及粵當局之從事激烈的抗日宣傳運動，致西南抗日軍聲浪所引起之不安局勢，益見搖動。桂方將領雖反復聲明彼等之主戰情感，而此間許多華人觀察家對於桂方與日本間是否有深仇存在一點，仍為懷疑，衆謂桂方嘗聘有日本顧問，就現時所探悉，各顧問仍在桂服務。桂方並曾屢向日本購買水泥，飛機，機器，子彈等物。又日本在中國他處，輒藉口細故提出抗議，今在過去數星期中，西南方面抗日之態度，不為不激烈，而日本反寂然不發一言，此點亦堪注意者也。此間人士咸信粵省對於日前之運動，確抱冷靜態度，但因與桂方之友好與接界關係，遂被牽入，故信此次鬥爭，終必變成純粹寧桂兩方之事件，粵省不過立於後方以觀望耳。

平津方面謠言仍熾

因西南事件之波動，致平津益呈不安，蓋無知漢奸，多有乘機思動者，平津學生連日作擴大宣傳，尚未受意外干涉。

冀察當局決定苦撐

冀察當局表明對時局態度後，平津謠言雖熾，而人心均安定，關於外交進行，當局亦決本和平態度向前苦撐，但一切均在中日互惠互相尊重主權原則下做去，凡有損我主權則不能合作。冀察政委會委員長宋哲元領導下之二十九軍幹部團結頗為一致，外間謠言顯有離間之作用，並不足信，宋近以冀察政務繁忙，現環境下之冀察當局尤應努力振作，以解除民衆之痛苦，而打破冀察當前之難關，對於陣容上將另有一番新的佈置，內部已有所討論擬定，津市長蕭振瀛原擬調任冀察政委會辦公所主任職，協助宋氏統籌全局，嗣因外間謠言繁興，蕭遂奉宋面諭，即日返津主持政務，故調任辦公所主任說將稍緩實行，以息謠諑。外交部亞洲司司長高宗武到平後，連日與此間當局晤面，對地方情況大致明瞭，故擬於本週返京。

今井談日方之態度

日使館武官今井武夫談：近日平津謠言甚熾，如南苑將駐日軍，廿九軍南調，日有各要人家眷多已離平回籍等說，實則均係無稽之談。謠言雖無根據，但一般不明眞象者，多被迷惑。如學生反對二十九軍南調，實行罷課，即為一例，近兩日謠言漸息，人心亦稍安定，總之，日在華北增兵純係保僑。對華北態度，仍與從前一樣，絕不輕易變更，望大家勿慮。日兵被英兵擊斃事，現仍在交涉中。津炸車案眞象尚未判明，茲正調查中，田代司令官二十日後可來平，松室少將最近將回國說未有所聞。

許大使訪川越懇談

據同盟社電：新任駐華大使川越茂近將首途赴任，而中央部亦在協議商榷各具體的對華政策之實行，故該大使赴任後之活躍實堪期待，且前日歸國之須磨南京總領事，亦已將當地之情勢，向有田外相詳細報告，一方並與川越大使接洽種種，隨軍當局亦因有保持緊密聯絡之必要，故該總領事於四日下午至陸軍省訪問磯谷軍務局長，並有軍事課員列席，對諸懸案報告種種後方辭出。許世英於四日午後三時半至外務省訪晤新任駐華大使川越，述及就任大使表示慶賀之意，旋經懇談良久，至四時乃辭出，又據外交界息，日本新任駐華大使川越茂定十六日起程來華履新，按川越原定本月二十日啟行來華，今特提早行期。

平津學生救國運動

此次因日本增兵華北所引起之平津學生運動，自天津首先發動之後，平市即風湧繼之而起，刻正與各界聯絡醞釀中，此次事態發生，學生方面，態度秩序均有良好表現，學校與地方當局均持同情維護態度，確可謂為一心對外矣。當上月底日本實行增兵華北時，時局驟形嚴重，華北民衆無不憤懣，津市學生因環境關係，所受痛苦尤甚，爰於第二批日軍開到之前，即實行發動。平市學生救國聯合會於接得津方示威消息後，當召開緊急會議，決定響應辦法，所有各校學生皆

論表示，概以要求各界一致聯合對外爲唯一信仰中心。對內於任何方面，毫無指摘與不滿意向，但求有利於團結圖存，一切皆可不問。以此不特各學校內部向存左右之爭門戶之見，此次至少就目前言概未發生，地方當局自宋委員長以下，除一致存心維護外，未聞有其他煩言，此眞可謂近年來之稀有現象。各校學生除對內爲愛惜時間，充實能力，盡量從事各種座談會講演會及時勢與學術討論種種活動外，對外加緊從事宣傳，並與各界聯絡，連日各校宣傳隊宣傳結果，據今日學聯會在燕京大學招待新聞記者報告，成績均極佳良，尤以二十九軍官長士兵之同情堅決表示使人滿意欽佩。學聯方面，曾致函宋委員長請其贊助保護，並函蔣夢麟胡適等請其參與合作，如無意外阻礙發生，大規範示威遊行運動不久當可有秩序的實現。便衣日本人常入北平各校，視探動靜，搜索文字標語，師大學生自治會所貼佈告一度爲日人入校揭去，北大匯文等校均相繼有日人入校視査。

國民經濟建設運動

蔣委員長三日通電，發起設立國民經濟建設運動委員會，並頒發該會總章，茲錄如次：（銜略）近年以來，災禍迭乘，國民經濟之危機，日增嚴重，苟不努力從事建設，實無以救亡圖存，而欲完成此項工作，非舉國人士急起直追，羣策羣力，實行推動，亦斷難迅速奏效，故實行國民經濟建設運動，實爲全國國民致力於國民經濟建設之基本途徑，其推動實施之項目，中正曾於上年八月九日通電各省，本年元旦廣播講演，撮其概要，昭示國人，卑無高論，期在易行，爰本斯旨，特制定國民經濟建設運動委員會總章，規定於南京設置總會，由中正自任會長，於各省及直轄市設置分會，於各縣設置支會，俾中央與地方政府及人民之間，呼應一體，合作運動，以發揮民族生產之能力，以奠定民族復興之基礎，國家前途，庶幾有豸，除在實業部內設置總會籌備委員會，並指定孔副院長，吳部長，翁祕書長爲籌備委員，以吳部長爲主任籌備委員外，所有各分支會，應即由各省政府主席，各直轄市市長，及行政督察專員，或縣長，派定籌備人員，並指定各省建設廳長或相當人員爲主任籌備委員，以期同時設置，迅赴事功，有厚望焉。

該會總章

（一）本會以中央地方官民一致合作運動，協助政府，倡導社會發展經濟建設事業爲宗旨。（二）本會設總會於南京，設分會於各省及各直轄市，設支會於各縣。（三）本會辦理左列各項事務：（甲）協助推行中央及地方政府經濟建設計畫。（乙）倡導社會各種經濟建設事業。（丙）培養訓練及介紹各種經濟建設人材。（丁）研究發展全國農工副業及地方特殊產品。（戊）倡導節約，推行國貨，上項事務，隨其性質分定施行，規程由總分支會分工合作。（四）總會以中央行政領袖爲會長，委員由會長指派或聘任之，分會以省政府主席或市長爲會長，委員由分會會長指派或聘任之。支會以專員或縣長爲會長，委員由支會會長指派或聘任之，總會委員得兼充分會及支會委員。（五）總會經費由中央政府籌撥，分會經費由省市政府籌撥，支會經費由縣政府籌撥。（六）總分支會各種辦事章程，由總會會長制定或核准之。（七）本總章有修改時，由總會會長徵集委員之意見行之。

李滋羅斯在日活動

李滋羅斯因華北走私，影響英國在遠東之商務，特於上週離滬赴日，三日到達東京，曾先後訪晤有田馬場及日金融工商界人物，談話迄尚無結果。

與日外相晤談

李滋羅斯氏於九日午後三時與駐日英國大使克萊武同道至外相官邸，訪外相有田，堀內亦參加談論，達二小時，至午後五時告畢。茲將其問答錄於左：

一般問題 （有）考察中國情形告竣在歸國以前，特訪日本與我朝野人士會談，余認爲在增進日英間之諒解上，此乃最合時宜之事也。（李）關於余之使命，頗受日本朝野人士之各傾誤會，實爲遺憾，余在華活動，非僅爲英國謀利益，蓋以中國恢復經濟一般民衆之購買力，卽有增加英，日，美，及其他與中國有關係之各國，亦必獲得經濟上之利益。

改革幣制問題 （李）白銀國有之中國幣制改革，自去年十一月實施以來，漸次順暢，得以發展，余認爲縱令無外國之援助，亦能以其自力維持該項制度，（有）自今日之情勢觀之，或能作上項樂觀的觀察亦未可知，但將來究竟能否維持現有制度，當屬疑問。

對華經濟援助問題 （有）對華經濟援助因與中國政情之安定有密接關係，非慎重考慮不可，以外國資本而經營中國鐵道，究竟是否具有任何程度之經濟確實性，倘不加以具體檢討，當不可斷定。（李）對於中央銀行問題尊見如何，願承敎言。（有）該項趣旨，余亦同感，但對華經濟援助，在國內與國際尤其對於日本政治上之安定，當有作爲前提之必要。

走私問題 （有）中國國內事情之走私事件，余覺其中必有所以發生之原因在，余聞中國並不僅華北爲然，卽華南方面亦行使多量走私，英國政府對此作何想像。（李）此係廣東情形，但廣東海關之某種進口稅率，實與南京政府間訂有確切之規定云。

日方觀點不同

據同盟社東京電：李滋羅斯日來與磯谷軍局務長及財界巨頭等人會見日本政府所得之印象，認爲李氏尙未完全正當認識。故彼此在認識上尙不無相當之隔閡。李氏以爲對華行使財政援助，倘使財界安定，則非獨英國有利，日本亦受其益。蓋將中國問題僅由經濟上之見地而處理之以爲卽足以濟事，但日本政府則由東亞之中日特殊關係上觀察，認爲「中國依賴歐美」此項主義當有淸算之必要，茲聞其觀察情形如左：

假令英國援助中國財政，縱然提議共同借款，倘中國在政治上未曾表示願與日本提攜之熱誠，則日本斷不能應允，日本政府之觀點，認爲英國對華以日英共同借款及粵漢鐵路爲基本，而擴充鐵道網，以圖商業之進展，藉以維持既得之權益，同時抱有擴大之希望，拭目以待其機會之到來，但中國對於東亞現狀既未覺悟，則共同援助財政，結局徒使英國在經濟上獲利，而日本僅作守門犬之勤務，在情勢上不無此種憂慮也。

日本政府上項之見解，至爲鞏固，故對華共同援助財政案，當以政治上之考慮爲先決問題，在英國本身言之不過具有第二次之利害關係而已，對華則欲求得日英之協調，而對於日澳，日埃通商交涉，及其他本國殖民地屬領等處之經濟問題，毫未表示與日本謀協調之事實，可見對於日本在東亞之地位，英國方面尙屬認識不足，故日本政府在今後一切機會，當決定其根本態度如左：

（一）日本對華利害與英國大不相同，須知此乃日本之死活問題。

（二）日本在東亞之特殊地位，未經充份認識，而侈談協調，須知結局當終於不可能。

上項主張至爲堅決，將李滋羅斯氏之對日認識再行加以糾正，希望在此新認識之下，樹立英國對華政策，日方意見似已趨於一致矣。



法國新閣已告成立

法國第十六屆衆院於本月一日成立後，薩勞內閣卽於四日向總統頓伯倫提出辭呈，而由總統委託本屆議會中第一黨（正統派社會黨）領袖

里昂伯倫組織新閣，即於同日成立。新內閣之組織與歷屆內閣大不相同，各部署分為七大系，並另設五專門委員會，條理井然。法新閣成立後，當前卽遇二大難關：其一為法郎貶值謠傳甚囂塵上，法國存金不絕外流；其二為法國罷工風潮蔓延全國。關於第一項問題，至今尙未有具體解決辦法；關於罷工風潮，則經新總理里昂伯倫等努力調解，已獲圓滿結果矣。

法國新內閣之組織　法國新閣組織，各部署分七大系，另設五專門委員會，茲列表明之如下：

(一)國務總理下設不管部閣員三人，國務院幫辦二人，秘書長一人：

國務總理　里昂伯倫　（正統派社會黨主席）
不管部閣員　蕭丹　（急進社會黨參議員前總理）
　孚爾　（正統派社會黨秘書長）
　維沃萊鋭　（急進社會黨參議員）
國務院幫辦　陶爾謨　（正統派社會黨衆議員）
　特德桑　（急進社會黨衆議員）
國務院秘書長　摩歇　（正統派社會黨衆議員）

(二)國務協理兼國防總長，下設陸軍、海軍、航空三部：

國務協理兼國防總長陸軍部長　戴拉德　（急進社會黨主席前總理）
海軍部長　茄斯尼　（急進社會黨參議員）
航空部長　谷特　（急進社會黨衆議員前航空部長）
陸軍部次長兼海軍部次長　勃朗旭　（正統派社會黨衆議員）

(三)普通行政，卽內務司法教育三部，教育部下設先烈遺族事務署，專門教育署，科學研究署：

內務部長　薩朗格羅　（正統派社會黨衆議員現任利爾城市長）
內務部次長　奧波　（急進社會黨衆議員）
司法部長　路卡　（急進社會黨衆議員）
教育部長　才約翰　（急進社會黨衆議員前任國務院秘書）
先烈遺族事務署長　勃倫斯維克夫人
專門教育署長　朱理安　（急進社會黨衆議員）
科學研究署長　喬禮沃居禮夫人

(四)外交與海外事務，卽外交部殖民部非洲事務署：

外交部長　台爾博斯　（急進社會黨衆議員前任司法部長）
外交部次長　魏耶諾　（共和社會聯合黨衆議員）
殖民部長　摩戴　（正統派社會黨衆議員）

(五)財務國債行政，卽財政恩給兩部：

財政部長　奧列沃爾　（正統派社會黨衆議員）
恩給部長　李維埃爾　（正統派社會黨衆議員）

(六)國民經濟行政，卽國民經濟、公共工程、商業、農業、郵電五部，與「礦務電力燃料水利」商船兩署：

國民經濟部長　史比那斯　（正統派社會黨衆議員）
公共工程部長　勃杜斯　（正統派社會黨衆議員）
商業部長　巴斯的特　（急進社會黨衆議員）
農業部長　莫訥　（正統派社會黨衆議員）
農業部次長　廖推　（急進社會黨衆議員）
郵電部長　雅第利　（正統派社會黨衆議員）
礦務電力燃料水利署長　賴瑪第　（正統派社會黨衆議員）
商船署長　達梭　（正統派社會黨衆議員）

(七)社會聯帶關係行政，卽勞工、公共衞生兩部，慈幼署與「體育公餘

組織」云：

勞工部長　**勒龍**　**（正統派社會黨衆議員）**

公共衛生部長　薩利愛　（正統派社會黨衆議員）

慈幼署長　勒柯爾夫人

新內閣另設**五閣員委員會**，共名稱如下：

（一）國防委員會，以國務協理兼國防總長**陸軍部長戴拉德爲主席**；

（二）普通行政委員會，以內務部長薩朗格羅爲主席；

（三）國民經濟委員會，以國民經濟部長史比那斯爲主席；

（四）外交委員會，以外交部長台爾博斯爲主席；

（五）社會聯帶關係委員會，以勞工部長勒龍爲主席。

新閣宣佈施政方針

新內閣於五日午後五時在馬第雄大廈舉行首次閣議，總理里昂伯倫將所擬內閣施政宣言書提出討論，當經一致通過。次日午後又由里昂伯倫親在衆院宣讀內閣大政方針宣言書，同時協理戴拉德則在參議院宣讀。其大要如次：「關於內政，內閣已決定迅速有所舉動，俾在精神物質上着手改革，以副全民族之望。並準備在下星期中，即向參衆兩院提出法律案，請其立即提付表決。此項法律案，共分（一）大赦政治犯，（二）實施每週四十小時工作制，（三）工會得代表工人與資方簽訂工作合同，（四）工人每年休假一星期，工資照給，（五）大規模公共工程計劃，（六）軍事工業收歸國有，（七）改組法蘭西銀行，（八）修正若干種代法律命令。」此外整個賦稅制度，亦當加以修正，俾生產與商務得以加緊工作，經濟得以復興。「要之，內閣業已決定在全部行政機關中，恢復並保存眞正共和精神。」至於國家財政狀況，則財政部長奧利沃爾當於數日之內，將經濟財政眞實情形，報告全國國民。關於外交，法國民族當與世界各國共同致力於和平，「以爲和平與國際法國際契約之受尊重，諾言之當實踐，實乃互相爲用；并熱望集體安全機構組織完成之後，世界各國即可中止軍備競爭」云。同時總理里昂伯倫又在衆議院發表宣言，略謂法國財政實在狀況，內閣當於下星期內宣布。但不論何項支出，內閣決不在幣制上有何行動，以資挹注。「良以法國儘可推行大規模信用政策，初不必乞靈於貨幣貶值。」里氏嗣述及罷工風潮，謂其原因不外（一）失業問題，（二）工資低廉，（三）勞工供求情形今昔不同。其結論則要求全國人民團結一致，互相諒解，爲政府後盾。並宣布國聯大會本月底在日內瓦開會之前，內閣當向衆議院說明所採外交政策云。里氏詞畢，衆議院即以三百八十四票對二百十票通過信任政府案。

法國工潮已告解決

法國罷工風潮，始於京城附近冶金工人。先是京城一帶各冶金廠工人，向廠主提出要求，大要如下：（一）每年休假兩星期，假期內工資照給；（二）實行每週四十小時工作制度；（三）增加工資；（四）各工廠工人之工作合同，應由所屬工會代表與資方締結，以資劃一。因結果未獲圓滿答復，突自五月二十六日清晨起罷工。並盤據各廠，拒不外出。蓋以各工廠往時遇有工潮，往往雇用失業工人，代替罷工工人，藉以破壞罷工運動；此次各冶金廠工人爲防止此類情事起見。爰乃決定留廠不去。旋經勞資雙方談判結果，至本月一日工潮已有結束之望；不料至二日午後，又呈復熾之勢。且由冶金業蔓延至化學工業及其他各業，勢如野火。瞬及全國。至本月三日，綜計京城一帶罷工工人有十萬人之多，全國各處則有三十五萬人之譜，幾有不可收拾之象。及里昂伯倫新閣組織成立後，里氏即於七日要求聯合總工會與僱主聯合會立即開始接洽，覓求復工條件，聯合總工會與僱主聯合會雙方代表，於是日午後開會討論，里昂伯倫親自出席，壓迫資方讓步，卒於八日晨一時，簽訂協定，內容規定下開各點：（一）關於工人加入工會之權利；（二）關於各廠作場工人，有推舉代表（與雇主接洽一切問題）之權利；（三）關於各工廠復工條件；（四）關於實施每週四十小時工作制事宜；（五）關於每年休假一星期，工資照給之辦法；（六）關於

工作合同應由工會代表工人與資方簽訂事宜。至於增加工資辦法，則規定增加百分之七至十五不等。此外各廠主對於罷工工人概不追究。此項協定雖尚須提交各業工會分別核准，但各工廠一俟佈置就緒，即當及早復工。此項協定簽字後，外省工人，雖尚有繼續罷工者，但已有妥洽之途徑。軒然大波，已告一段落，誠里昂伯倫之一大勝利也。

國聯大會提前召集

義亞問題，本週無甚重要發展。惟阿根廷國前曾要求國聯提早召開大會，討論（一）對義制裁問題，（二）宣布不承認義國兼併亞國，（三）修改國聯盟約問題。該國代表格那齊，又於二日訪問國聯秘書長愛文諾，正式提出照會，要求提早召集大會。大要謂國聯會係以平等原則爲基礎，故各項重要問題，如義亞爭端之類，應由全體會員國會同討論。愛文諾接得照會之後，即與大會主席即捷克大總統貝奈斯暨行政院主席即英外相艾頓洽商此事。並與他國政府作非正式之接洽。旋經決定國聯大會，應提早於本月三十日召集；至原定十六日召集之行政院會議，則延至二十六日舉行云。

英義關係漸趨接近

本週國際關係，有一點特別值得注意者，即英義關係，漸有接近之趨勢是也。義國方面，雖有陳兵北境恫嚇國聯及與德國締結密約以要脅取銷制裁辦法等等謠傳，但均經義國當局正式否認。且據羅馬一般人士觀察，義國政府現在所採對外態度，極爲審慎。任何行動，凡足使人懷抱印象，以義國對於參加制裁各國係採威脅政策者，無不竭力避免。例如軍事演習，去年係在鄰近奧國邊境之波爾柴諾地方舉行，而今年則改在那波利港與巴利港（亞德利亞海岸）舉行，即其明證。且義國各報，對於英國向多猛烈加以攻擊，近自該國前外相賀爾爵士繼任海軍大臣後，此種論調，幾已絕響，其於法國新內閣，亦頗表同情云。此在英國方面，亦有同樣空氣，據傳英國當局現擬一遇機會，即將英義兩國關係設法加以改善。此項願望，自聖靈降臨節（五月三十一日）國會休會以來，益趨顯明。關於此事，英義兩國政府現正交換意見，英閣並希望義國方面即能發表一種宣言，藉知該國究在何種範圍之內，允與國聯會相合作云。又出亡國外之亞皇，已於本月三日行抵倫敦。英京人士，雖不乏歡迎之熱誠，但英政府對之則殊冷淡。據亞皇左右表示，謂皇將於最近離英赴瑞士，但不擬出席國聯會議云。

義奧兩國首揆晤面

奧總理舒斯尼格，突於一日離維也納赴義。並於五日與義相墨索里尼在義國加米那達墨氏別墅中討論中歐事件，歷時頗久。據公報宣稱兩政治家會談，歷二小時之久，極爲和諧；後乃同進午餐，餐畢，雖有雷雨，舒氏仍乘飛機飛赴威尼斯。舒氏旋已於六日飛返維也納。惟關於二人談話內容詳情，義奧兩國均嚴守祕密。或傳與奧國內政有關，即對於舒斯尼格最近改組內閣之舉要求墨索里尼諒解；或傳與哈布斯堡皇室復辟事有關；或傳墨索里尼擬居間調整德奧關係。衆說紛紛，要皆揣測之辭，未足據以判斷，但有一事似確實不移者，即墨索里尼對於維持奧國主權完整之觀念，始終不變是也。在此奧國哈布斯堡皇室復辟聲中，小協商三國元首，突在羅京集會。捷克總統貝奈斯及南斯拉夫攝政保祿親王，乘羅馬尼亞國王加洛爾登極六周紀念，前往羅京道賀，於六日午後舉行首次政治會議，當經議決小協商三國外交部長前於去年八月五日所宣布之政策，今後仍當信守勿渝。此項政策即（一）反對哈布斯堡皇室復辟，（二）凡企圖修改多瑙河流域現行疆界者，小協商三國決以武力對付之是也。此外三國元首又決定對於羅迦諾一案當與英法兩國採取同樣態度；對於義亞爭端，三國當恪守國聯會之決議，而不擬有何發動；對於改革

國聯會之議，則任何辦法，凡足以妨害各國平等之原則者，均爲小協商三國所堅決反對云。

巴勒斯丁亂事未已

巴勒斯丁阿剌伯人排猶風潮，發生已久，且漸帶有仇英氣息。阿族罷工罷市，歷久不衰，據本月六日耶路撒冷電訊，阿剌伯中央罷工委員會決定擴大其總罷工運動，致巴勒斯丁大局之無希望，從未有如今日之甚者。當局雖頒佈新緊急條例，但阿剌伯人已有其他新計畫，企圖引起其他重要業務亦加入罷工，此項舉動將有更嚴重之發展。罷工領袖之態度仍極强硬。政府則堅持須阿人停止罷工與地方安寧恢復後，始可開始談判阿人之要求，其主要之要求，乃關於猶太人移入巴勒斯丁事。在過去數日之中，實際上雖僅有非法之小暴動，但因巴勒斯丁現爲其他東方各國視爲「鎖鑰，」而皆密切注視其發展，致形勢之嚴重，反日增高。據可靠消息，敍里亞人民現亦正在考慮目前在巴黎進行之與法國商訂盟約談判不幸破裂時彼等應取之態度與策略。英當局頃正竭力禁止武器與炸藥私運入巴勒斯丁，並沒收違法所藏之軍火，藉以消滅恐怖行爲云云。至本月八日，巴勒斯丁僵局，仍未能打破。阿剌伯總罷工委員會祕書哈第與其他阿剌伯領袖六人已被捕，將放逐於集中營。約法市長發表警告稱，市府人員如不立即恢復工作，則將開除市參議，而另舉新參議；惟外約但長官阿白杜拉於七日在安曼與阿剌伯總罷工委員會五委員同進午餐，建議在王家委員會實地調查時，停止暴動，阿剌伯領袖答稱，非俟英政府承允在根本上改變現有政策與停止猶太移民，則彼等不能考慮停止罷工云。英當局鑒於形勢嚴重，已紛調大兵前往鎮壓。現駐巴勒斯丁之英軍，除坦克車機械隊與空軍外，計有步兵六大隊，傳擬於日內宣布戒嚴。然阿剌伯人仍未有屈服表示云。

日澳商戰愈演愈烈

澳洲政府近爲防止日貨傾銷起見，曾提高關稅，限制日貨輸入。日本爲謀報復計，本月四日該國羊毛業公會決議（一）由澳洲購買之羊毛限定爲舊有數量之三分之一（即二十五萬包。）（二）由南美及紐絲倫購買羊毛二十五萬包，（三）因尚缺二十五萬包羊毛工業實行三成之縮短工作。又日政府現亦取切實步驟報復澳洲對日本棉與人造絲織品之新稅，稅則委員會秘書處已草擬方案，減少日本所購澳羊毛之半數，限制所購澳洲之小麥，並加重澳洲輸日之皮革牛肉等入口稅，此項方案將用執照制實行。但澳洲既爲推銷日本棉貨及絲綫品之一大市場，故日人仍未忘情於妥協，始終希望澳洲政府能減低稅率，恢復舊狀。惟據七日東京電訊，駐新德里總領事村井三日會見澳洲通商條約大臣加萊德，要求撤回提高關稅及輸入許可制，並謂澳洲政府如不反省，日政府不得已惟有發動通商擁護法。加萊德當答絕對不能撤回提高關稅及輸入許可制。村井再要求澳洲政府之善處，加萊德更於六日以正式回答，送交村井，其答覆要旨如下：「澳洲政府對於日本發動通商擁護法以報復澳洲之舉，認爲無抗議之必要，蓋澳洲政府以此次實施提高關稅及輸入許可制，絕非防遏日貨，不過爲保護國內產業之方策而已。」似此，則兩國妥協希望，已告斷絕。日本一方面固將發動通商保護法，兩國商戰，行將愈演愈烈；而日本過剩商品，殆又將以中國市場爲尾閭乎。

一週大事日記

自二十五年六月三日起
至二十五年六月九日止

六月三日　星期三

△蔣院長通電全國尅期籌備國民經濟建設運動

△西南謠熾

△陳調元北上

△國府公佈禁烟禁毒治罪條例

△法工潮蔓延全國

△阿根廷正式提照會請國聯速召大會

六月四日　星期四

△西南將領通電響應西南兩機關多電

△許大使訪川越茂談外交

△張外長抵滬

△京否認中央增兵湘境

△法內閣正式改組里昂伯倫繼任總理

△亞王抵倫敦

六月五日　星期五

△馮玉祥發表談話謂今日不能再有內戰

△趙戴文就晉主席職

△滇黔剿匪總司令龍雲就職

△孫科等抵滬謂西南之謠不據

△淮南鐵路通車

△川黔行政會議開幕

△賀爾繼任英首相

△法工潮蔓及西班牙

六月六日　星期六

△西荊公路通車

△平學生擴大宣傳

△羅斯到東京訪馬場

△里昂伯倫宣佈大政方針

△奧揆舒斯尼格由義遄返

六月七日　星期日

△粵方否認已佔衡州

△張外長返京

△楊德昭抵京謁蔣

△澳正式答覆日本謂關稅不能減低

△法總理在衆院聲明不貶法郎價值

六月八日　星期一

△粵桂軍開入湘境之郴州

△蔣院長在中央紀念週報告時局

△中央決召開二中全會

△宋哲元在私邸召部下會談

△羅斯與磯谷談英日經濟關係

△華北水利會開幕

△法工潮平息

六月九日　星期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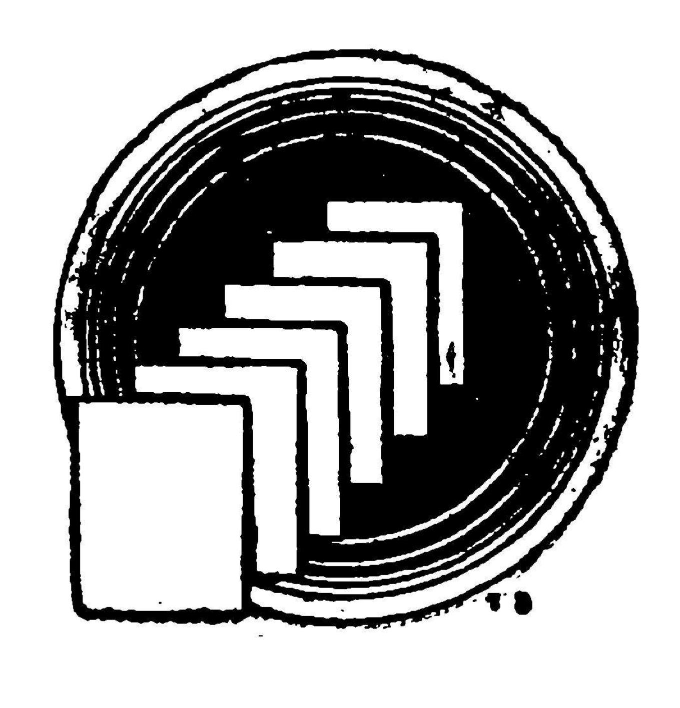
△桂軍到祁陽

△李濟深到南寧

△冀察政會明令取消白堅武等之通緝

△行政院任宋哲元秦得純爲故宮理事

△奧復辟謠熾



論評選輯

消釋內憂之道

粵桂形勢，報載不詳，其中有謠有非謠。如日電所傳桂兵已入湘境到衡州謠也，而粵桂自組聯軍，宣言對外，則非謠。日來當局者只努力闢謠，而於如何消釋內憂，尚未聞有實質的進步。就目前言，殆不能否認政局之緊張，且令人痛感國家正受嚴重的不利之影響。

吾人以為挽救危機之道，第一，須責成西南尊重職守，維持國家常軌。夫國危至此，雖三尺童子，皆知呼號救國，然在負政治軍事責任者，則主張態度，皆須慎重，且必依軌而行，否則徒暴露國家組織之不健全，是救國反足以弱之也。中國今日處非常境遇，華北時勢，刻刻增人煩憂，國家存亡興衰之一大問題，展開於眼前，當此時也，各方負責官吏，尤須共同協力，增強國家權威，俾政府能於外交上盡最善之努力。其事甚簡，即凡關大計，建議而不宜傳，更無單獨行動。軍人言行，尤應謹慎，誠以軍隊性質，貴守系統，尊紀律，重機密，其盡職國防，自應集思廣益，共同研討，然行動主張，却不許有部分的表現。不然，則失國家建軍之效矣。民國過去，軍人喜發通電宣言，此實國家弱點，近年以來，軍紀確立，軍令一統，全國軍師長，精勤服務，而不發表政治外交之言論，此乃中國軍事上一大進步。今日何日！更須確保軍隊之統一性，方有救國方略可言耳。根據此義，願西南軍政當局，熟察國難之重大，及本身之職責，發言行事，宜努力慎重。近自定軍隊名稱，別為組織，此尤足減弱國家之力量，且有導成嚴重內憂之可能，願西南當局更考慮之也。

自西南執行部政委會二日通電後，政府檢查機關，對時局紀載，限制甚嚴，其意當在顧外交，免激動，惟廣州報紙，則早為公然之宣佈。吾人業報者，對於檢查機關之方法標準，向持異議，然今日則並不羨廣州同業之自由。何則？假定京滬平津或遠如重慶西安，倘如粵報近日之紀載，將隨時成為外交上之糾紛，然近日西南之言論行動，則日方始終認定為西南對中央之抗爭，絕不理會其主張與表示，由此可知西南此舉之實際的影響效果何在也。吾人向稱揚西南對建設之努力，對李白諸氏，甚佩其精勤，然不能不警告彼等務宜熟察全局，勿以愛國之動機，更增加國家之不利也。

雖然，西南與中央隔閡已久，其真相不能盡明。要之，定非僅關於主張政見之問題，故事實上之安排得宜，及情感上之竭誠疎解，當為最需要者。吾人甚惜中央祭胡八委員赴粵空歸，未有政治談話。今日何日，對內有國民大會之籌備，對外有華北危局之支撐，西南諸人，自亦必嚴重關切。故八委赴粵之未能作政治的協商，甚可遺憾也。側聞中央當局，近正努力疎解，是亟宜乘楊德昭諸氏入京之時，速作具體商討，幹部諸人並宜盡力。即如有疑忌之點，應

設法改善，先求絕對緩衝，再進而討論政治外交。吾人願中央西南當局一致認識者，國民對於日來之內亂謠言，皆疾首痛心，認爲不可想像。萬一不幸演成自殘之愚劇，大局更不堪問。近雖各方闢謠，但事實的演進如何，各當局者須對國民負責善處之。

（錄六月八日上海大公報）

近日之時局

旬日來全國皆感覺時局緊張，惟畢竟眞相如何，在何階段，則不易明曉。加以謠諑繁興，更使觀聽淆亂，吾人茲將儘可能範圍說明形勢，俾全國讀者得一較明確之判斷焉。

爲便利之計，姑分兩部分說明：其一中日問題，其二兩廣形勢。

先述中日問題。目前可言者，約有數點：（一）華北危局已引起全國嚴重之關心，咸認定問題已到中國必守之最後界限。無論平津冀察綏蒙，政治上中國再無退却之餘地，故北方一帶，無論在何地點，以何形式，中國主權再受打擊之時，將視爲國家存亡問題，盡全力以守護。此一點爲近日全國一致之形勢也。（二）社會團體或地方當局，前者如學界，後者如兩廣，其主張方法，與政府不必盡同，自政府言，大抵仍決心爲外交折衝之最大努力，其方法在準備中。折衝開始，當在日本新大使到任之後。政府當局實際肩負國政之重任，其愼重籌策，理之當然也。（三）日方眞相，目前尚不盡明，但可推料者，東京亦認識時局之重大，日來正擬議方針，將以具體案交川越大使。就日方自身而言，東京較持重，而關東軍仍猛烈也。（四）綜國局而論，中國政府控制國內人心之力量，本有限度，目前則已近最後之線。日方對此點恐亦感及。至形勢歸趨之判斷，目前尚不盡能，因關鍵畢竟在日方也。要之，東亞前途將以此兩三月內之形勢卜之矣。

繼述兩廣形勢。兩三日前日本通訊社忽電傳廣東之奇謠，謂兩廣與中央間即將發生戰事，南北各都會皆爲之一震。惟此訊立時即經雙方否認，謠言遂止。吾人敢勸全國各界省悟，此類謠傳，絕不能有實現之一日。中央斷不打兩粵，兩廣又豈能打中央，且最近已證明所傳中央集中三十萬軍隊以脅兩廣之說之無根。凡軍事上之事實，兩廣當局知之自悉。至於兩廣出兵以對中央，事實上亦不能想像也。雖然，除不至有武力衝突之外，政治上自不能謂無問題。蓋最近中央與兩廣之關係並未改善，至少可謂與過去相等。其癥結何在，不堪盡論。要之，應視爲遠年宿疴，非可旦夕治愈者。最近西南兩機關於對日問題，有新建議，又兩廣軍官亦有意見發表。夫以兩廣之地位，其主張行動，在內政外交上自皆有重要影響。惟就內政上言，國府對外方針，當依據事實，自負全責，以爲解決。故將採愼重態度，到底而不爲一部分人主張所左右。自外交上言，日方近亦甚注重兩廣與中央之關係，惟其注意之點，在於兩廣對中央政治的歧異將發展至何境界，是否能演成武力抗爭，而並不注意兩廣關於對日問題主張何事也。

以上爲所信之客觀的忠實叙述。至於吾人主觀見解，則內政上始終希望泯息一切內憂，形成眞正舉國一致。凡個人或少數人權勢恩怨之爭，應一齊放棄，集中全國智力，於一個政治的經濟的救亡綱領之下，擁護及督策統一政府，實施廉潔有爲之政治，提絜全民，爲救國建國之長期奮鬥。外交上則始終希望中日兩大國民釋糾紛，成和好，共同謀東亞未來幸福。其方法則全在日本對中國行恕道，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蓋必須眞正平等互尊，方能解決一切也。同時則願日本政治家及軍事首領等須認識中國民心已近於不可收拾之境界，東亞大局之重要與微妙，從無如今日者，故目前之時機尤特別可貴也。

（錄六月六日天津大公報）

論冤獄賠償運動

上海律師公會將於明日起舉行冤獄賠償運動週，吾人在社會負有言責，對此有關人權之運動，義不能無以張之，爰就所見，敬告國人：

一，向來法家傳統的見解，以爲國家一般行爲，在法律上應不負責任，其說或基於國家乃一法人，或基於國家擁有主權，然而近代法人責任論昌明，民法規定法人之民事責任，幾成各國通例，卽中國民法第二十八條亦稱：「法人對於其董事或職員因執行職務所加於他人之損害，與該行爲人連帶負賠償之責任。」其國家因私經濟的行爲，負賠償責任，如國有鐵路發生事故被害者得向國家訴求賠償，復成通例。由此演進，卽屬基於國家主權之行爲，國家亦須負責。中國立法院新完成之憲法草案第二十六條云：「凡公務員違法侵害人民之自由或權利者，除依法律懲戒外，應負刑事及民事責任，被害人民就其所受損害，並得依法向國家請求賠償。」此實世界最新的立法例，足以說明公法人責任論的理論之進展者也。根據此點，國家對於不法的逮捕，監禁，審問，處罰，應負賠償責任，自爲當然之事理。抑依照向來解釋，凡非故意或過失之行爲，不負賠償責任，是則國家對於司法官吏非故意或過失所生之損害，似乎不應負責，然而現代私法上縱無過失，亦須負責賠償之事例甚多，蓋現代社會生活極爲複雜，機械的生產與交通技術發達之結果，已往過失主義之損害賠償責任，已不能滿足法律的實際要求，是以無過失的責任，漸成普通事例，國家對於冤罪賠償，亦爲無過失責任之一端，此固現代文化及法律的理論應有之結論，而益足證明冤獄賠償之爲合理者也。

二，冤獄賠償既有適合正義的理由，故各國或特立專法，或著諸判例，雖範圍不必盡同，要之寖成一般傾向。吾國古代昭雪冤獄，間有矜恤事等恩惠，非關民權，至冤獄賠償運動，僅爲最近三五年間事，以其理論正大，無可否認，故司法會議有一致通過之決議，政府當局有促成實現之表示，今後問題，祇在範圍如何規定，經費從何籌措。吾人以爲各國賠償冤獄，範圍多嫌過狹，如限於（一）再審判決無罪者，（二）再審判決較輕之刑罰者。其事比較不多，故賠償之效不宏，祇聊勝於無以資點綴而已。吾人亦知此由國家經費所限，不能不特從嚴格，然而衡諸正義，實有未合。吾人主張中國將來應將範圍擴大，凡第一審受有罪之判決，以及第一審根本已受無罪之判決，對於未決拘留等等，悉應由國家賠償其損失。至賠償方式，不必悉用金錢，卽精神的慰藉，名譽之恢復，亦無不可，如無罪判決之登報公布，卽其一端，蓋冤獄所予被害人之損失，精神名譽有時較物質的打擊爲尤重，故無形的賠償，非無用也。此外吾人並主張軍法案件並應同此辦理。關於經費一節，如果限制從嚴，金錢償補，數必無多，年有一二十萬元，必可應付，此數似不難籌措也。

三，冤獄之損失，實際非金錢所可得而賠償，故與其補償於事後，不如防弭於事前，其法宜兩面並進（一）改良法學教育，加重法官之人格訓練，使能洞察情實，公正廉明，不致判斷錯誤。（二）完整司法及與有直接間接關係各機關之機構，使於調查檢證，胥有良好效率，不致陷審判官於錯誤。除此之外，再有冤獄賠償法之制定，使司法官懔然於責任之重大，更當矢愼矢誠，忠於職務，是亦防弭冤獄發生之一道也。

以上爲吾人對於冤獄賠償運動之意見。甚望政府迅速制定茲法，用償賠金錢與恢復名譽兩方法，償補被冤者之損失，如是則人權得保障，法權之信用，亦以增強，國民幸甚，國家幸甚。（錄六月六日上海大公報）

國民經濟建設運動委員會

國民經濟建設運動，已倡之經年，其擬特設委員會，總攬其成，亦已籌之數月，至前日一切決定。蔣院長已通電各省市，尅期籌備，想規章組織之發表，當不在遠。

此會宗旨，已載昨報。計分五項：（一）協助推行中央地方經濟計劃，蓋期待該會介於政府人民之間，謀推行中央或地方各項經濟計畫之便利。（二）使各地方建議應辦經濟建設之事項，此蓋因政府不盡明各地方情

形及其需要；故期待該會調查建議。（三）養成經濟建設人才，大抵將包含訓練各級技術者及服務人員，與調查任用專科畢業學生等事，側聞政府近甚注意設法保障中學以上畢業學生之職業問題，具體辦法，正在研究。（四）扶植各地方工農副業及特殊產品，此項恐爲將來之中心問題。（五）提倡節儉，獎用國貨，其意非排斥外貨，只欲減少消費的漏巵。

吾人自去春來，熟知當局甚重視此項運動，提倡籌備，甚具熱心；自一種意義言，假令時勢所許，現政府最大部分之精力，將寄托於此項運動之上也。目前時局，正在艱危，北方民心，尤爲不寧。然在此千鈞一髮之際，政府仍依預定，發表此項委員會之辦法，因此可窺知兩點。即第一：政府仍務欲盡外交上和平之最大努力，第二：對於經濟建設運動，抱有最大之希望與決心，將不論環境如何而邁進也。

吾人批評此舉，原則上無異詞，惟願中央地方政府，務須切實進行，勿陷於名不符實之弊。察年來各地方殆有一通病，即新政太多，辦不勝辦，故有空文敷衍而政府不知者。經濟建設爲國本與民命所關，其事多須科學解決。故調查試驗皆須精密之智識與才能，且不容急迫，不可潦草。吾人以爲於上述五項宗旨中，三四兩項尤重。即第一：望政府絕對實行人才主義，一切信賴有專門知識及技術者爲之。專家之下，再訓練初級人才，凡中學以上畢業者，俱使有受訓練之機會，其畢業專科者，更儘量網羅，使在各地爲調查準備宣傳之工作。第二：本會乃調查研究建議宣傳及訓練人才之機關，非執行之機關，而國家重要事業原有監督及執行機關，則本會使命，恐應側重在扶植各地方固有之工農副業及特殊產品。近年人民副業，大半消沈，特產或本不知利用，或已衰微，是則徵集各地方情形，而由中央及各省縣之本會，爲之研究恢復及發展之計畫，並宣達民隱，爲之消除政治的或天然的障礙，然後致以改良關於組織管理製造運銷之事，其效果之巨，必有驚人者。東南絲茶兩大宗，稍經改善，即現曙光，各地特產之較小事業正多，亦惟望中央地方當局之實際的努力而已。

抑全國各界，務永憶一點：生產製造實救中國之根本！此非謂精神方面之不足重也，精神方面，今日已能之，今全國青年孰不護持祖國！中國國民精神的健全可恃，自古以來，無進步如今日者，況客觀的情勢，及主觀的覺醒，今後尚不斷的並擴大的陶鎔鍛鍊之乎！是以精神方面，將逐漸無問題，問題在窮乏，窮乏之極，則自亡而不可救；而生產製造，乃救窮之惟一手段也。吾人因願全國各界，同情並參加此次發表之國民經濟建設運動，監督及協助各級官廳，集中地方公意，組織分會支會，向政府發抒民意，對人民鼓舞建設，尊重科學，調查研究，使成爲全國一致之大運動，念茲在茲，以促進生產製造焉！此一大目標，既經揭佈於全國人民之前，便須羣策羣力，期共必收預期之效果，月月年年在數字上表現累進的成績，此即永生永世不亡國不滅族之鐵券矣！

（錄六月五日上海大公報）



國風社選

題墨謔高畫隱圖　散原

遭命爲戮民飢驅亦何有取精出巧怪所得殉餬口
天嬉無成虧自聖媚於古

張善子爲予繪象寄謝　疑盦

善子眞相愛招吾入畫圖夥山松石側不惜著頑夫
古意沾衫袖秋涼淨髮膚此中人樂甚宜汝色華腴
甌香覆杯面老醜無可諱從君筆下過頗似帶虎氣
（君工畫虎）怪偉略昌詩閒健小好事未能逃人境盤辟且
兒戲

衆異屬題爰居詩夢圖　秋岳

萬緣有畔岸一世擾悲喜工吟雖自澤未如睡鄉美
君從何悟入以詩投夢裏蘧蘧濯清新諸妄不得起
嗟君狎橫流移情向海水久辭鐘鼓響甘作雜縣比
我遼東海曲松隙濤光紫心知有佳句欲索歎渺瀰
君樓吞四大妙音浩闐耳從容據梧間囊括徑西徙
千秋鐵色磯夥然屹如砥誰能攻偏師固哉尊隱几
逃世託夢寐初世非昌詩詩心極泬漻非夢孰可追
滄趣善君吟斷自東歸時歷奇發精想潛夫言不欺
我筆不自休既輟無幽思匪云主陳芳亦不槐安嬉
上方沓靈嶂合眼常覯之誰爲圖此夢慰此江關悲

上元夜雪　映庵

元宵降雪如元日玉屑紛紛挂雨絲大地稍憑將刼
掩閏年最惱見春遲寢衣似水賢於坐硯墨生冰聖
得知百葉窗頭明粉壁夢回誤道月來窺

寄印西上人乞刊左手刻畫臣能爲七字小印　子言

繆篆精嚴隸法寬嬴秦劉漢鬱奇觀幷刀畫石縱橫快錫杖尋山索寞寒竝世閙聲難邂逅定光（寺名）示疾任盤桓不圖鑿齒成書外竟有彌天釋道安

奉讀纕蘅東山新什卽以寄懷　蟄雲

別來秀句兀峻嶒到處雲泉有中興每倚一邱懷謝傅似聞四海望廬陵穹官不腐流風寄勝地相須潤色能豈免青山怨來暮功名證與懶殘僧

題君任典衣圖　公渚

囂囂難得是窮堅一領狐裘値幾錢盡醉不妨杯有酒苦吟何止坐無氈能娛寂寞知何世且忍伶俜過十年笑我更無衣可典峋嶙猶聳雪中肩

次韻纕蘅黔陽元日喜雪之作　放園

未信花前是我春關河北望滿胡塵蟲沙換刼驚何世牛斗占天歎不神賴有素心憐寂寞寄來佳句擅清新初晨一事聊堪慰隔地同爲喜雪人（滬上是日亦大雪）

正月晦用越縵丙子正月晦日喜雪詩韻　子威

柳催蓂落早春天漸次芬華色色妍北客未忘燕市酒東風直送洞庭船野花歛蕚紅凝粉嫩樹抽條翠織烟要使奴星送窮去（呂黎文正月晦作）中和令節樂今年

贈叔通　頤瑣

蔬食清游盡日中隱居求志識高風動成古趣渾無滯不受天弢善養空脫口自然參佛語儵髯相對似仙翁當機立悔貪癡妄孟浪投書事芥曾

次韻張扶萬（一鷗）同年西倉萬居隋槐二律　仲雲

婆娑生意大羅仙記見青門窣地煙戎馬儲胥空壁立香鑪畫省爲誰妍絕憐葉落添薪意苦憶花黃應畢年問到何堪如此樹風流儒雅拜君前

開遠承天此一門楊花早換李花村楓宸霜冷空飄葉蘭殿雲荒不畫根庾信哀時新作賦荊公有屋欲爭墩千條西向隋堤柳抔土雷塘那可論

泛清波摘徧（和小山如社第九課）　鐵尊

移春檻小隅雨樓高猶是舊時情味好數聲嚦鳩幾許歸驄報花早誰知道都門縞紵金粉園林都共畫筵輕換了倦迹重尋故國新亭泪多少美人渺回睇尙餘麗霞舉步又饒芳草還想長眉鬭顰素妝凝曉佩環杳緲意慣識夜寒雷聲嬾聞車到短夢今宵拚得爲伊顚倒

藏園群書題記

江安傅增湘 沅叔

明本靜居集跋

靜居集六卷。明弘治辛亥刋本。半葉十一行、行二十一字。黑口四周雙闌。亦企翺張氏所刋明初四家之一也。前有弘治元年盱江左贊序。末有張習後志及童冀所譔墓銘。鈐有鵝湖世家顧炯之印、玉函山房藏書、南齊李子裔孫遂徵私印、各印。余與眉菴北郭二集同獲於滬肆。曾取豫章新雕本對勘一過。是正極多。舉其大者言之。如卷一擬古第三首。庭前有佳樹以下。別爲、一、章。第五首、薄游上東門以下。亦、別爲、一、章。娟淨軒及倪雲林畫二詩。缺文二、十、九、字。賴明本、得、以、補、完。高郵城詩。兩機不容髮下。補豈暇慮殺傷。一朝謗書行。將殞兵亦亡。唶哉三里城。四句。至分卷次第。尤爲迥異。文淵閣、著、錄、爲、四卷。豫、章、本、因之。此本原編六卷。卷一五言古體。卷二樂府歌行。卷三七言古體長短句。卷四五言律。卷五七言律。卷六五言六言七言絕句。咸依各體。以爲卷第。不似後、來、之、但、取、篇、葉、齊、等。任、意、歸、併也。明人刻書。往往師心自用。不顧義例。勇於改編。此集之變易舊式。實始於陳邦瞻之覆刻。迨張、本、傳、世、既稀。後人、遂、不、知、原、編、之、爲、六、卷。良、足、慨、矣。丙子三月杪傅增湘識於暘臺清水院、

明本北郭集跋

徐布政幼文。其先亦蜀人。由毘陵徙吳門。以卜居城北望齊門外。故、集以、北郭、爲、名。此集爲企翱所編。刻於成化二十三年丁未。蓋在、刻眉、菴集、之後。靜居、集之前。行格同式。所鈐印記。亦正相同。分卷爲十。前有成化丙午吳興閔珪序。末有張習自跋。按文淵閣著錄本爲六卷。所據乃陳邦瞻重刊本。提要謂其前後無序跋。已非習所編之舊式。知企、翱、原本。二、百、年、前。已、爲、罕、覯、矣。考呂敏跋幼文惠山圖云。幼文所製樂府詩文若干卷。籤、題、悟、澈、集。今已不可得。未審企翱編集時。曾見及否耶。又李日華六硯齋三筆。錄幼文泰山紀游三詩。雄奇高渾。雅近唐音。今、檢、集、中。乃、無、此、詩。然則、幼、文、所、作。散佚、不、存、者。正、多、矣。昔人評明初四家詩。言幼文、詞、彩、遒、麗。風、神、淒、朗。才不。及。高。楊。張。而蹈。規。中。矩。亦自。善。用。其。短。然余觀其晉冀紀行詩十四章。筆力堅。勁。法度。謹。嚴。力矯。元。季。綺。靡。之。習。竹垞。謂。其。詩。法。砉。然。森。有。紀。律。長編。險。韻。極其。熨。帖。頗有。類。皮。陸。者。余深以爲知言。竊謂。幼。文。所作。上宜。與季。迪。雁。行。下視。楊。張。或猶。勝。之。世之。論。者。得毋。以。余。爲。鄉。人。左。袒。耶。丙子閏月、蜀南傅增湘識、



凌霄一士隨筆（續第二十二期）

就以上經過觀之，敏中之爲高宗所惡，在其身後，且逐步加厲，若其生前，以迄卒時，實可云恩禮終始。雖曾緣高雲從案獲咎，而旋即釋然，至敏中卒後十餘年，始又舊事重提，痛加斥責耳。乾隆一朝，大臣之因事獲咎而罪名甚於敏中在高雲從案者多矣，苟非誅戮，往往事過仍得重用，況敏中未解政柄，倚任依然者乎？大凡古來號爲權臣者，往往難保其身後，蓋身死勢去，弗能更以術自衞，而爲人所乘也。例證不乏，史册可按。敏中雖尚非眞權臣，然於政府同列中，最爲有權，榮於生前，辱於死後，其理固未嘗不可推耳。非考終之說，似即因其身後屢爲高宗斥責，而揣臆其必早爲高宗所大不滿，適又有未死而已賜陀羅經被之事，遂相傳僅患小疾，悟高宗旨而飲鴆自殺。竊以爲儻非別有強證，未可遽信其爲事實也。

岳瑞以陀羅經被之賞於未死之前，爲當時實錄，因以飲鴆之傳說爲不誣，而謂「此中殆必別有不可宣布之隱。」此種特賞，使受者僅敏中一人，認爲示意自裁，猶可說也；而一考其事，則實不僅敏中爲然。嘉慶二年八月，大學士軍機大臣公阿桂卒，以高勳夙望，飾終之典，更隆於敏中，高宗以太上皇帝所頒敕諭，謂：「……頃聞患病頗劇，即特命三皇孫貝勒綿億御前侍衞豐伸濟倫由熱河馳往看視，並賞賜陀羅經被，仍冀調理或可就痊。茲聞溘逝，深爲

悼惜。……』是聞其病重，卽由行在有陀羅經被之賞，見之煌煌敕諭，其爲實錄，尤屬信而有徵，豈高宗對於阿桂亦「必別有不可宣布之隱」而欲其「悟旨」自裁耶？二者相距十餘年，同爲高宗之事，何獨於敏中而以是斷爲非考終乎？

陀羅經被之賜，本爲斂時入棺之用，使賜到已在大斂蓋棺之後，則不能入棺矣。如値慶典佳節或朔望之時，遺摺不克遽遞，故有時經被賜而不能用之也。陳恆慶「歸里清譚」（又名諫書稀菴筆記）云：『淸代大臣在京告逝，第二日凌晨，遺摺呈遞，先賞給陀羅經被。被係黑綾，書滿洲字，蓋棺時加於身上。接被時，孝子向北三跪九叩。若第二日，或遇初一十五，爲補褂期，或遇大典，則遺摺不能呈遞，先行蓋棺。至陀羅經被賜下，焚之而已。』所述賜被制度，可供參考。（惟云被係滿洲字，蓋非。昭槤「嘯亭續錄卷一云：『本朝王大臣有薨沒者，上特賜它羅經被，被以白綾爲之，刋金字番經於其上，時得賜者以爲寵幸，蓋卽古人賜東園祕器類也。』所述被制較確。據吾所聞，係白綾上印金字藏文佛經。）高宗在熱河先賜阿桂經被，當因恐見遺摺再賜不及入棺之故。敏中之先賜，或亦爲便於入棺起見。所謂「冒豫凶事之戒，」非所顧也。若對敏中是含有賜死之意味，必不再施之阿桂矣。

岳瑞於此節中，尙有未諦處。除誤金川之役爲新疆外，其敍高宗與張廷玉事，亦不免失考。廷玉受世宗殊寵，有將來配享太廟之命。乾隆十三年，廷玉以老乞休，高宗溫旨慰留，謂：『豈有從祀元臣歸田終老之理？』翌年冬乃允其致仕，俟來春旋里，而廷玉以高宗前言，慮因致仕而不獲配享太廟，面請一言以爲劵。高宗十二月諭云：

朕因大學士勤宣伯張廷玉年躋大耋，步履維艱，特降溫旨，許其致仕，以全晚福。今日大學士特請面見，奏稱：『前蒙世宗憲皇帝逾格隆恩，遺命配享太廟，而上年諭旨中有從祀元臣不應歸田終老之語，恐至身後不獲蒙配享大典。』免冠嗚咽，請一辭以爲

券。朕爲惻然。大學士奏稱外間亦有如此議論者，不知朕前降旨，原因大學士受恩至深，故舉其最重者，以明無可去之義，俾其安心奉職，且以示受殊恩者不可存爲己謀老之義耳。今朕酌其年力實衰，優加體恤，令其引年，恩禮備至，豈有千秋俎豆廟廷至大之典，轉不令大學士受此殊榮耶？且配享乃恭奉皇考遺命，綸綍所宣，久已布告中外，大學士非有大罪，朕何忍違？設謂致仕大臣於禮不可配享，則朕何難留之京邸，不令南還耶？況漢大臣中有此特邀異數之一人，亦可風示百寮，成熙朝盛事；而外間倡此浮言，鰓鰓竊議，是不知朕眷舊之深仁，且不知國家待老臣之厚誼矣。爲此特頒諭旨令共知之；並成詩一章，以示朕意，以安大學士之心也。

是廷玉所請，意在高宗更正前言，並非「陛辭日要請宣布配享世宗廟廷之旨。」世宗遺命配享太廟，固早已宣布，不待此時也。高宗既有此諭，廷玉具摺謝恩，稱「泥首闕廷，」而未親至，方將降旨令其明白回奏，而翌日黎明廷玉卽至內廷。高宗以軍機處洩漏消息，乃大發怒，因而深斥大臣門戶黨援之弊，並對廷玉肆口痛詈，不留餘地。廷議處分上，諭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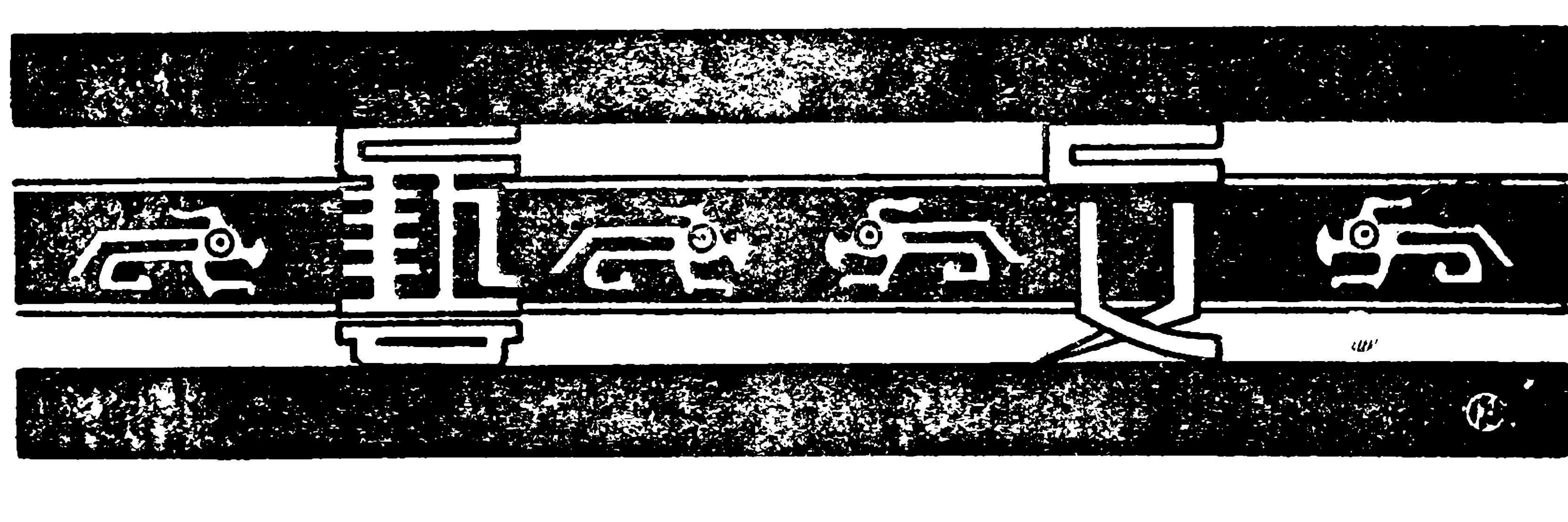
……夫張廷玉之罪，固在於不親至謝恩，而尤在於面請配享。其面請之故，則由於信朕不及。此其所由得罪於天地鬼神也。然朕念張廷玉爲耆舊大臣，蒙皇考隆恩異數，優渥逾涯，自朕臨御以來，加意矜全，曲爲體恤，卽今此許令原官致仕，許令配享廟廷，前後所降諭旨及御製詩篇，其眷待之優崇，中外大臣具所備悉，本欲保其晚節，以成全美，今乃甘自暴棄，實非思慮所及料。設令朕意稍有勉強，則進退予奪，惟朕所命，何難不許其予告？其面請配享，亦何難卻之不從？且又何能逆料其不親來謝恩，而故加此種種格外之恩，以爲陷於有罪之地耶？乃謝恩不來，次日又來，俱令人不解。是豈非其得罪於天地鬼神，有莫之爲而爲者，使之自爲敗露，以爲在朝大小臣工之戒耶？夫配享乃皇考遺詔，朕何忍違？觀其汲汲面請惟恐不得之意，直由信朕不及故耳。張廷玉事朕十有四年，朕待羣臣事事推心置腹，而伊轉不能信，忍爲要挾之求。觀其如此居心，其有不得罪於天地鬼神者耶？且配享大典，千秋萬世自有公論。得所當得，則爲沒世之榮；苟其過分叨恩，徒足供人指摘，何榮之有？試思太廟配享，皆佐命元勳，張廷玉有何功績勳猷，而與之比肩乎？鄂爾泰尙有經度苗疆成績，而張廷玉所長，不過勤慎自將，傳寫諭旨，朕詩所謂「兩朝綸閣謹無過」耳；而靦然濫膺俎豆，設令冥冥有知，當踧踖惶悚而不能一日安矣。此在朕平心論之，張廷玉實不當配享，其配享實爲過分，而竟不

自度量，以此冒昧自請，有是理乎？「及其老也，戒之在得。」豈有展轉思維，惟知自私自利，不惟得之生前，而且欲得之身後，不亦昧於大義矣乎？但如大學士九卿所議，不准配享，革去大學士勤宣伯，令其在京待罪，不知者將謂朕初不許其歸里侑廟，而謬加之恩，終抵之罪矣。朕不云乎：張廷玉忍於負朕，朕不忍負張廷玉。朕之許張廷玉予告，原係優老特恩，明綸甫降，朕不食言。其大學士由皇考時簡用，至今二十餘載，朕亦不忍加之削奪。配享恭奉皇考遺詔，朕不忍罷斥。至於伯爵，則朕所特加，今彼既不知朕，而朕仍令帶歸田里，且將來或又貪得無厭，以致求予其子者，皆所必有，朕亦何能曲從至是？著削去伯爵，以大學士原銜休致，身後仍准配享太廟。夫以年老予休之大臣，志滿意得，自恃其必不加罪，遂至求所不當求，而忽其所不可忽，必致入於罪戾而後已。神明之昭鑒，可畏如此，大小臣工，其可不以此為戒乎？……

語氣之峻厲嚴刻，殊足令廷玉難堪，然所予處分，僅削爵休致，對於配享太廟一層，雖責其面請之非，並以「靦然濫膺俎豆」等語罵之，而為尊重「皇考遺詔，」依然申明「身後仍准配享太廟，」何嘗「撤其配享」乎？廷玉卒於乾隆二十年四月，高宗諭云：

致仕大學士張廷玉，歷事三朝，宣力年久，勤勞夙著，受恩最深。前以其年屆八旬，精神衰憊，特加體恤，准令退休，實朕優念老臣本懷。至於配享太廟一事，係奉皇考世宗憲皇帝遺詔遵行，而恩禮攸隆，則非為臣子者所可要請。及朕賜詩為券，又不親赴宮門謝恩，自不得不示以薄譴，用申大義。今張廷玉患病溘逝，要請之愆，雖由自取，皇考之命，朕何忍違？且張廷玉在皇考時勤慎贊襄，小心書諭，原屬舊臣，宜加優卹。應仍謹遵遺詔，配享太廟，以彰我國家酬獎勤勞之盛典。……

略將前予處分之諭，復加申說，其准配享，不殊前諭之意，本未撤銷，無所謂「下詔還之」也。又，岳瑞言高宗之於于敏中，「特藉兩漢災異策免三公故事，以曲全恩禮，如孝成之于翟方進耳。」亦有語病。方進自殺，不能僅目為「策免」



吳康的船(獨幕劇)

駱祥

登場人：采子
　　　彭卡子
　　　吳康的兒子
　　　周長興

地　方：長江之北，一個村裏，沿河的岸上，彭卡子的屋前。

時　間：夏天將了秋天還未到的時節。

我怎樣將一條小河搬上舞台呢，雖然只是一條小小的河？有些時候我們說台裏是條河，於是很多時候台上人去看河拿背向了你，他們背向着你說話。我不喜歡那樣。現在你坐的地方是這條河，這個台上就是隄岸。夏天剛過，秋天還沒到。空氣已經涼爽，但是草木還沒褪綠。台後方略爲左偏一點是一所茅屋，看來還有些新，大概才有兩年來的歷史。茅屋的門開着。茅屋前面，就是靠台一些，偏左方是一個石桌，兩邊有石凳。這一夏天每晚有人在那兒乘涼。在石桌和茅屋之間有一條路通到茅屋後面一直到鎮上，回頭有人打這兒出入。右方靠台口是一條沿河的小道，還有下隄取水的石級。靠裏一些有兩棵棗樹。離得不遠不近，正好把一條竹桿一頭架在一棵上晾衣服。這條竹竿從開幕起就架在那兒。采子，一個壯健的鄉下女人，你一到鄉間就會遇見的一個女人，蹲在樹前洗衣裳。洗完了——站起來擰乾——把一把溼衣服放到左方石桌上——抽出一件用兩手捏着抖水——走向竹竿去晾。彭卡子從茅屋裏出來，叨着一根煙袋。有些老了，頭髮已經花白，假如他留了鬍子，那也一定是花白的了。身體不算矮小，可是背略爲有點駝。潔淨的粗布衣服，悠然的神氣，你一見就知道這人過的是不勞苦的生活並且他有一個能幹的女人。你也許會吃一驚：彭卡子未開口之前，先是喳喳一陣喜鵲叫，這才輪到彭卡子說話。

彭卡子：又這樣急頭急腦的什麼事？

采子（回頭看彭一眼）：睡得好好的午覺，又爬起來做什麼？天氣已經入了秋，冒冒失失跑出來，小心着了涼。

彭：今兒吳康的船打碼頭上來，差不多該到了。說是接的南邊來的輪船，怕又駁得有擔米。（坐到石桌旁靠裏凳上。）

采子：吳康照例會叫兒子跑來告訴你個數目，用不着你勞神，難道你還想上卡子去？

彭：不是這個說法，總不好人家跑來報告我還睡在床上。而且吳康船一到就要開回頭上水的火輪今兒晚上開他還得送客趕船，不好就誤人家。

（采子沒說話。樹上呱呱兩聲老鴉，又喳喳兩聲喜鵲。）

彭：我問你，這樣子急頭急腦忙的什麼事？你看這涼快天你一頭汗。

采子：我要趕緊把這把衣服晾起來。

彭：這也用不着急太陽要落還早得很呢。

采子（來回地一件一件取衣服晾到竹竿上）不是的，晾完了我要上前邊去等船。

彭：等吳康的船？

采子：對了。吳康這回接的是南邊來的船，也許長興坐了這班船家來。今兒叫了一早喜鵲，我盼着是應的長興回家吧！

彭：哼，你莫怪我嘴臭，老呱也叫得凶知道是什麼兆頭？

采子：老呱叫完了喜鵲叫，這才是苦盡甘來。（略頓）卡子，你不要多心，我可不是說跟你過這二年日子苦。

彭（有好一會不言語）采子，你怎麼就死不了心？你等了有一年多了，每回總是白等。吳康的船碼頭上去碼頭上來，也沒見他把你的丈夫帶回來。

采子（沉默片刻）我跟長興說好了的——死也等他。

彭：你知道長興現在是死是活呢——南邊也不見得就有好飯吃。

采子：南邊沒有鬧大水，總比這地方强些。長興能幹能吃苦，年紀又輕，一雙手總會弄到幾個錢。

彭：有這樣容易？就說弄到錢吧，在南邊另外討了老婆，他早已把你忘了個干淨。

采子：長興？你說長興會做那種事？我不怪你，你沒見過長興。他臨走起

誓發願弄了錢回來跟我過快活日子。長興不比別人，你不知道他跟我說的什麼話。他說——他說死也回來看我一眼。

彭：采子，你們這種恩愛夫妻就不該撒開，讓大家淹死也不要分手。

采子：我的老糊塗，你不要說這種傻話。大水淹得四處一片汪洋，不要說稻子，連電線桿子全淹掉半截，難道夫妻兩個抱着等餓死？長興倒有你的傻主意，我可不能叫他一個鮮潑潑跳的小子爲了我個老婆跳了水。反正長興那樣個人出去總有飯吃。

彭：我沒有福氣見過長興什麼樣兒，他就會這樣鉗住你的心。

采子（微笑）卡子你不要吃醋。

彭：我就不懂女人的心也會有這麼結實。我的老婆娶一個跟人跑了，再娶一個回了娘家再不回來。我不曉得女人怎麼就不喜歡我。我對你盡了百分的心，你的心還是在長興身上。

采子：卡子，你不要又牢騷。我到你家來原說是長興一天不回來，我吃你住你一天，人是你的一天。長興一家來，我馬上跟他走。

彭：你走了再不管我。我人也老了，日子越外的難熬。一個人坐着，好像角角落落裏都有鬼看着我。兩年前我才來的時候，管管卡子，對對貨單，穿穿吃吃自己忙自己，倒也混下來了。這兩年添了你，衣服有人做有人洗，坐在家裏也有伴兒，屋裏像冬天添了一盆火。你一走我不曉得怎麼過。

采子（撫慰老彭）卡子你不要說得這麼傷心。長興家來了我叫他跟你一起過，我們三個住到一起，我還替你洗衣服做襪子——就是一樣，卡子，我可不是你的女人了。

彭：哼！長興家來知道了你跟我過了兩年，不曉得氣成什麼樣兒？就許要我的老命！

采子：長興可不是那樣的人。兩年前，我窮得身上只剩一條單，三天一

粒米沒進嘴，連討飯都沒處去討。虧得你來了——哼，眞不懂，一片地淹得泥糊水漿還來設什麼卡——可是虧得你來了。你缺一個女人，我餓得活不下去，我就做了你的女人。這回事告訴滿天下人也不怕。長興有什麼恨你——你救了我的命。

彭：長興會說你答應了他的又不算話。

采子：我是爲的等他，我不能走，我又不能不活下去。長興是明白人，我的話他句句都相信。卡子，你不要發愁，長興絕不會錯待你。

彭：我不曉得自己是那麼回事。替自己想想，眞恨不得長興永世不要回來吧；可是，看了你每回沒等到苦着臉回家，又願上天保佑他早一天家來吧。

采子（衣服早已晾完，走到石桌旁彭卡身邊，輕輕地摸卡肩：） 卡子，這是因爲你向來心好。

彭：你不要只顧和我瞎纏——（指右方遠處望）——你看，吳康的船已經到了。你看螞蟻似的那羣人，大概已經到了好半天。

采子（伸頭向右方望：） 眞的，船眞到了。我可得走了，（向右方跑下。）

彭：吳康的兒子大約也就要來了。

（彭卡一個人傻頭傻腦坐着抽煙。一會，搖搖頭，自言自語說：）

彭：唉！一看見吳康的船她就跑，她扔下我就跑。（他就沒看見從右邊路上走來一個人。一個不到二十歲的小子，赤腿赤脚，好像他天生的活在水上的命，已經走到卡子跟前。）

來人：卡爺。

彭：喔！吳康的兒子！你來了？

吳：才碰見老板娘，說你坐在這兒。你老人家今兒怎麼不睡午覺？

彭：就爲等你的票子呀。你老子這趟又做了不少生意吧？

吳：哪兒的話。這班輪船才叫沒出息，販了一船糖，再就是鮮貨。鮮貨我們這一帶能銷多少？糖也就要得有限，鎭上還堆得有舊貨。我爸爸就只批了二十包糖。這是碼頭上的票子，卡爺你驗驗。

彭（看單：） 唔——唔——『吳康託批』——唔——『白糖十二包』——咦！你說二十包的？

吳：可不是，我爸爸讓我跟卡爺說明白，糖是二十包，票子上只寫十二——

彭：又是這麼一套！這可怎麼算？你們不要欺我不上卡子來看你們的貨。你老頭子回回報單上有折扣。

吳：哪兒的話。卡爺，我爸爸說只叫我把話說明白，賬等他回來再跟你算。

彭：唉，你們這些人！你們這些人！我老了，不跟你們計較，我一認眞你們就白運，我只好隨你們去。今日什麼時候開船？是送客上碼頭？

吳：是的。大概不出半個鐘頭兒吧。火輪晚六點的班。（微笑）老板娘又到船上去了。

彭：唉！

吳：又去接人？

彭：可不是嗎。你們船上今兒來了什麼人？

吳：喝，人多了——上裏邊去的全打這兒起旱。

彭：沒有周長興？

吳：我那兒認識，連我爸爸也不認識。我們是跟卡爺一樣，大水後才做的這個碼頭。

彭：一個年紀輕輕鮮潑靈跳的小子，沒有？

吳（想：） 不像有。

彭（點點頭頓一頓：） 唉！我想他不會回來啦。只有采子還做那個夢。

吳：卡爺，我得走了。你把票子打個戳子給我帶回去吧。

彭：好吧，好吧。你等一等我就打給你。回頭我在這裏看你們開船。你看，遠遠望去就跟螞蟻似的。

（敲敲煙袋他彎着腰進茅屋去了。他才進去，就來了一個生人，由左方茅屋後面那條路上出來。背上背着一個包袱，挺不小。走到石桌旁站住。吳康的兒子優瞪着他。）

生人：對不住，這兒息一息脚可以吧？

吳：你息着吧。（指石凳）放下包袱躺回子也不要緊。（那人放下包袱坐在石凳上。你看出是個三十開外的鄉下人，身材高大但是臉很瘦削，露出像走了遠道的疲乏的神色。反正不是個鮮潑靈跳的小伙子。）

生人：謝謝。你不是船上的嗎？

吳：對了，你也是坐船才到的嗎？

生人：可不是嗎。請問，跟你打聽個人——

吳：誰呀？

生人：跟你打聽一個堂客——

（彭卡讀着稅單走出來。）

吳：堂客呀？你跟這位卡爺慢慢打聽吧。（搶過稅單）卡爺，我走啦。這位先生打聽一位堂客。（由右方原路下。）

生人：哦，老爹，借你地方息一息。

彭：坐吧坐吧，你坐着吧。（打量生人）哪兒來？才下船吧？

生人：對了。跑了一腿路，一個包袱怪沉，不得不找個地方息息。

彭（看了生人瘦弱的樣子，疑慮慢慢消失：）你是打這兒過吧？這村上沒見過你。

生人：連我自己也不曉得該上哪兒去。我到這村上來找一個人，找了一圈找不着，這兒什麼全變了樣兒了。

彭：呵，你是投奔親戚來啦？

生人：唔——對了，投奔——親戚來啦。老爹，你這地方——老爹，對不住，你不像是本村的人？

彭：不是的，我是到這兒來看卡子的，我來了才二年。你看，這屋子還是新的咧。

生人：說是呢，老爹這村子可熟？

彭：我到不敢說。這村子雖然不算大，我可不大往外跑。倒是我的女人，她是本村上的，她都挺熟。你跟她打聽誰她都準知道。

生人：老板娘沒在家？

彭（嘆氣：）唉！

生人：老爹嘆氣什麼事？

彭：不相干（略頓）我嘆氣我的女人——她一個心就不在我身上。

生人：什麼？你的女人愛上了別人？——對不住，老爹——我怕老爹你是瞎疑心，那有女人心不在丈夫身上的，我——

彭：對了，她的心就一死在她丈夫身上。

生人：你不是說笑話？她是你的女人，她的心在她丈夫身上，可不是在你身上——你不是說笑話？

彭：一點不笑話。

生人：這是怎麼回事？喔，你太太前頭一個丈夫死了才跟的你？那也就難怪，女人的心本來——

彭：誰知道這人還活不活着！我倒希望他死了，我可又沒那大狠心。

生人：老爹，你越說我越糊塗。

彭：唉，我不說清楚你再也不會懂。前兩年我到這兒來的時候，這地方剛讓大水淹過，地上一點莊稼沒有。男人們全到別處弄飯吃去了，這地方盡剩一批沒衣穿沒飯吃的女人。我的女人就是那裏頭的一個。

她的丈夫到南邊去打主意，剩下她在這兒守着一所破屋一塊泥塗稀爛的地。日子越過越難過，那時候我正孤孤凄凄地一個人過得難受，所以我就把她接家來了。二年了，她待我眞不錯，可就是她的心還是牽掛着她的丈夫。一有船到她就跑去看，說是她丈夫發過誓，死也回來看她一眼——

生人（多半是與他有點關係，你看他越聽越不安定。聽到末一句他站起來了）『死也回來看她一眼』？

彭： 哼！這種年青人的夢話！

生人： 老爹，你可知道她丈夫叫什麼？

彭： 怎麼不知道，她天天掛在嘴上——長興，周長興。

生人（發呆） 周長興！（你想「周長興準就是他」）周長興！周長興的老婆跟了別人！采子跟了你？

彭： 采子，不錯。你怎麼知道？你——你知道周長興？不對，你就是周長興！

生人（垂頭喪氣，坐到石凳上） 我？不是。不是他——他是我的朋友——我們早先是街坊。

彭： 你認識周長興？你知道他現在在哪兒？

生人： 當然知道。

彭： 他還活着？

生人： 活着呢。他活着嗎？對了，他活着吶。

彭： 活着吶？他可老不回家——他是不是要回家來？

生人： 唔，回家嗎？他先倒是要回來着，現在呀，他再不想回來了。老爹，回頭請你告訴采子一聲吧：長興托我帶信給她說他再不回來了。（拿起包袱要走）

彭： 你別走。你說他不回來了？采子這回可以死心了。我早說來着，年輕人準是變了心，又愛上了別人。

生人： 變了心呵！（欲走）

彭： 先生，你剛才說要打聽個人？

生人： 已經找到了（略頓）——就是采子。

彭： 你也找采子？

生人： 就爲的告訴他長興再不回來了。

（不巧的很，這句話剛好讓采子聽見。不知什麼時候她已由右方小路上走回來。奇怪，她走過來抓住生人的肩。）

采子： 長興！長興你——你說什麼？

彭： 長興！（他眞的是個長興！）

周長興： 采子！

采子（放下周的包袱） 我就去晚了一步，看來看去沒有你——原來你已經來了——我就知道你今兒會回家，喜鵲叫了一早晨，我就知道是你回來了，長興你回來了——呵，長興，你老了！你老多了！長興你在外邊吃了多少苦？——來。長興你來息一息。——長興，你怎麼知道找到這兒來？——你，呵，你剛才說——

（長興先被采子的熱情所籠罩，隨了她坐到石凳上。忽又驚醒，站了起來。嘆口氣轉過臉去。采子驚惶看看彭卡，彭卡低頭不言語。采子不知道怎樣好？）

周： 鬼叫我回來的。我一下船就奔我的家去，一看就剩了一堆磚，答應死等我的人也沒了影兒！鬼叫我到這兒來，叫我親眼看見她做了別人的老婆？

采子： 長興！卡子你跟他說了什麼？

彭： 我說的實話，你知道我就只會說實話——我又不知道他就是長興。你說的是個鮮潑靈跳的小子。（他覺得自己不便在場，進屋去了。）

周： 鮮潑靈跳的小子！！呵（抱頭。）

采子（輕輕走過撫周肩）　長興！

周（突然）　你以爲這種事瞞還瞞得住的嗎？

采子：我沒有說要瞞你，他不告訴你我自己也會告訴你。長興，你千山萬水家來了一句好話不跟我說，跟我這樣子？

周：跟你這樣子！天曉得我千山萬水家來了，看見的是這樣子！我辛辛苦苦一天忙到晚，掙上幾個錢，以爲有個人在家裏眼巴巴地等着我，也像我一樣地癡心。

采子：長興，我是等着你呀。

周：再沒想到她會跟了別人。我再想不到，采子，你——你會做出這種事。

采子：長興，你聽我說。我不是情願做這回事。你得替我想想，你走了之後那場水又蕩了有兩個月才退，田地淹得不成東西。村子裏一粒糧也沒有，要討飯都沒處討。看着船來船去，一包麵一包米都是往鎮上運的，這些窮人一粒也分不着。人越來越少，都走了。我可走不了，我也不敢討鎮上去，我答應了等你，我答應過死也等你回來的。

周：我回來了，可是你嫁了人。

采子：我沒有嫁，我只是跟他住跟他吃，你一回來我還是你的人。

周：哇！

采子：長興，你聽我說，你也想得到那日子的難過，你也嘗過三天沒一粒米進嘴的苦。那時候我已經餓得不能走路了，天已經冷得要穿棉，我還是一身單。幸虧彭卡子救了我。他是個好人。他正短個人服侍，我就在他這兒住下了。我是爲的等你，不要你沒回來我就死了。

周：但願你那時候死了，倒干淨！

采子：長興！長興！這會是你說的話呀！

周：采子，我在外邊苦苦幹了兩年——你看這兩年把我磨成什麼樣子——就爲得這點兒東西（撫包袱），以爲有了牠回來就可以和你快活。我咬着牙滴着汗，一心直念着你。我想到你留在這兒受苦心就像刀割。但是我總以爲你在這兒守着我念着我——沒想到——唉！現在我天也塌了地也崩了！我恨不得這全世上的人都死光了吧！采子，你當時爲什麼不讓我們一起跳水死了！

采子：長興，你說這種話，叫人心也裂了！我就沒想到會叫你這麼難過，早知道我寧可凍死餓死。長興，就算我做了錯事，你難道就不能饒了我這一回？你那麼愛過我的——

周：當時要跳水死了多好！

采子（哭）　噯噯！誰想得到！誰想得到！長興，就算我做了天大的壞事，長興，你看往日夫妻的情分上饒了我吧。

周。…………

采子：長興，這回我再不放你離開我，凍死餓死我們也別撒手。（哀懇）長興！

周：…………

采子：長興！

周：…………

采子（站起。默然地走開。看看長興，他仍在垂頭坐着。默然有頃。采子拭淚作決心狀）　好吧，你不要我了。我也沒有想到。我偷生歹活地爲得等你，這話我不怕告訴徧天下人。沒想到頭一個你就把我看成腳下的泥。卡子！卡子！

（彭卡由屋裏出來。）

采子：卡子，長興不要我了。

彭：眞的？長——長興，你不要做傻事。采子這樣女人你不要？

周（起了一種無名的憤恨）　我不要聽你的話！你不要玩了人家老

婆，賦了又推還人！

采子：長興！

彭：這才是冤枉人。我是替采子想，她的心沒有一時一刻離過你。

（長興一聲不響，拿起包袱憤然由他來的那條路下。）

采子（低緩）長——興！（望着天）他來了，他又走了！南邊眞不是好地方，把我的長興變了一個人。

彭：不要想他吧，采子，只當他沒有回來過。

采子（默然片刻）不，卡子，我也走了。

彭：你走？你到哪兒去？

采子：我不知道。反正我離開這村子。

彭：你幹嗎要走？他不要你，可是你知道還有一個人要你。采子，我一向沒有得罪過你。

采子：卡子，你的心我知道。你看我來的時候什麼樣兒現在什麼樣兒？這都是你的好處，我一輩子忘不了，卡子——我誰也忘不了。

彭：那你爲什麼不和我過下去？采子，從此無牽無掛和我過下去不好嗎？

采子：我不能。我先是有個指望；我和你住着，可是我心上在等一個人。現在我知道這個人再等不着了。今兒回來的是那個人的骨頭，我等的那個人的心早已死了，可是——唉，我當初爲什麼不跳水死了呢？卡子，我不能在這個地方住下去。

彭：可是你走了，我一個人怎麼過？同你過慣日子的人怎麼一個人活得下去？你不替我想想？

采子（躊躇）我對不住你。來世再報答你吧。卡子，你那時候應該看着我死，你救了我的命，結果毀了我們三個。可是，你是好人。

彭：總是我不好，不該叫你跟我來住。采子，你眞的得走？

采子（點頭）吳康的船快開了，我就坐他的船走。再見吧，卡子。

彭（追住采子）采子，我留你不住了。你記着，不論什麼時候，你過不下去，還是到我這兒來吧。

采子：你眞是個好人。好，我走了。我也到南方去看看，看到底是個什麼怪地方。

彭：我送你上船——

（采子作勢止住彭卡，飲淚下。彭卡倚樹上伸頸遠望之。）

彭：唉，可憐的女人！可憐的采子！傻子！全是傻子！

（老鴉在頭上飛過，呱呱地叫。）

彭：叫吧！叫吧！該死的東西！

彭（忽然想起）什麼，采子一點兒東西全沒帶？一件衣服沒有！

（他正要追采子，一眼看見一個人由左邊小道上出來。是長興。躊躇着露一臉悔恨的神情，他像一個知道自己做錯了事的孩子。不見采子，他躊躇地望着彭卡。）

彭：你又回來了？

周：是的。

彭：你轉了心？

周：不行，我扔不下采子。

彭：唉！傻子，我早知道你扔不下。沒有一個男人扔得下采子。

周：采子呢？

彭：她走了。

周：她走了？

彭：她去趕吳康的船去了。

周：吳康的船？不不不行，我得要她回來！（扔下包袱急馳由右下。）

彭：眞的不行，我們得要采子回來。（追下。）

（台上沒有人，很寂靜的。喳喳！喳喳！喜鵲在樹上叫，幕慢慢地落了下來。）

清四川提學使趙公墓表

長沙陳繼訓

清前四川提學使湘潭趙公卒長沙陳繼訓曰光緒甲辰禮部試借汴闈是科鄉先生任閱衡者三人總裁張文達同考官則蕭編修榮爵暨公也湘士獲貢舉十二人繼訓與焉卅餘年聞文達先薨編修與公復相繼捐館舍而十二人中亦惟余及張吏部稱達僅存然且髮纖纖白矣回憶追隨諸君子訪古梁園走馬燕市俊遊邈不可再而世亂如此耆舊長德零落顛頓屈佛老死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烏虖可勝慨耶公諱啟霖字芷蓀晚號瀞園曾祖咸寧、妣氏左氏陳祖照德、妣氏朱考長春、妣氏蔡皆以公貴、贈通議大夫，妣淑人公生而敏特八齡誦尚書其父寘諸裏戲問之曰汝它日何如人畣曰、伊尹、年十二塾師以聖門四科先德行後文學命屬對即應聲曰大學八條始格致終治平十六隸學籍旋食廩餼光緒壬午以優貢用教職歷署麻陽武陵澧洲訓導乙酉舉於鄉壬辰成進士入翰林散館授編修丙午、補河南道監察御史掌江蘇道監察御史丁未、用言事落職是年仍起復宣統己酉詔以道員署理四川提學使明年、以母老乞歸歸二十六年以疾卒距生於咸豐己未春秋七十有七葬城子屋場之原祔大父墓配周淑人繼配周淑人皆同邑處士月池先生之女副室張氏湯氏先是公年三十八尚乏嗣立弟之子家宏既而湯氏生子家賓家察女三壻英湘瑩壽鵠孫五聲琅聲珩聲琪聲璦聲璩孫女三韻芬澍宜安貞曾孫修詵公自少慕傅伯汲黯于清端陸清獻之為人質直恬靜氣善色霽與人言如不能出口無賢愚皆樂與暱近顧於義所否則堅果執持勿苟同擱然獨行已宥罔憚彊禦必達其所揭櫫而後已其為御史也論官制論禁煙事宜論練兵不可徒襲形式論京師宜辦高等實業學堂論吉林將軍達桂徇私溺職、宜嚴切查辦皆樹議謇謇其尤有裨於名教者則請將王夫之顧炎武黃宗羲三大儒從祀文廟請令各學堂注重讀經所植持胥天下萬世大計會段芝貴獻妓薦賄貪緣弈劻載振公具發其事忤權貴被黜朝野大譁陸文慎江春霖趙炳麟交章諍捄深宮亦知公可大用尋即以原官內召復拜提學四川之命顧公廢然知時事不可為既抵任旋自劾免蓋是時親懿柄臣專擅如故僉壬充塞嬖冒亦如故識者扼腕蹙額謂宗社之隳昕暮間耳不盡二祺國變遂作夫君子小人之進退國家安危繫焉公嘗贈其同年友余參議肇康序云啟霖與君先後獲譴一二人之出處若眇小不足道而推原消長存亡之肇端寧得謂無關係乎參議曾任監司有名績可指數徒以與瞿文慎姻連誣枉牽歸罣吏議公言蓋傷、之也在四川立先儒范景仁范純夫張南軒魏鶴山四先生祠以樹師法設存古學堂以翊經術有廖某者久擁皋比附會經傳以狂蠱一世士習翕然公立予罷黜學子踰軌多所懲寘未期月風教丕振蜀人滋以為文翁復興而遽自引退措施遂止於是時論惜之平居廉介自將翦翦祇畏放歸之日朝士知其困乏相率餽贐公堅却或不得已而强受者迨入蜀仍各如其量酬償之且加厚焉提學時甄別優拔適科舉將罷兩貢廣額近四百名舊例、修謁執贄羨盈公盡蠲至著為令祿賜所入俵給親族戚舊深山古楊守道樂貧獨禾黍之思時縈筆札間讀者可以知其志已公既以氣節高海內又擅詩歌古文辭歸田後四方具書幣以求者踵屬公有應有不應惟意所可所著瀞園集六卷行世待梓者如干卷其孤寫定藏於家昔李文貞稱方望溪學行踵程朱之後文章在韓歐之間公其庶乎自公出都繼訓不得見者餘二十年然輒有纂述輒就公審勘牋問不絕公嘗寓書猥許澤古甚深至刺取韓詩喧啾百鳥鳴忽見孤鳳凰之句以獎進之嗟乎黔謭如繼訓奚足以云若公者真所謂威鳳亭亭翛然物表不得其時孤鳴寡和卒踡伏叢莽荒江寥寂之墟而憂憤偃蹇以終夫亦歸諸命數而已矣繼訓既與公同為朝官又託文字之契所見聞志行宜紀述綦彰茲特著其大者

死

J·阿左拉脫作
許天虹譯

我們坐在那兒，聽着大砲的轟聲。牠們那深沉的隆隆聲，在充滿着雨的夜氣中震戰着，好像在大聲地作不平鳴，又像是一個巨人躺在附近的什麼地方，在作垂死的呻吟。

我們坐在俄國沼地上的一間泥土築成的小屋中，從這塊地方，已有成千成萬的戰士的靈魂脫離了他們的軀殼，飛昇到天上去。一只小的暖爐懶洋洋地燃燒着，潮濕的泥土氣從鋪在地上的松枝中間鑽上來。有時候，一顆大砲彈炸裂了，這濕透的泥地也起着震動；於是，死樣的靜寂又籠罩了大地。

在戰場上，人們是不大談到死的。因爲在這裏，死是一種家常便飯；牠是太普通了，所以不能當作談話的資料。但這次却居於例外，我們竟談到了死的問題。我們一小羣人，互相交換着關於死迫近我們目前的時刻的回憶，以及關於現已不在人間的人們的回憶。

當我們逐一講着這些故事時，有一個人始終冷冷地微笑着：他是一個中尉副官，在戰前曾以政治犯的資格漫遊歐洲各國，充滿着新思想，在精神上和舉動上都是一個未來主義者。人們覺得他似乎是一道神秘之泉，在內心中他似乎常在跟未來的時代相交談。他對於戰爭已非常習慣，他簡直想不到除此以外還有什麼地方可去。並不是因爲他喜歡打仗或得勝；他沒有什麼國家可以擁護：在這兒他也是一個未來主義者。但是他愛强烈的情緒；他愛子彈的呼嘯聲和死神的氣息的撫摩。

對於他，戰濠裏的生活乃是人生的最摩登的表現方式。那些依然由和平統治着的城市，那些一聽到掩護的炮火就要變色的人們，在他的心目中，都是過去的陳腐的時代的遺蹟。常常，當來福槍和臼砲的砲火從相距不過半俄里的敵方前綫上放射過來時，他就要衝出去，因爲——如他所說——他要去聽他周圍的那些「聖神的死蜜蜂的嗡嗡聲。」

他似乎始終被一種古怪的命運保護着；當他從這樣的出征回來時，他的臉上往往好像經歷了一樁非常快樂的事似的放着光，他的眼睛好像喝醉了酒似的閃耀着。對於他，一切都是一樣的：生或死。

所以他只是靜聽着我們的談話，吸着他那些吸不完的捲煙，微微地笑着。於是，他似乎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中，他的嘴角上露着快樂的笑容，他的臉彷彿變了相，變成非常美麗了。突然，他講起話來了：

「諸位先生，死乃是一件極大的賞心樂事，正如賜給我們的一切事物一樣，不過必須在牠還强壯年青的時候。我們切不可以輕視牠；牠那樣一來，牠就要喪失牠的風味而變爲無用，平凡、可怕了！」

我們驚異地看着他。這樣的哲學，這樣的論調，即使不能算是稀奇，至少可說是很古怪的。

「這是什麼意思呢？」一個從前做過考古學者的義勇兵問了。「你說死必須年青？牠怎麼能年青或年老呢，既然我們一生都只遇見牠一次？」

「當然可以的，」那年青的未來派軍官史伏克斯答道：「你不知道嗎，人們可以輕視死，消磨牠，把牠貶降到庸俗的平凡的地位的？死跟愛相同：兩者都在衰老時才逐漸告終。有一種愛，最原始最純潔的愛，到處隨附着我們，永遠隨附着我們。還有一種愛，一到我們手裏，就要褪色，變味。把風味給予一切事物的是什麼呢？那是我們不讓牠逃走飄散而把牠珍重地封藏在我們的內心中的那一刹那，那微妙的情感。當我們打開我們的回憶之櫃而重新看到牠們時，牠們的香味是多麼芬芳啊！但是人們很少這樣辦。通行的辦法是污辱了最溫柔的情感而哀哭着牠們；於是牠們就變成死屍似的可厭了，而且無法從這牢籠中逃出來。」他做了一個輕蔑的手勢。

「可是死，」有人抗議道，「死一定不能算是一種日常的賞心樂事吧？」

「牠原來是這樣的，」史伏克斯反斥道，他逐漸熱烈起來了。「死是一

種優美的、貴族式的賞心樂事，但庸俗者却無福享受。他們——這舊世界上的庸俗分子是怎樣死的？他們躺在床上，直到死自己也因等候他們而等老了。因此當他們死時，他們什麼也沒有遺留下來——沒有回憶，沒有歡樂，沒有新鮮——除了灰色的屍灰以外，什麼也沒有。……你們不是相信永生不死的嗎？你們不是時常渴想抓到這抽象的事物，用手去摸摸牠，用耳朵去聽牠，用眼睛去看看牠嗎？假使你們能够欣然而死，你們是可以看到牠的。我老實告訴你們：有時候我覺得在那些死者中間，只有不多幾個是永生不死的。你們從來沒有經驗過嗎，有些人在死後變成更年青、更美麗、更生動了？我是經驗過的。那是多麼快樂啊，跟這樣的……」他停止了，他的臉上佈滿了一層柔和的悲痛的陰影。

在外面，子彈帶着一聲聲的嘆息鑽入了潮濕的泥土中。

他沉默了一會兒。

「講一個故事給我們聽，」那考古學者請求道。經驗告訴我們，史伏克斯的故事常常含蓄着珍奇的思想和愉快。

「呃，我有許多故事可以講給你們聽，」史伏克斯慢吞吞地開口道。「你們知道，有許多遭災而消滅了的宮室和神殿却在大地的懷中把牠們的美麗保存了數千年。有許多人也有這樣的才能，不過你必須從記憶中把他們搜索出來，於是他們就復活轉來，放射着輝煌的光輝……」

當他說時，他的臉上反映着一種奇異的快樂。他繼續說道：

「那時候……約摸十多年前，我是一個恐怖主義者。我生活於恐怖主義者中間，因爲在那時的舊式世界上，我覺得只有在這些快活的人們中間，才能自由地呼吸。諸位先生——我不用提醒你們——你們都知道沙皇治下的俄羅斯的墳墓似的和平，以及在這和平的領域內流行着的情形。這些我們都不去說牠。但是在這世界內，也住着一些具有精神上的力和精神上的美的男女——這樣的美，即使死也不能使牠暗澹下去，反而使他更完美了。在我們中間的人，就已認清在這廣大的帝國內，渴望過一種更充實的生活的人只有兩條路可走：或者用一顆子彈來了結了一切，不然就得變成一個恐怖主義者。我們都選定了後一條路，因爲由這條路也可達到前一條路的。這些都是很漂亮的人，充滿着生活之樂，心靈上都是很優美高貴的，而且尤其值得注意的，他們都是富有科學的或藝術的天才的人。

「跟他們一道生活於一個社團中，我得到了明白死究竟是怎麼一回事的機會。我從來沒有看着他們死去——這只有劊子手們才能看到，在夜裏，在什麼黑暗的角落裏——但是他們的崇高的告別也能使人發生崇高的情感和死的預期。自從那時以後，我才知道死是可以成爲怎樣美麗的事物的……」

他閉攏了眼睛，一種幾乎看不見的快樂的微笑浮現在他的嘴唇上。他彷彿在內心中看到了一個可愛的倩影而在跟牠交談似的。

「那是一個女子……她在一個荒涼的海邊，在指定的行刑場所，孤寂地死於劊子手之手。然而我如果要說服自已，說她已經死了，我却做不到。

「那時我們住在芬蘭海邊上，離彼得格勒不遠的一個清靜的海濱遊息之地。從我們的別墅裏，可以望見那寒冷的灰色的海，浸在秋天的陽光中。房子的周圍被一個多樹的園林圍繞着，在天氣晴明的日子，其中的最後的樺樹葉呈現着一種黃光。一切都非常清靜，因爲那些在暑假中來消夏的人們都已回到他們的城市裏去了，在那些荒涼的街道上走來走去的只有一些房屋所有主和我們這樣的人。

「在一個天氣很好的日子，她從京城裏來到了這裏，因爲她也得到了跟我們大家相同的結論，而不再回顧了。這些我們知道得十分明白，所以就欣然地迎接她到我們的小世界裏來，跟我們住在一起。

「她身材不長不短，性情很溫柔，胸部很豐滿。寬闊的臉上老是帶着一種微笑和坦白的、誠懇的表情。她那雙活潑而富有生氣的眼睛，乃是她的最

優美的特點。她年方二十。她那些黑色的、非常濃密的、光澤的頭髮，很需要一些時間來加以梳理，牠們似乎重壓在那玲瓏優雅的頭上。

「我們大家多麼愛她啊，我們住在那別墅裏的幾個人！使我們着迷的，並不是她那優雅的女性美，如你們或許在設想的。不，把我們迷住的乃是她的心靈——對於自由是這樣的熱情，對於未來的時代是這樣的關心，對於人類是這樣地充滿着慈愛。當她談到她的使命時，她的激昂的語調中老是含着一種宗教似的東西，神聖的東西，充滿着仁愛和溫柔的坦白；她的心性美不過使她獲得了一種特別的魔力吧了。

「她出身於貴族，可是她不願意談到這個。她是一位歌唱家；她剛離開『國立音樂院』就跑到了我們這裏來。在今日，當我回想起她的歌唱時——她在歌唱時全身老是微微地顫動着——我總覺得在她面前，即使是世界上的最優美的歌唱家也一定要減色的。我深信：假如她沒有死，歐洲沒有一個人能趕得上她的。她那自由的、宏大深沉而毫無拘束的聲音，我只聽到了一次——而這正是她告別的時候。……

「諸位先生，我不必把各種詳細的情節來煩擾你們。對於我們的那個世界，你們是不大能夠了解的：在你們的心目中，那不過是一羣罪犯或瘋狂的夢想者的巢穴吧了。然而在經歷了這種生活以後，那日常的世界，『和平』的世界，在我是覺得多麼的乏味可憎啊！不過這也不是你們所能了解的；這樣也好。因爲美麗的和崇高的事物本來不是多數人所能享受的。

「她應爲恐怖主義效力的日子已經來到了。我們的心情都非常興奮高昂，但同時也未始不帶着一些悲哀的色彩。原來事情是這樣的：她無論成功或失敗，都無法逃生的。

「在上一天，她到彼得格勒去探聽了消息，又回到了我們這裏來。她快活地歡笑着，自由自在地呼吸着，講話講得很多。她買了一大堆玫瑰花來——深紅色的、氣味很香的玫瑰花。她兩臂擁抱着牠們，從那些花瓣中間仰望着我們，嘴裏說道：『我替你們帶了些玫瑰花來！』

「我們覺得那些玫瑰花的芬芳的氣息彷彿跟她的混合在一起了。她一邊輕輕地歌唱着，一邊在屋裏所有的花瓶中插滿了玫瑰花，又用冷水澆在那些花上和葉上。

「我們在她這樣幹的時候，替她照了一個相，以留作紀念。但這實在是多事。我早已失去了她的照相，可是她依舊生活在我的心中，跟從前一樣的美麗，一樣的生動。

「薄暮來到了。我們在海邊上踱來踱去，談着天——談着人們在重大的緊要關頭所愛談的話。永恒被包含在這些只講出一半的說話中了。……在這時，我才明白宇宙間只有一種東西是永生不滅的：那就是美，不論是肉體上的或精神上的。我們披着北方的深秋薄暮時的悲哀的、恬靜的微光，回到了別墅裏。在院子裏，有幾只長毛的小狗正在狗窠附近玩耍。她捉起了一只來，緊摟在懷裏。牠鑽入了她那些長而發亮的烏髮中間，她就快活地笑起來，聲音清澈愉快得跟一道在陽光中躍過許多漂石的溪流一樣。溫暖的、快樂的生命在她的胸脯內奔流着。我們沒有一個人想到她那快要臨頭的死。她自己是更其沒有想到牠。

「於是我們就進去喝茶談天，談得很久，很有精神，談着藝術、人生、和愛。油燈不住地燃着，玫瑰花在房間裏的暖氣中散放出牠們的香氣來。不知怎樣，我們的談話不期然而然地轉到了生死問題上。她所說的話現在依然清晰地在我的耳朵裏響着：

「『我們無論活二十年或活一百年，都完全是一樣的。消耗我們的生活力的，並不是所活的年數，而是生活的强度。一個人可以在一剎那間經驗到別人須生活五十年才能經驗到的東西。享有把人生的樂事緊擠在一剎那間的特權的人，只需要幾年工夫就可以獲得充分的發育。我不相信我們還有什麼比這更美好的時候。這就是這樣或那樣都沒有關係的緣故……』

「她的臉上放射着精神上的光輝，我覺得我們此刻所看到的，只是她的精神上的美，那是比她的肉體上的美更優美得多。

「於是——這時已經夜半了，規定的分離時刻已經到了——她歌唱了。我相信我永遠不會再聽到這樣的歌唱了。她在我們中間站起來，高唱馬賽歌。她那美麗的、柔嫩的身體好像一只新鑄成的銀鏑似地悸動着；她的壯健的聲音非常有力地流布出來，以致四周的牆壁都彷彿在應和着。於是我才明白藝術的美能够激起最優美的奮興，比狄奧尼修斯（註）的杯子所賜予的實在甜蜜得多，優美得多。

（註）狄奧尼修斯（Dionysius），希臘神話中的酒神。

「於是，最令人感動的時刻來到了。房間裏突然沉默了。她快活地親愛地依次跟我們接了一個吻，在這一吻中含着幾分塵世的愛和幾分永恒的記念。

「我們在黑暗中送她到車站上去。我只記得，當走在最後的我關門時，那鑰匙在門鎖中發出來的哀鳴聲。……她已去了。

「『奴隸帝國』的當局們用一種毫無慈悲的決心工作着。兩天後，在一個秋天的灰色的晨光中，當我們正在喝茶的時候，我們得到了她的死訊，以及一些經過的情形。

「可是，請相信我，諸位先生——我們沒有一個人能够想像她已經死了。我們只覺得她是旅行去了。她的聲音依然在屋裏響着；我們可以聽到她那些時式衣服的綷縩聲和她的脚步聲。我彷彿覺得她正跟我們同坐在桌旁，說道：『不要相信牠，親愛的朋友們，那完全是笑話！』

「她拿來的玫瑰花依舊插在那兒，散放出牠們的輕微的、甜蜜的香氣來。我們可以看到她那些手指在忙碌地整理牠們。我們在處處感到她的存在。她唱歌的聲音，和她那年青的身體的芳香，依舊佈滿着屋裏。

「我們在她剛死後所過的日子就是這樣的。我們談到她時，都覺得愉快，並沒有什麼痛苦。直到今日，一想起她，我只會覺得快樂並感到人生之樂——沒有泥土，沒有塵埃，沒有屍灰，只有光明和愛和敬重。

「只有最初一刻的害怕的心情必須加以克服，其餘的一切就會自然而然跟上來了。

「你們看，諸位先生，這就是一個年青的、美麗的、可愛的死的故事。庸俗者的死——那只是毫無價值的皮壳——就是魔鬼都不願參預的！」

史伏克斯住了口。他對我們望了一望，其中含着一個隱藏着一半的輕蔑的微笑。

在外面，榴霰彈的炮火正在對着我們的陣地放過來。史伏克斯站起來，走了出去。

也許他是去跟死調戲去了，趁牠還「年青美麗」的時假，去聽牠的呼嘯咆哮去了。也許這些聲音能在他心中喚起一種我們所不能了解的、奇異的生活的夢想……

那做過考古學者的義勇兵說道：「可笑的人們，這世界上有的是！」

但沒有一個人答應他。

譯者附記：

阿古拉脫（J.Akurators）是上次大戰後離俄獨立的波羅的海沿岸小國拉特維亞（Latvia）的小說家。這短篇係自英文本的一九二三——二四年歐洲短篇小說選譯出。其中講的是俄國帝政時代的恐怖主義者的故事。恐怖主義的時代也許已經過去了，但我們至少得知道從前俄國的恐怖主義者是怎樣的一班人，爲什麼他們會抱着「視死如歸」的態度？

我是天稟的間諜

英國 Somerset Maugham 著
陳學昭 譯

（本篇是這位英國名作家在六十歲生日時刊在荷京 Amsterdam 的 Telegraaf 報上他一生的自述——譯者）

我第一次感到自己有才幹是在十七歲的時候。那時我寫些短的草稿，有時用英文寫，有時用法文寫，看我的題材引我到兩種中那一種文字而定。我正在學醫，所以也沒有一個人知道我歡喜文學。我最要好的朋友們也不知道我在寫東西的。

我的醫科考試完結後，一個滿着有用工作的新世界展開在我面前。要是開業，我本很可期待我的教授們與朋友們的幫助。但是因爲找着了一個出版家發表我第一本小說，我就放棄了醫業，把我整個投身在文學的事業中。我決定要成功一個作家，而且確信我有一天會達到頂頭。

我的孩子氣的想出名的希望很快的就實現了，有好幾年我是幸福的。人家都要我確信整個世界向我展開着，在我第一次得到成功之後，文學界裏都預料我有一個光明的前途。

大家期待我很厚。可是在後來的幾年裏，他們都對我失望了。

我的積蓄耗盡，我的收入可怕地微薄起來。失望繼以失望。我的朋友與佩服我的人沒有了，我的野心消逝在一個可怕的倫敦的窮困裏。我的作家的名字不久完全被遺忘了。所有我要重新爭復我的地位到太陽裏的嘗試都殘酷地失敗了。

我試試做新聞記者。可是幾星期後我又認識了一個新的失敗；人家要我確信我不會寫。或者是人家不容許我照我的趣味做，像我所願意的做。新聞事業對於我是不適合的。於是人家勸我做文學批評。要寫一張一百五十行的紙，我須得讀一打小說……。

現在的英國少年文人比那時的我有本領得多了：他們取了任何那一個時事材料不費氣力的一寫就是二百行。譬如寫到「現代的少女」他們可以收入來維持幾個星期的生活，在這個時間裏，他們從事別一個認正的工作。唉！我從來沒有那種才幹，因此我曾經度過了多少嚴酷的冬天，在那裏我認識了肚子飢餓的跳動與貧苦的刑罰。但是，我從來沒有失却我自身價值的意識。

我奔到許多出版家那裏，當我回出來在路上回想起那些大人先生們的好意的同情時，我吐棄我的厭惡：他們不懂得什麼是一個空的胃，並且他們自以爲是文藝的保護人，當他們用幾張鈔票來買你一部作品。在那個時候，我只寫小說，不寫戲劇。

終於，有一天，一個偶然的遇見在我生命裏帶來了一點光明。一個讀過我的小說的，境況沒有比我更好的人，勸我從事於戲劇。這個勸告，我接受了，就在我的生命裏引起了一個極大的變化。

我的一部戲劇得到了極大的成功。我成了名。公演的第一個晚上坐在作者席裏，我袋裏連一個「朋尼」也沒有。在一個絕對闊氣漂亮的觀衆裏，我的不規矩的胃，唱着牠的飢餓。當戲完結後，所有這些滿是金鋼鑽的金紅色的太太們，穿着禮服的先生們，與批評家——我確信我的戲劇是很好的——離開戲院的時候，我覺得我要結果性命了。被飢餓所打擊，被窮困所煎逼，我再不能够支持了……。要是這晚對於我不是一個勝利，我大概從此不

會再寫什麼了。何必呢……！

但是觀衆沉醉了。他們震天響的鼓掌，眞心的大笑。我有出頭日了。

十年來，一個成功繼之以另一個成功。我賺了很多的錢，也實現了可觀的積蓄。但是我的成功不能使我滿意了，明白一點說，自從我知道了這塊金牌的反面，我再也不能享受這些成功了。我已經出過一次名，因此也看到爲了派別的不同，怎樣的差不多大家都背棄了我。

這一次，我決定更謹愼。我積蓄一點，並不是怕窮困又到了——我那時尙年輕，剛剛四十歲——但是因爲我要自由，脫離英吉利及牠的看法。我那時對於熱帶地的純粹的空氣有着思懷，爲此我大大的積蓄……接着戰爭（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的大戰——譯者）來了，我的職業逼迫我到「祕密部」（Intelligence service，專刺探外國的軍政情形者，這個官的祕密組織不但在英國本國，特別在外國是很有名的——譯者）裏去。差不多所有的前綫，所有的火綫上我的力量都使用到。靠了我的通曉外國文字，到處我覺得很自然。戰爭前，我在俄羅斯住了好久，做學生也做……間諜。我的觀察銳利的天性命運地引我去做間諜的事情。實實在在說起來，我一生在做間諜，雖然我不是常常利用這個才能。

只是在戰爭結束後，我才得實現我的計劃。在戰爭時，我只是希望看見戰爭。我對於這些文明的城市一點也沒有偏愛，對於牠們的闊大華麗的旅館，一如對於牠們的斷頭的小街。在熱帶的穹蒼下，有時我在幾個未開化人那裏比在西方大都市的千百萬居民那裏更可找到一點人道。

十年來，我過着這樣一個獨立的遊牧生活。我去訪那些孤獨的鄉村，與三個月不見一個白人的村落。一年之中有二三次遇到一個不相干的同國人時，我高興的與他談話。所以，在這些偶然裏，有時在二十四小時內，在一個人那裏得悉的事情比住在大城市裏五十年還多。

在一九二八年，我回到我的寫字檯邊，住定在法國的依微哀拉（Riviera 地中海邊尼斯 Nice 等一帶——譯者）恬靜中。留給我寫的時間已經是很少了。世界太給我失望了，我已不能同牠講和了。我從來不曾爲「職業」而寫作，總是由於內心的無可抑止的要求。就爲了這個我回到這文明世界來，一直住到我自己要做的事情結束。以後，當然，我消滅了，沒有一個人再會聽到講着我。

原文献残缺